真愛與永恆

陸小曼◎編



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

九歌文庫 673

編者簡介

陸小曼，名眉，別名小眉、小龍。1903年農曆九月生於上海。早年就學於北京聖心學堂，精通英、法兩國語言，善於書畫、琴藝。十九歲時與少年得志的王賡結婚。1920年代中期，與才子徐志摩相識相戀，二人排除萬難各自離異後共結連理，此舉震驚當時文藝界。

1931年11月9日徐志摩逝世後，陸小曼鬱鬱寡歡，疾病纏身，但仍費心整理徐志摩之遺作。晚年潛心繪畫。1965年病逝上海，享年63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真愛與永恆

陸小曼◎編



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

謝語

承蒙歸人先生提供一九四七年上海晨光版《志摩日記》，本書得以出版。而陳子善先生、陳信元先生、劉海粟先生（劉蟾先生授權）之大作，內容翔實、精彩，以及虞坤林先生之考證，備添本書之光彩，本社在此一併致謝。



目錄

【附章】

序言：

優秀的日記文學讀本

——顯示徐志摩、陸小曼傾城之戀的心路歷程

陳子善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是二十世紀中國新詩壇祭酒，這早已為文學史家所公認。他的那些深具藝術魅力的詩章，如《再別康橋》，如《沙揚娜拉》，如《偶然》，如《海韻》等等，也早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的「經典」，為一代又一代的新詩愛好者所傳誦。今天，我們說到徐志摩，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位傑出的新詩人，他的短暫而又浪漫的一生，也是一首優美的詩。

然而，也有論者如徐志摩好友梁實秋就認為，其實徐志摩的散文成就應在他的新詩之上。梁實秋對徐志摩散文的「妙處」曾作過中肯的分析，指出「志摩的散文，無論寫的是什麼題目，永遠的保持一個親熱的態度。我實在找不出比『親熱』更好的形容詞」。如果認同梁實秋的觀點，那麼，在徐志摩散文中占據極為重要地位的他的日記，特別是愛情日記，就更是親密無間，「親熱」無比了。

有必要指出，日記和日記文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既親密關聯又不能完全等

同。雖然現在有人主張「日記本就是寫給別人看的」，它「總有隱含的讀者，隱含的交流欲望」，但在一般情況下，日記應該是純粹的記事，純粹的個人表達，是作者「寫給自己看的」（魯迅語），並不打算發表，所謂「備遺忘，錄時事，志感想」（郁達夫語）是也，魯迅而且斷言「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而日記文學雖然也應該是真實的，不能虛構、不能作偽（日記體的小說是另一種情形，暫且不論），但並不排除藝術加工和藝術渲染的成份，如徐志摩同窗好友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日記文學作品，在作者生前就已出版且引起轟動，一紙風行。所以日記文學可以歸入文學創作的範疇，而日記則不可。

當然，徐志摩日記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徐志摩的日記，特別是他那些「濃得化不開」的愛情日記，既是這位大詩人毫不作偽的生活實錄，即真實的私人日記，同時也是感情真摯濃烈，文筆流麗雋永的散文作品，即上乘的日記文學，兩者可謂合而為一，相得益彰，成為個人空間與公共空間之間相互滲透的一個範例，這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是頗為鮮見的。

徐志摩日記的發表出版史十分曲折而令人感慨。徐志摩只在人世存留了短短的三十五個年頭，用今天的流行話來説，真的是「瀟灑走一回」。在徐志摩生前發表的豐富多彩的詩文中，除了在較為冷僻的上海光華大學校刊上刊登過四頁英文的〈翡冷翠日記〉片段之外，並沒有日記在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在山東黨家莊上空駕鶴

西去，不久由他創辦的新月書店就預告出版《徐志摩日記》以為紀念，但遲遲未見蹤影。倒是徐志摩學生、後來成為著名編輯出版家的趙家璧在他所編的「徐志摩遺作」《秋》中重刊了〈翡冷翠日記〉，並盛贊徐志摩「用心血織成的日記」，「怕要比他所有的著作更值得寶貴」。

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徐志摩逝世一周年之際，徐志摩好友、詩人邵洵美在他主編的《時代畫報》第三卷第六期上揭載徐志摩的《眉軒瑣語》（包括《眉軒瑣語》首頁手跡）。這是徐志摩日記的第一次正式公開，儘管只有短短的兩則和序文。邵洵美在《眉軒瑣語》文前加了一則按語，很值得注意：

>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志摩在濟南遇險，匆匆已一年了。這一年中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更易，志摩有靈，亦當驚訝這世界眞會變化。可是志摩所一手栽培出的詩園裡，到現在還只是畸畸零零的幾朵。奈何！
>
> 最近小曼交予志摩所遺日記數冊，囑爲編就付印，趕十九日出版，分送各親友。《眉軒瑣語》，乃新婚時所寫，特選出刊登本報，以作紀念。

從中可以得知，當時已有出版徐志摩日記集的計劃，可惜後來仍未落實。《眉軒瑣語》一經發表，就引起文壇的關注，新文學史料學家阿英就把它編入《日記文學叢選》一書，作為「私生活日記」之一種向讀者推薦，並且指出「量的方面雖不多，但讀者同樣

可以看到志摩日記寫作的體例與方法的。」

兩年之後，徐志摩的另一好友林語堂在他主編的《論語》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四十三期連載徐志摩另一部更為重要的愛情日記《愛眉小扎》，雖然仍是部分，並未刊完，卻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愛眉小扎》最早公開同時也是最真實的一個版本。後來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愛眉小扎》，包括「真跡手寫本」在內，均有所刪節，惟獨這份最初發表的《論語》刊本是未經刪節的，保留了歷史的原貌，如其中一再出現的適之、叔華等友人的名字，後來的刊本都刪去了，堪稱原汁原味，極為難得。

又過了一年，一九三五年六月上海《人言》第二卷第十六期刊出《志摩日記》出版預告，這是邵洵美為出版徐志摩日記所作的第二次努力，預告中說：

> 本書爲已故詩人徐志摩傑作，文筆清新，字字含有深意，從該書中，可以窺見徐詩人之日常生活動態，開日記中之新穎格調。卷首並附有徐夫人陸小曼女士之《憶摩》，及邵洵美先生之《志摩日記三種書後》一文。邵先生爲徐詩人知友之一，所記述之事，多爲朋友中所不詳者，其價值之可貴，自不待言。全書用上等道林紙活體字排印，硬面精裝，美奐美侖。

儘管預告言之鑿鑿，連印刷用紙和裝幀樣式也已宣布，但這部《志摩日記》最終還是未

能問世，再一次讓讀者感到失望。但預告中所透露的這部《志摩日記》擬收入的三種徐志摩日記，除了《愛眉小扎》和《眉軒瑣語》，還有一種是什麼，是否就是後來的晨光版《志摩日記》中所收的《西湖記》，這就有待徐志摩研究專家考證了。

據說徐志摩日記的出版一波三折，困難重重，主要是受到了徐志摩生前十分信任的好友胡適等人的阻撓，陸小曼在回憶錄中曾經有過較為含蓄的抱怨。現在看來，胡適等人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日記是很私人化的，甚至可能涉及隱私，徐志摩與林徽因、凌叔華、陸小曼等人的情感糾葛又頗為複雜敏感，胡適等人也不同程度的捲入其中，他們不願意徐志摩日記過早公開，也就情有可原了。不過，胡適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第三號上也發表過徐志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日記之一頁，並說明這是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前在北京的日記，文字最可愛」，還是難能可貴的。

到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徐志摩日記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為紀念徐志摩四十歲冥誕，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隆重推出徐志摩《愛眉小扎》「真跡手寫本」。這冊題為「愛眉小扎」、署名「心手」的徐志摩一九二五年八月九日至三十一日、九月五日至十七日的日記手稿影印本，用上等連史紙黑、藍兩色套印，十開絲線裝，限印一百部，美侖美奐，十分珍貴。書中第一次清晰地展示了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那段刻骨銘心的濃情愛戀。緊接著同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又推出《愛眉小扎》布面精裝鉛排本。鉛排本除了收入徐志摩上述日記，還增收了徐志摩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至五月二十七日致陸小

曼的情書十一通，以及陸小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一日所寫的《小曼日記》，從而一併展示了陸小曼尚未為人所認知的出眾的文學才華。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戀愛，愛得轟轟烈烈，愛得死去活來，愛得令假道學震驚，愛得使後來者欽羨。這一切在《愛眉小扎》中表露得明明白白，顯示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再真切不過的感受到徐志摩和陸小曼兩顆活潑潑的愛的靈魂。這冊徐志摩陸小曼愛情日記也因之大受歡迎，初版不到四個月即再版就是明證。

稍後，邵洵美又在他主編的一九三六年八月《論語》第九十三期上發表徐志摩日記《儒林外史之一頁》。經查對，原來是《西湖記》的節選，冠以如此篇名，真是幽默風趣。《西湖記》是徐志摩一九二三年九月至十月間的一冊日記，涉及徐志摩當時與胡適、任叔永、朱經農、郭沫若、田漢、鄭振鐸等文壇學界翹楚的交往，足以證實徐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具有不容忽視的史料價值。這也是《西湖記》的首次面世。

時光飛快的流逝，不知不覺，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在徐志摩五十歲冥誕紀念來臨之際，趙家璧主持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新的《志摩日記》，列為「晨光文學叢書」之一種。這部《志摩日記》除了保留了良友版《愛眉小扎》中的〈愛眉小扎〉和〈小曼日記〉，增補了全部的〈西湖記〉和〈眉軒瑣語〉，還以真跡影印的形式公開了陸小曼精心保存的徐志摩紀念冊《一本沒有顏色的書》，其中有印度詩聖泰戈爾和胡適、聞一多、楊杏佛、邵洵美、陳西瀅、顧頡剛、張振宇、曾孟朴、林風眠、俞平伯、葉譽虎、

任叔永、章士釗、楊清磬、吳經熊、江小鶼、楊振聲、謝壽康等徐志摩生前友好和徐志摩本人的題畫題詩題詞等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這是上個世紀前半葉出版的最後一部徐志摩日記，也是相對而言最為完整的徐志摩日記集。

良友版《愛眉小扎》和晨光版《志摩日記》組成了現存徐志摩日記的基本部分（近年新發現的徐志摩早年日記《府中日記》和《留美日記》當然使之更為完備，但這不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之內），此後半個世紀裡，海峽兩岸三地出版的各種版本的徐志摩全集、文集、選集的日記卷無不採用之。這是應該慶幸的，這也不能不歸功於這些日記的保存者陸小曼、出版人趙家璧和邵洵美等人。如果沒有他們排除干擾、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今天可能就讀不到徐志摩這些情思綿綿又文采斐然的日記了。

現在台灣九歌出版社重編重印徐志摩愛情日記，不但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完整的再現《志摩日記》一書，而且增補許多新鮮的內容，冠以更為確切的《真愛與永恆——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書名，毫無疑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好事。這部顯示徐志摩陸小曼傾城之戀心路歷程的日記集的問世，既為海內外徐志摩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同時也給年輕的文學愛好者提供了足資啓示的優秀的日記文學讀本，其意義是多方面的。因此縷述徐志摩日記出版史如上，作為回顧，也作為期盼。如有不當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指教。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一日于上海華東師大中文系



一九四三年二月桂林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愛眉小扎》初版本封面。



一九四八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志摩日記》再版本封面。

小曼序

飛一般的日子又帶走了整整的十個年頭兒，志摩也變了五十歲的人了。若是他還在的話，我敢說十年決老不了他——他還是會一樣的孩子氣，一樣的天真，就是樣子也不會變。可是在我們，這十年中所經歷的，實在是混亂慘酷得使人難以忘懷，一切都變得太兩樣了，活的受到苦難損失，卻不去說它，連死的都連帶著遭到了不幸。「志摩全集」的出版計畫，也因此擱到今天還不見影蹤。

十年前當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準備編印「全集」時，有一次我在夢中好像見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興，「全集」決不是像你想像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決不會實現。我醒後，真不信他的話，我屈指算來，「全集」一定會在幾個月內出書，誰知後來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一年一年的過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還是沒有影兒，叫我說甚麼？怪誰？怨誰？

「全集」既沒有出版，唯一的那本《愛眉小扎》也因為「良友」的停業而絕了版，志摩的書在市上簡直無法見到，我怕再過幾年人們快將他忘掉了。這次晨光出版公司成

立，願意出版志摩的著作，於是我把已自「良友」按約收回的《愛眉小扎》的版權和紙型交給他們，另外拿了志摩的兩本未發表的日記和朋友們寫給他的一本紀念冊，一起編成這部《志摩日記》，雖然內容很瑣碎，但是當作紀念志摩五十誕辰而出版這本集子，也至少能讓人們的腦子裡再湧起他的一個影子吧！（《愛眉小扎》是紀念他的四十誕辰而出版的。）

這本日記的排列次序是以時間為先後的。「西湖記」最早，那時恐怕我還沒有認識他；「愛眉小扎」是寫我們兩個人間未結婚前的一段故事；「眉軒瑣語」是他在我們婚後拉筆亂寫的，也可以算是雜記，這一類東西，當時寫得很多，可是隨寫隨丟，遺失了不知多少，今天想起，後悔莫及。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得多。「一本沒有顏色的書」是他的一本紀念冊，是許多朋友們寫給他和我的許多詩文圖畫，他一直認為最寶貴，最歡喜的幾頁，尤其是泰戈爾來申時住在我家寫的那兩頁，也製版放在一起湊一個熱鬧。我的一本原來放在《愛眉小扎》後面的日記，這次還是放在最後，作個附錄。

此後，我要把他兩次出國時寫給我的信，好好整理一下，把英文的譯成中文，編成一部小說式的書信集，大約不久可以出版。其他小說，散文，詩等等，我也將為他整理編輯，一本一本的給他出版。我覺得我不能再遲延，再等待了。志摩文字的那種風格，情調，和他的詩，我這十幾年來沒有看見有人接續下去，尤其是新詩，好像從他走了以

後，一直沒有生氣似的，以前寫的已不常寫，後來的也不多見了，我擔心著他的一路寫作從此就完了嗎？

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認識他，這本「日記」的出版是我工作的開始。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個轉變年，從此我不是一個半死半活的人，我已經脫離了二十多年來鎖著我的鐵鍊，我不再是個無盡無期的俘虜，以後我可以不必終年陪伴藥爐，可以有精力做一點事情。我預備慢慢的拿志摩的東西出齊了，然後寫一本我們兩人的傳記。祇要我能夠完成上述的志願，那我一切都滿意了。

小曼 三十六年二月

*家璧：即趙家璧，徐志摩的學生。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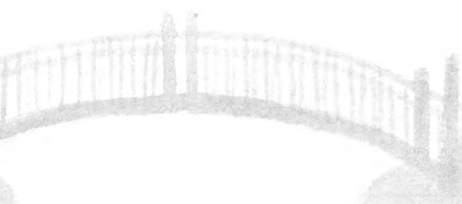
徐志摩日記

西湖記

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十月二十八日

杭州——上海——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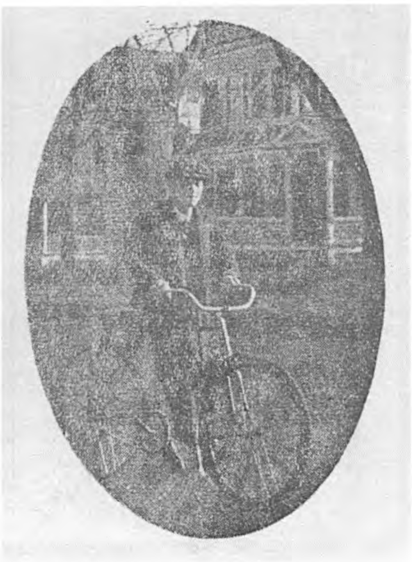
（編者按：據大陸學者虞坤林先生考證，是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九月至十月間的日記，並非各版本《志摩日記》所寫的一九一八年。）



西湖記原稿之一頁


徐志摩遺像


徐志摩在英國劍橋大學


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時留影

九月七日

方才又來了一位丫姑太太，手裡抱著一個歲半的女孩，身邊跟著一個五、六歲的男孩。男的是她親生的，女的是育嬰堂裡抱來的；他們是一對小夫妻！小媳婦在她婆婆的胸前喫奶，手舞足蹈的狠快活。

明天祖母回神。良房裡的病人立刻就要倒下來似的。積年的肺痨，外加風症，外加一家老小的一團烏糟——簡直是一家毒菌的工廠，和他們同住的真是危險。若然在今晚明朝倒了下來，免不得在大廳上收殮，夾著我家的二通，那才是糟！她一去，他們一房膭下的是一個黑籍的老子，一竅不通的，一群瘦骨如柴肺病種的小孩！

為一個訃聞上的繼字，聽說鎮上一群人在沸沸的議論，說若然不加繼字，直是蔑視孫太夫人。他們的口舌原來姑丈只比作他家裡海棠樹上的雀噪，一般的無意識，一般的招人煩厭。我們出信去請教名家以後，適之已有回信，他說古禮原配與繼室，原沒有分別，繼妣的俗例，一定是後人歧視後母所定的；據他所知，古書上絕無根據。

九月二十九日

這一時驟然的生活改變了態度，雖則不能說是從憂愁變到快樂，至少卻也是從沉悶轉成活潑。最初是父親自己也悶慌了，有一天居然把那隻遊船收拾個乾淨，找了叔薇兄弟等一群人，一直開到東山背後，過榆橋轉到橫頭景轉橋，末了還看了電燈廠方才回家。那天狠愉快！塔影河的兩岸居然被我尋出了一片兩片經霜的楓葉。我從水面上撈到了兩片，不曾紅透的，但著色糯淨得可愛。尋紅葉是一件韻事，（早幾天我同繹義阿六帶了水果月餅玫瑰酒到東山背後去尋紅葉，站在俞家橋上張皇的回望，非但一些紅的顏色都找不到，連楓樹都不易尋得出來，失望得狠。後來翻山上去，到寶塔邊去痛快的吐納了一番。那時已經暝色漸深，西方只賸有幾條青白色，月亮已經升起，我們慢慢的繞著塔院的外面下去，歇在問松亭裡喝酒，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燒酒，方才回家。山腳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結識的丐友，他還問起我們答應他的冬衣哪！）菱塘裡去買菱喫，又是一件趣事。那缽盂峰的下面，都是菱塘，我們船過時，見鮮翠的菱塘裡，有人坐著圓圓的菱桶在採摘。我們就嚷著買菱。買了一桌子的菱，青的紅的，滿滿的一桌子。「樹頭鮮」真是好喫，怪不得人家這麼說。我選了幾隻嫩

青，帶回家給媽喫，她也說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稱心的活動。

八月十五那天，原來約定到適之那裡去賞月的，後來因為去得太晚了，又同著繹莪，所以不曾到煙霞去。那晚在湖上也玩得狠暢，雖則月兒只是若隱若現的。我們在路上的時候，滿天堆緊了烏雲，密層層的，不見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時狠動了感興——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別！我心酸得比哭更難過。一天的烏雲，是的，什麼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們在清華開了房間以後，立即坐車到樓外樓去。喫得狠飽，喝得狠暢。桂花栗子已經過時，香味與糯性都沒有了。到九點模樣，她到底從雲陣裡奮戰了出來，滿身掛著勝利的霞彩，我在樓窗上靠出去望見湖光漸漸的由黑轉青，青中透白，東南角上已經開朗，喜得我大叫起來。我的歡喜不僅為是月出；最使我痛快的，是在於這失望中的滿意。滿天的烏雲，我原來已經抵拚拿雨來換月，拿抑塞來換光明，我抵拚喝他一個醉，回頭到夢裡去訪中秋，尋團圓——夢裡是甚麼都有的。

我們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暈，大概這就算是月華的了。月出來不到一點鐘又被烏雲吞沒了，但我卻盼望，她還有掃蕩廓清的能力，盼望她能在一半個時辰內，把掩蓋住青天的妖魔，一齊趕到天的那邊去，盼望她能盡量的開放她的清輝，給我們愛月的一個盡量的陶醉——那時我便在三個印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個

小鬼，做一個永遠不上岸的小鬼，都情願，都願意！

「賊相」不在家，末了抓到了蠻子仲堅，高興中買了許多好喫的東西——有廣東夾沙月餅——僱了船，一直望湖心裡進發。

三潭印月上岸買栗子喫，買蓮子喫；坐在九曲橋上譚天，講起湖上的對聯，罵了康聖人（康有為）一頓。後來走過去在橋上發現有三個人坐著談話，几上放有茶碗。我正想對仲堅說他們倒有意思，那位老翁澀重的語音聽來很熟，定眼看時，原來他就是康大聖人！

下一天我們起身已不早，繹義同意到煙霞洞去，路上我們逛了雷峰塔，我從不曾去過，這塔的形與色與地位，真有說不出的神祕的莊嚴與美。塔裡面四大根磚柱已被拆成倒置圓錐體形，看看危險極了。轎夫說：「白狀元的墳就在塔前的湖邊，左首草叢裡也有一個墳，前面一個石碣，說是白娘娘的墳。」我想過去，不料滿徑都是荊棘，過不去。雷峰塔的下面，有七、八個鵠形鳩面的丐僧，見了我們一齊張起他們的破袈裟，念佛要錢。這倒頗有詩意。

我們要上橋時，有個人手裡握著一條一丈餘長的蛇，叫著放生，說是小青蛇。我忽然動心，出了兩角錢，看他把那蛇扔在下面的荷花池裡，我就怕等不到夜她又落在他的手裡了。

進石渥洞初聞桂子香——這香味好幾年不聞到了。

到煙霞洞時上門不見土地，適之和高夢旦他們一早遊花塢去了。我們只喝了一碗茶，撿了幾張大紅葉——疑是香樟——就急急的下山。香蕉月餅代飯。

到龍井，看了看泉水就走。

前天在車裡想起雷峰塔做了一首詩用杭白。

那首是白娘娘的古墓，
（划船的手指著蔓艸深處）
客人，你知道西湖上的佳話，
白娘娘是個多情的妖魔。

她爲了多情，反而受苦——
愛了個沒出息的許仙，她的情夫；
他聽信一個和尚，一時的糊塗，
拿一個鉢盂，把她妻子的原形罩住。

到今朝已有千把年的光景，
可憐她被鎮壓在雷峰塔底——
這座殘敗的古塔，悽涼地，
莊嚴地，永遠在南屏的晚鐘聲裡！

十月一日

前天乘著潮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老師）Ellery，叔永介紹了汪精衛。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

精衛的眼睛，圓活而有異光，彷彿有些青色，靈敏而有俠氣。馬君武＊也加入我們的團體。到斜橋時適之等已在船上，他和他的表妹＊及陶知行＊，一共十人，分兩船。中途集在一隻船裡喫飯，十個人擠在小艙裡，滿滿的臂膀都掉不過來。飯菜是大白肉，粉皮包頭魚，豆腐小白菜，芋艿，大家喫得狠快活。精衛聞了黃米香，樂極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個大芋頭，大家都笑了。精衛酒量極好，他一個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們講了一路的詩，精衛是做舊詩的，但他卻不偏執，他說他狠知道新詩的好處，但他自己因為不曾感悟到新詩應有的新音節，所以不曾嘗試。我同適之約替陸志葦的「渡河」作一篇書評。

我原定請他們看夜潮，看過即開船到硤石，一早喫錦霞館的羊肉麵，再到俞橋去看了楓葉，再乘早車動身各分南北。後來叔永夫婦執意要回去，結果一半落北，一半上南，我被他們拉到杭州去了。

過臨平與曹女士看暝色裡的山形，黑鱗雲裡隱現的初星，西天邊火飾似的紅霞。

樓外樓喫蟹，精衛大外行！

湖心亭畔蕩舟看月。

三潭印月聞桂花香。

＊叔永：即任叔永，陳衡哲的丈夫，大陸二〇年代著名科學家。

＊莎菲：即陳衡哲，為中國第一批官費女留學生之一，任叔永之妻，胡適的紅粉知己。是二〇年代中國知名學者、女作家。

＊經農：即朱經農，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長、教育部常務次長等職。



海甯看潮的尾聲

後排自右至左：汪精衛、徐志摩、朱經農

前排自右第二人起：陳衡哲、馬君武、 Miss Ellery

＊表妹：胡適表妹本名曹誠英，又名曹佩聲，與胡適曾有過一場轟動的愛戀。

＊陶知行：即陶行知，中國著名的人民教育學者。



海甯觀潮圖

日記中之插圖和志摩親筆所提之人名單

十月四日

昨天與君勱*菊農*等去常州。乘便遊了天寧寺，大殿上有一二百個和尚在禮懺，鐘聲，磬聲，鼓聲，佛號聲，合成一種寧靜的和諧，使我感到異樣的意境。走進大殿去，只聞著極濃馥的檀香，青色的氤氳，一直上騰到三世佛的面前，又是一種莊嚴而和藹，靜定的境界。

*君勱：即張君勱，張幼儀的二哥，當時政界的風雲人物，亦是徐志摩的好友。

*菊農：即瞿菊農，又名瞿世英，為瞿秋白（見p33之註）之遠房叔叔，是著名哲學家。

十月五日

方才從君勵處吃蟹回來，路上買得兩本有趣的舊書，一是 Mark Twin 的 *"Is Shakespear Dead?"* 一是 Sidney Lanier 的 *"Music and Poetry"* 雖舊，卻都是初版，不易得到的。

早上同裕卿到吳淞去弔君革，聽了他出現的奇蹟，今天我對人便講，也已寫信去告訴爸媽。這實在是太離奇了，難道最下等的迷信會有根據的嗎？紙衣，紙錠，經懺，壽限……這話真是太渺茫了。我已經約定君革的母親，他的陰靈回家時，我要去會他。君勵亦願意去看個究竟。

今天與振飛*在一枝香喫飯，談法國文學頗暢，振飛真是個「風雅的生意人」。

*振飛：即徐新六，是位學者兼銀行家。

十月九日

前天在常州車站上渡橋時，西天正染著我最愛的嫩青與嫩黃的和色，一顆鑠亮的初星從一塊雲斑裡爬了出來，我失聲大叫好景。菊農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是真的。最初還帶幾分勉強，現在看的更銳敏，欣賞也更自然了。今夜我為眼怕光，拿一張紅油光紙來把電燈包了，光線恬靜得多。在這微紅的燈光裡，煙捲燒著的一頭，吸時的閃光，發出一痕極豔的青光，像燐。

十月十一日

方才從美麗川回來，今夜叔永夫婦請客，有適之，經農，擘黃，雲五，夢旦，君武*，振飛；精衛不會來，君勵闖席。君勵初見莎菲，大傾倒，頃與散步時熱忱猶溢，尊為有「內心生活」者，適之不禁狂笑。君武大怪精衛從政，憂其必毀。

午間東蓀借君勵處請客，有適之菊農筑山等。與菊偃臥草地上朗誦斐德的「詩論」，與哈代的詩。

午後為適之拉去滄州別墅閒談，看他的煙霞雜詩，問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適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顧忌。《努力》已決停版，擬改組，大體略似規復《新青年》，因仲甫（陳獨秀）又復拉攏，老同志散而復聚亦佳。適之問我「冒險」事，云得自可恃來源，大約夢也。

秋白（瞿秋白*）亦來，彼病肺已證實，而且夕勞作不能休，可憫。適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詩，陳義體格詞采皆見竭蹶，豈「女神」之遂永逝？

與適之經農，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號訪沫若，久覓始得其居。沫若自應門，手抱襁褓兒，

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然廣額寬頤，怡和可識。入門時有客在，中有田漢*，亦抱小兒，轉顧間已出門引去，僅記其面狹長。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卓卓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樓，殊不話談，適之雖勉尋話端以濟枯窘，而主客間似有冰結，移時不渙。沫若時含笑睇視，不識何意。經農竟噤不吐一字，實亦無從端啟。五時半辭出，適之亦甚訝此會之窘，云上次有達夫（郁達夫）時，其居亦稍整潔，談話亦較融洽。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

*君武：即馬君武，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學者、詩人。
*瞿秋白：現代革命思想家，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田漢：著名劇作家。

十月十二日

方才沫若領了他的大兒子來看我，今天談得自然的多了。他說要寫信給西瀅＊，為他評茵夢湖的事。怪極了，他說有人疑心西瀅就是徐志摩，說筆調像極了。這倒真有趣，難道我們英國留學生的腔調的確有與人各別的地方，否則何以有許多人把我們倆混作一個？他開年要到四川赤十字醫院去，他也厭惡上海。他送了我一冊卷耳集，是他《詩經》的新譯；意思是狠好，他序裡有自負的話：「……不怕就是孔子復生，他定也要說出『啟予者沫若也』的一句話。」我還只翻看了幾首。

沫若入室時，我正在想做詩，他去後方續成。用詩的最後的語句作題——「灰色的人生」，問樵倒讀了好幾篇，似乎狠有興會似的。

同譚裕靠在樓窗上看街。他列說對街幾家店鋪的隱幕，頗使我感觸。卑污的，罪惡的人道，難道便不是人道了嗎？

＊西瀅：本名陳源，西瀅是他的筆名。民國十六年與著名女作家凌淑華結婚。

十月十三日

昨寫此後即去適之處長談，自六時至十二時不少休。歸過慕爾鳴路時又為君勵菊農等，正洗澡歸，截劫，擁入室內，勒不令歸，因在沙發上胡睡一宵，頭足嶇嶢，甚苦，又有巨蚊相擾，故得寐甚微。

與適之談，無所不至，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適之是轉老回童的了，可喜！

凡適之詩前有序後有跋者，皆可疑，皆將來本傳索隱資料。

十月十五日　回國周年紀念

今天是我回國的周年紀念。恰好冠來了信，一封六頁的長信，多麼難得的，可珍的點綴啊！去年的十月十五日，天將晚時，我在三島丸船上拿著遠鏡望碇泊處的接客者，漸次的望著了這個親，那個友，與我最愛的父親，五年別後，似乎蒼老了不少，那時我在狂跳的心頭，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邊便覺著兩行急流的熱淚。後來回三泰棧，我可憐的娘，生生的隔絕了五年，也只有兩行熱淚迎接她唯一的不孝的嬌兒。但久別初會的悲感，畢竟是暫時的，久離重聚的歡懷，畢竟是實現了。那時老祖母的不減的清健，給我不少的安慰，雖則母親也著實見老。

今年的十月十五日——今天呢？老祖母已經做了天上的仙神，再不能親見她鍾愛孫兒生命裡命定非命定的一切——今天已是她離人間的第四十九日！這是個不可補的缺陷，長駐的悲傷。我最愛的母親，一生只是痛苦與煩勞與不懌，往時還盼望我學成後補償她的慰藉，如今卻只是病更深，煩更劇，愁思益結，我既不能消解她的愁源，又不能長侍她的左右，多少給她些溫慰。父親也是一樣的失望，我不能代替他一分一息的煩勞，卻反增添了他無數的白

髮。我是天壤間怎樣的一個負罪，內疚的人啊！

一年，三百六十有五日，容易的過去了。我的原來的活潑的性情與容貌，自此亦永受了「年紀」的印痕——又是個不可補的缺陷，一個長駐的悲傷！

我最敬最愛的友人呀，我只能獨自地思索，獨自地想像，獨自地撫摩時間遺下的印痕，獨自地感覺內心的隱痛，獨自地呼嗟，獨自地流淚……方才我讀了你的來信，江潮般的感觸，橫塞了我的胸臆，我竟忍不住啜泣了。我只是個乞兒，輕拍著人道與同情緊閉著的大門，妄想門內人或許有一念的慈悲，賜給一方便——但我在門外站久了，門內不聞聲響，門外勁刻的涼風，卻反向著我襤褸的軀骸狂撲——我好冷呀，大門內慈悲的人們呀！

前日沫若請在美麗川，樓石菴適自南京來，故亦列席。飲者皆醉，適之說誠懇話，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飛拳投詈而散——罵美麗川也。

今晚與適之回請，有田漢夫婦與叔永夫婦，及振飛。大談神話。出門時見腴廬*——振飛言其姊妹為「上海社會之花」。

*腴廬：即唐腴廬，為宋子文（蔣宋美齡之弟）的機要秘書。後被誤殺身亡。其妹唐瑛，是二〇年代的上海名媛。

十月十六日

昨夜散席後，又與適之去亞東書局，小坐，有人上樓，穿蠟黃西服，條子絨線背心，行路甚捷，帽沿下捲——頗似捕房「三等偵探」，適之起立為介紹，則仲甫也。彼坐我對面，我睇視其貌，髮甚高，幾在頂中，前額似斜坡，尤異者則其鼻梁之峻直，岐如眉脊，線畫分明，若近代表現派仿非洲藝術所雕銅像，異相也。

與適之約各翻曼殊斐兒作品若干篇，並邀西瀅合作，由泰東書局出版，適之冀可售五千。

讀 E. Dowden 勃朗寧傳，我最愛其夫婦戀史之高潔，白萊德長羅勃德六歲，其通信中有語至駭至複至蠢至有味：——“I Never thought of being happy through you or by you or in you, even your good was all my idea of good and is.”

“Let me be too near to be seen …… once I used to be uneasy, and to think that I ought to make you see me. But Love is better than Sight.”

“I Love your Love too much. And that is the worst fault. My beloved, I can ever find in my

love of you.”

談明宣——她是撫堂先生的小女兒，今年九歲，頗明慧可愛，我抱置膝上，誦詩娛之。

十月十七日

振鐸＊頃來訪，蜜月實僅三朝，又須如陸志韋所謂「僕僕從公」矣。

幼儀來信，言歸國後擬辦幼稚院，先從硤石入手。

日間不曾出門，五時喫三小蟹，飯後與樹屏等閒談，心至不懌。

忽念阿雲，獨彼明眸可解我憂，因即去天吉里，渭孫在家，不見阿雲，訝問則已隨田伯伯去紹興矣。

我愛阿雲甚，我今獨愛小友，今寶寶二三四爺＊恐均忘我矣！

＊振鐸：即鄭振鐸，筆名西諦、郭源新等，著名學者、文學家。

＊據虞坤林考證，此應指林徽音的弟妹們。

十月二十一日

昨下午自硤到此，與適之經農同寓新新，此來為「做工」，此來為「尋快活」。

昨在火車中，看了一個小澐做的「龍女」的故事，頗激動我的想像。

經農方才又說，日子過得太快了，我說日子只是過得太慢，比如看書一樣，乏味的葉子，儘可以隨便翻他過去——但是到什麼時候才翻得到不乏味的葉子呢？

我們第一天遊湖，逛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個精品——看初華的蘆荻，樓外樓喫蟹，曹女士貪看柳梢頭的月，我們把桌子移到窗口，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陽裡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裡的蘆雪是金色；月下的蘆雪是銀色。莫泊桑有一段故事，叫做 In The Moon-light，白天適之翻給我看，描寫月光激動人的柔情個魔力，那個可憐的牧師，永遠想不通這個矛盾：「既然上帝造黑夜來讓我們安眠，這樣絕美的月色，比白天更美得多，又是什麼命意呢？」便是最嚴肅的，最古板的寶貝，只要他不曾死透僵透，恐怕也禁不起「秋月的銀指光兒，浪漫的搔爬！」曹女士唱了一個「秋香」歌，婉曼得狠。



〈西湖記〉中，所附作者所攝之照片及親筆所書的說明。右為胡適，左為朱經農。

三潭印月——我不愛什麼九曲，也不愛什麼三潭，我愛在月光下看雷峰靜極了的影子——我見了那個，便不要性命。

阮公墩也是個精品，夏秋間竟是個綠透了的綠洲，晚上霧靄蒼茫裡，背後的群山，只賸了輪廓！它與湖心亭一對乳頭形的濃青——墨青，遠望去也分不清是高樹與低枝，也分不清是榆蔭是柳蔭，只是兩團媚極了的青螟——誰說這上面不是神仙之居？

我形容北京冬令的西山，尋出一個「鈍」字：我形容中秋的西湖，捨不了一個「嫩」字。

昨夜二更時分與適之遠眺著靜偃的湖與堤與映在波光裡的堤影，清絕秀絕媚絕，真是理想的美人，隨她怎樣的姿態妙，也比擬不得的絕色。我們便想出去拏舟玩月；拏一支輕如秋葉的小舟，悄悄的滑上了夜湖的柔胸，拿一支輕如蘆梗的小槳，幽幽的拍著她光潤，蜜糯的芳容；挑破她霧縠似的夢殼，扁著身子偷偷的挨了進去，也好分嘗她貪飲月光醉了的妙趣！

但昨夜卻為太戈兒（泰戈爾）的事纏住了，辜負了月色，辜負了湖光，不曾去拏舟，也不曾去偷嘗「西子」的夢情；且待今夜月來時吧！

「數大」便是美，碧綠的山坡前幾千個綿羊，挨成一片的雪絨，是美；一天的繁星，千萬隻閃亮的神眼，從無極的藍空中下窺大地，是美；泰山頂上的雲海，巨萬的雲峰在晨光裡靜定著，是美；絕海萬頃的波浪，戴著各式的白帽，在日光裡動盪著，起落著，是美；愛爾蘭附近的那個「羽毛島」上棲著幾千萬的飛禽，夕陽西沉時只見一個「羽化」的大空，只是



在花塢萬竹林
一破庵中

朱經農（右）與徐志摩（中）合攝於杭州花塢

萬鳥齊鳴的大聲，是美，……數大便是美，數大了，似乎按照著一種自然律，自然的會有一種特殊的排列，一種特殊的節奏，一種特殊的式樣，激動我們審美的本能，激發我們審美的情緒。

所以西湖的蘆荻，與花塢的竹林，也無非是一種數大的美。但這數大的美，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至少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分析。看蘆花與看黃熟的麥田，或從高處看松林的頂顛，性質是相似的；但因顏色的分別，白與黃與青的分別，我們對景而起的情感，也就各各不同。季候當然也是個影響感興的原素。蘆雪尤其代表氣運之轉變，一年中最顯著最動人深感的轉變；象徵中秋與三秋間萬物由榮入謝的微指：所以蘆荻是個天生的詩題。

西溪的蘆葦，年來已經漸次的減少，主有蘆田的農人，因為蘆柴的出息遠不如桑葉，所以改種桑樹，再過幾年，也許西溪的「秋雪」，竟與蘇堤的斷橋，同成陳跡！

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蘆花，不能見蘆花的妙趣；他是同丁香與海棠一樣，只肯在月光下洩露他靈魂的祕密；其次亦當在夕陽晚風中。去年十一月我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蘆荻，那時柳葉已殘，蘆花亦飛散過半，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與城頭倏起的涼飆，叢葦裡驚起了野鴨無數，墨點似的灑滿雲空，（高下的鳴聲相和）與一湖的飛絮，沉醉似的舞著，寫出一種悽涼的情調，一種纏綿的意境，我只能稱之為「秋之魂」，不可以言語比況的秋之魂！又一次看蘆花的經驗是在月夜的大明湖，我寫給徽*那篇「月照與湖」（英文的）就是紀念那難得的機會的。

所以前天西溪的蘆田，他本身並不曾怎樣的激動我的情感。與其白天看西溪的蘆花，不



〈西湖記〉中所附之照片及作者親筆所書之小詩及題字。右圖為徐志摩像，胡適攝。左圖為胡適像，徐志摩攝。



〈西湖記〉中所附胡適所攝蔡元培像

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蘆花，近便經濟得多。

花塢的竹子，可算一絕，太好了，我竟想不出適當的文字來讚美；不但竹子，那一帶的風色都好，中秋後尤妙，一路的黃柳紅楓，真叫人應接不暇！

三十一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爬登了葛嶺，直上初陽台，轉折處頗類香山。

＊徽：指林徽音，據傳曾與徐志摩有過情愫，後嫁給梁思成。

十月二十三日

昨天(二十二日)是一個紀念日，我們下午三人出去到壺春樓，在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適之對著西山，夕暉留在波面上的餘影，一條直長的金鏈似的，與山後漸次泯滅的琥珀光；經農坐在中間，自以為兩面都看得到，也許他一面也不曾看見；我的坐位正對著東方初升在晚靄裡漸漸皎潔的明月，銀輝滲著的湖面，彷彿聽著了愛人的裾響似的，霎時的呼吸緊迫，心頭狂跳。城南電燈廠的煤煙，那時順著風向，一直吹到北高峰，在空中彷彿是一條漆黑的巨蟒，蔭沒了半湖的波光，益發襯托出受月光處的明粹。這時緩緩的從月下過來一條異樣的船，大約是磚瓦船，長的，平底的。沒有船艙，也沒有蓬帳，靜靜的從月光中過來，船頭上站著一個不透明的人影，手裡拿著一支長竿，左向右向的撐著，在銀波上緩緩的過來——一幅精妙的「雪羅藹」，鑲嵌在萬頃金波裡，悄悄的悄悄的移著：上帝不應受讚美嗎？我瘋癲似的醉了，醉了！

飯後我們到湖心亭去，橫臥在湖邊石版上，論世間不平事，我憤怒極了，呼嗷，咒詛，頓足，都不夠發洩。後來獨自划船，繞湖心亭一周，聽槳破小波聲，聽風動蘆葉聲，方才勉強把無明火壓了下去。

十月二十八日　下午八時

完了，西湖這一段遊記也完了。經農已經走了，今天一早走的，但像是已經去了幾百年似的。適之已定後天回上海，我想明天，遲至後天早上走。方才我們三個人在杏花村喫飯喫蟹，我喝了幾杯酒。冬筍真好吃。

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們的生命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又摸住了我的傷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張著這樣譏刺的眼，倍增我的難受！



爱眉小札

一九二五年八月九日——三十一日北京

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十七日上海





八月九日起小扎

「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卻一切，我什麼都不要了，什麼都不想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

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著談也好，走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那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

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

《愛眉小扎》手稿之一頁

八月九日起日記

「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的。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卻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著談也好，走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哪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

我愛你樸素，不愛你奢華。你穿上一件藍布袍，你的眉目間就有一種特異的光彩，我看了心裡就覺著不可名狀的歡喜。樸素是真的高貴。你穿戴齊整的時候當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尋常的，人人都認得的，素服時的眉，有我獨到的領略。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這話確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

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夠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強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我唯一的靠傍是剎那間的靈通。我不能沒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給我心的平安。

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貴的愛裡，我享受無上的心與靈的平安。

凡事開不得頭，開了頭便有重複，甚至成習慣的傾向。在戀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縫兒，小縫兒會變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見過兩相愛的人因為小事情誤會鬥口，結果只有損失，沒有利益。我們家鄉俗諺有：「一天相罵十八頭，夜夜睡在一横頭」，意思說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動機是愛，知識是南鍼；愛的生活也不能純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愛是幫助了解的力，了解是愛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靈魂的化合，那是愛的圓滿功德。沒有一個靈性不是深奧的，要懂得真認識一個靈性，是一輩子的工作。這工夫愈下愈有味，像逛山似的，唯恐進得不深。

眉，你今天說想到鄉間去過活，我聽了頂歡喜，可是你得準備吃苦。總有一天我引你到一個地方，使你完全轉變你的思想與生活的習慣。你這孩子其實太嬌養慣了！我今天想起丹農雪烏的「死的勝利」的結局；但中國人，那配！眉，你我從今起對愛的生活負有做到他十全的義務。我們應得努力。眉，你怕死嗎？眉，你怕活嗎？活比死難得多！眉，老實說，你的生活一天不改變，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京就是阻礙你新生命的一個大原因，因此我不免發愁。

我從前的束縛是完全靠理性解開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萬事只要自己決心；決心與成功間的是最短的距離。

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是他最應得聽的話。

八月十日

我六時就醒了，一醒就想你來談話，現在九時半了，難道你還不曾起身，我等急了。

我有一個心，我有一個頭，我心動的時候，頭也是動的。我真應得謝天，我在這一輩子裡，本來自問已是陳死人，竟然還能嘗著生活的甜味，曾經享受過最完全，最奢侈的時辰，我從此是一個富人，再沒有抱怨的口實，我已經知足。這時候，天坍了下來，地陷了下去，霹靂種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不愁死，我滿心只是感謝。即使眉你有一天（恕我這不可能的設想）心換了樣，停止了愛我，那時我的心就像蓮蓬似的栽滿了窟窿，我所有的熱血都從這些窟窿裡流走——即使有那樣悲慘的一天，我想我還是不敢怨的，因為你我的心曾經一度靈通，那是不可滅的。上帝的意思到處是明顯的，他的發落永遠是平正的；我們永遠不能批評，不能抱怨。

八月十一日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這心上壓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麼好呢！剎那間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間起伏，是憂，是慮，是瞻前，是顧後，這筆上那能寫出？眉，我怕，我真怕世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全我們的話，就是他們打毀我們，逼迫我們的死。眉，我悲極了，我胸口隱隱的生痛，我雙眼盈盈的熱淚，我就要你，我此時要你，我偏不能有你，喔，這難受——戀愛是痛苦，是的眉，再也沒有疑義。眉，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死去，因為只有死可以給我們想望的清靜，相互的永遠佔有。眉，我來獻全盤的愛給你，一團火熱的真情，整個兒給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樣拿整個，完全的愛還我。

世上並不是沒有愛，但大多是不純粹的，有漏洞的，那就不值錢，平常，淺薄。我們是有志氣的，決不能放鬆一屑屑，我們得來一個直純的榜樣。眉，這戀愛是大事情，是難事情，是關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聖，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難得的，我們現有少數的朋友，就思想見解論，在中國是第一流。他們都是真愛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們要看我們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實現一般人夢想的境

界。他們，我敢說，相信你我有這天賦，有這能力；他們的期望是最難得的，但同時你我負著的責任，那不是玩兒。對己，對友，對社會，對天，我們有奮鬥到底，做到十全的責任！眉，你知道我近來心事重極了，晚上睡不著不說，睡著了就來怖夢，種種的顧慮整天像刀光似的在心頭亂刺，眉，你又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嵌著，連自由談天的機會都沒有，咳，這真是那裡說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尋思時，我彷彿覺著髮根裡的血液一滴滴的消耗，在憂鬱的思念中黑髮變成蒼白。一天二十四小時，心頭那有一刻的平安——除了與你單獨相對的俄頃，那是太難得了。眉，我們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來電話，從九時半到十一時，我簡直像是活抱著炮烙似的受罪，心那麼的跳，那麼的痛，也不知為什麼，說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著牙，直翻身喘著哪！後來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起了電話，心頭那陣的狂跳，差一點把我暈了。誰知你一直睡著沒有醒，我這自討苦吃多可笑，但同時你得知道，眉，在戀中人的心理是最複雜的心理，說是最不合理可以，說是最合理也可以。眉，你肯不肯親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著，算是我給你最後的禮物？

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那怖夢真可怕，彷彿有人用妖法來離間我們，把我迷在一輛車上，整天整夜的飛行了三晝夜，旁邊坐著一個瘦長的嚴肅的婦人，像是運命自身，我昏昏的身體動不得，口開不得，聽憑那妖車帶著我跑，等得我醒來下車的時候有人來對我說你已另訂約了。我說不信，你帶約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閃動。我一見就往石板上一頭衝

去，一聲悲叫，就死在地下——正當你電話鈴響把我震醒，我那時雖則醒了，把那一陣的悽惶與悲酸，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可憐呀，眉！我過來正想與你好好的談半句鐘天，偏偏你又得出門就診去，以後一天就完了，四點以後過的是何等不自然而侷促的時刻！我與「先生」談，也是悽涼萬狀，我們的影子在荷池圓葉上晃著，我心裡只是悲慘，眉呀，你快來伴我死去吧！

八月十二日

這在戀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鐘變樣，絕對的不可測度。昨天那樣的受罪，今兒又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別！像這樣的艷福，世上能有幾個人享著；像這樣奢侈的光陰，這宇宙間能有幾多？卻不道我年前口占的「海外纏綿香夢境，銷魂今日竟燕京」，應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B明白了，我真又歡喜又感激！他這來才夠交情，我從此完全信託他了。眉，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小，當代賢哲你瞧都在你的妝台前聽候差遣。眉，你該睡著了吧，這時候，我們又該夢會了！說也真怪，這來精神異常的抖擻，真想做事了，眉，你內助我，我要向外打仗去！

八月十四日

昨晚不知那兒來的興致，十一點鐘跑到W家裡，本想與奚談天，他買了新鮮合桃，葡萄，莎果，蓮蓬請我，誰知講不到幾句話，太太回來了，那就是完事。接著W和M也來了，一同在天井裡坐著閒話，人家嚷餓，就喫蛋炒飯，我喫了兩碗，飯後就嚷打牌，我說那我就得住夜，住夜就得與他們夫婦同床，M連罵「要死快哩，瘋頭瘋腦，」但結果打完了八圈牌，我的要求居然做到，三個人一頭睡下，熄了燈，M躲緊在W的胸前，格支支的笑個不住，我假裝睡著，其實他說話等等我全聽分明，到天亮都不曾落瞭。

眉，娘真是何苦來。她是聰明，就該聰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們倆都是癡情人容易鍾情，她就該得想法大處落墨，比如說禁止你與我往來，不許你我見面，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就該承認我們的情分，給我們一條活路才是道理。像這樣小鶼鶼的溜著眼珠當著人前提防，多說一句話該，多看一眼該，多動一手該，這可不是真該，實際毫無干係，只叫人不舒服，強迫人裝假，真是何苦來。眉，我總說有真愛就有勇氣，你愛我的一片血誠，我身體磨成了粉都不能懷疑，但同時你娘那裡既不肯冒險，他那裡又不肯下決斷，生活上也沒有改向，單

叫我含糊的等著，你說我心上那能有平安，這神魂不定又那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進一步愛我，早晚想一個堅決的辦法出來，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皇的做人，早一天實現我一輩子理想中的新生活。眉，你愛我究竟是怎樣的愛法？

我不在時你想我，有時很熱烈的想我，那我信！但我不在時你依舊有你的生活，並不是怎樣的過不去；我在你當然更高興，但我所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必要」，我是否能給你一些世上再沒有第二人能給你的東西，是否在我的愛你的愛裡你得到了你一生最圓滿，最無遺憾的滿足？這問題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戀愛之所以為戀愛就在他那絕對不可改變不可替代的一點；羅米烏愛玖麗德，願為她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女子能動他的心；玖麗德愛羅米烏，願為他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男子能占她一點子的情，他們那戀愛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這裡。他們倆死的時候彼此都是無遺憾的，因為死成全他們的戀愛到最完全最圓滿的程度，所以這 "Die upon a kiss" 是真鍾情人理想的結局，再不要別的。反面說，假如戀愛是可以替代的，像是一枝牙刷爛了可以另買，衣服破了可以另製，他那價值也就可想。「定情」—— the spiritual engagement, the great mutual giving up ——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兩個靈魂在上帝的眼前自願的結合，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戀愛神聖就在這絕對性，這完全性，這不變性；所以詩人說：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眉，我感謝上蒼，因為你已經接受了我；這來我的靈性有了永久的寄託，我的生命有了最光榮的起點，我這一輩子再不能想望關於我自身更大的事情發現，我一天有你的愛，我的命就有根，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因此我不能不切實的認明這基礎究竟是多深，多堅實，有多少抵抗侵凌的實力——這生命裡多的是狂風暴雨！

所以我不怕你厭煩我要問你究竟愛到什麼程度？有了我的愛，你是否可以自慰已經得到了生命與生命中的一切？反面說，要沒有我的愛，是否你的一生就沒有了光彩？我再來打譬喻：你愛吃蓮肉，愛吃雞豆肉；你也愛我的愛；在這幾天我信蓮肉，雞豆，愛都是你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愛只像是一個「加添的必要」。An additional necessity，不是絕對的必要。比如有氣，比如飲食，沒了一樣就沒有命的。有蓮時吃蓮，有雞豆時吃雞豆；有愛時「吃」愛。好；再過幾時時新就換樣，你又該吃蜜桃，吃大石榴了，那時假定我給你的愛也跟著蓮與雞豆完了，但另有與石榴同時的愛現成可以「吃」——你是否能照樣過你的生活，照樣生活裡有跳有笑的？再說明白的，眉呀，我祈望我的愛是你的空氣，你的飲食，有了就活，缺了就沒有命的一樣東西；不是雞豆或是蓮肉，有時吃固然痛快，過了時也沒有多大交關，石榴柿子青果跟著來替口味多著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你的愛現在已是我的空氣與飲食，到了一半天不可少的程度，因此我要知道在你的世界裡我的愛佔一個什麼地位？

May, I miss your passionately appealing gazings and soul-communicating glances which once so overwhelmed and ingratiated me. Suppose I die suddenly tomorrow morning. Suppose I change my heart and love somebody else, what then would you feel and what would you do. These are very cruel supposition I know,but all the same I can't help making them, such being the lover's psychology.

Do you know what would I have done if in my coming back I should have found my love no longer mine! Try and imagine the situation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日記已經第六天了，我寫上了一二十頁，不管寫的是什麼，你一個字都還沒有出世哪！但我卻不怪你，因為你真是貴忙；我自己就負你空忙大部分的責。但我盼望你及早開始你的日記，紀念我們同玩廠甸那一個蜜甜的早上。我上面一大段問你的話，確是我每天鬱在心裡的一點意思，眉，你不該答覆我一兩個字嗎？眉，我寫日記的時候我的意緒益發蠶絲似的繞著你：我筆下多寫一個眉字，我口裡低呼一聲我的愛，我的心為你多跳了一下。你從前給我寫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我知道，因此我益發盼望你繼續你的日記，（編者按，小曼女士「從前」所作日記，即本書所附載之一部，寫於「愛眉小扎」完成之前二月。）也使我多得一點歡喜，多添幾分安慰。

我想去買一隻玲瓏堅實的小箱，存你我這幾月來交換的信件，算是我們定情的一個紀念，你意思怎樣？

八月十六日

真怪，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擻，從沒有過的，眉我的心，你說怪不怪，跟你的抖擻一樣？想是你傳給我的，好，讓我們同病；叫這劇烈的心震死了豈不是完事一宗？事情的確是到門了，眉，是往東走或往西走你趕快得定主意才是，再要含糊時大事就變成了頑笑，那可真不是玩！他那口氣是最分明沒有的了；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雙心，決不會第二個人。他現在的口氣似乎比從前有主意的多，他已經準備「依法辦理」；你聽他的話「今年決不攔阻你」。好，這回像人了！他像人，我們還不爭氣嗎？眉，這事情清楚極了，只要你的決心，娘，別說一個，十個也不能攔阻你。我的意思是我們同到南邊去（你不願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所以與其拖泥帶漿還不如走大方的路，來一個干脆，只是情是真的，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面的地方？）找著做中間人，解決你與他的事情，第二步當然不用提及，雖則誰不明白？眉，你這回真不能再做小孩了，你得硬一硬心，一下解決了這大事免得成天懷鬼胎過不自然的痛苦的日子。要知道你一天在這尷尬的境地裡嵌著，我也心理上一天站不直，那能真心去做事，害得誰都不舒服，真是何苦來？眉，救人就

是自救，自救就是救人。我最恨的是苟且，因循，懦怯，在這上面無論什麼事都是找不到基礎的。有志事竟成，沒有錯兒。奮勇上前吧，眉，你不用怕，有我整個兒在你旁邊站著，誰要動你分毫，有我拚著性命保護你，你還怕什麼？

今晚我認賬心上有點不舒服，但我有解釋，理由很長，明天見面再說吧。我的心懷裡，除了摯愛你的一片熱情外，我決不容留任何夾雜的感想；這冊《愛眉小扎》裡，除了登記因愛而流出的思想外，我也決不願夾雜一些不值得的成分。眉，我是太癡了，自頂至踵全是愛，你得明白我，你得永遠用你的柔情包住我這一團的熱情，決不可有一絲的漏縫，因為那時就有爆烈的危險。

八月十八日

十一點過了。肚子還是疼，又招了涼怪難受的，但我一個人占空院子（宏這回真走了），夜沉沉的，那能睡得著？這時候飯店涼台上正涼快，舞場中衣香鬢影多浪漫多作樂呀！這屋子悶熱得凶，蚊蟲也不饒人，我臉上腕上腳上都叫咬了。我的病我想一半是昨晚少睡，今天打球後又喝冰水太多，此時也有些倦意，但眉，你不是說回頭給我打電話嗎？我那能睡呢！聽差們該死，走的走，睡的睡，一個都使喚不來。你來電時我要是睡著了那又不成。所以我還是起來塗我最親愛的《愛眉小扎》吧。方才我躺在床上又想這樣那樣的。怪不得老話說「疾病則思親」，我才小不舒服，就動了感情，你說可笑不？我倒不想父母，早先我有病時總想媽媽，現在連媽媽都退後了，我只想我那最親愛的，最鍾愛的小眉。我也想起了你病的那時候，天罰我不叫我在你的身旁，我想起就痛心，眉，我怎樣不知道你那時熱烈的想我要我。我在意大利時有無數次想出了神，不是使勁的自咬手臂，就是拿拳頭搥著胸，直到真痛了才知道。今晚輪著我想你了，眉！我想像你坐在我的床頭，給我喝熱水，給我喫藥，撫摩著我生痛的地方，讓我好好的安眠，那多幸福呀！我願意生一輩子病，叫你坐一輩子的床

頭。哦那可不成，太自私了，不能那樣設想。昨晚我問你我死了你怎樣，你說你也死，我問真的嗎，你接著說的比較近情些。你說你或許不能死，因為你還有娘，但你會把自己「關」起來，再不與男子來往。眉，真的嗎？門關得上，也打得開，是不是？我真傻，我想的是什麼呀，太空幻了！我方才想假使我今晚肚子疼是盲腸炎，一陣子湧上來在極短的時間內痛死了我，反正這空院子裡鬼影都沒，天上只有幾顆冷淡的星，地下只有幾莖野草花。我要是真的靈魂出了竅，那時我一縷精魂飄飄盪盪的好不自在，我一定跟著涼風走，自己什麼主意都沒有；假如空中吹來有音樂的聲響，我的鬼魂許就望著那方向飛去——許到了飯店的涼台上。啊，多涼快的地方，多好聽的音樂，多熱鬧的人群呀！啊，那又是誰，一位妙齡女子，她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在那像水潑似的地平上翩翩的舞，多美麗的舞影呀！但她是誰呢，為什麼我這縹緲的三魂無端又感受一個勁烈的顫慄？她是誰呢，那樣的美，那樣的風情，讓我移近去看看，反正這鬼影是沒人覺察，不會招人討厭的不是？現在我移近了她的跟前——慵慵的倚著一個男子肩頭款款舞踏著的那位女郎。她到底是誰呀，你，孤單的鬼影，究竟認清了沒有？她不是旁人；不是皇家的公主，不是外邦的少女；她不是別人，她就是她——你生前瀝肝腦去戀愛的她！你自己不幸，這大早就變了鬼，她又不知道，你不通知她那能知道——那跳舞的音樂多香柔呀！好，我去通知她吧。那鬼影躊躇了一晌，咽住了他無形的悲淚，益發移近了她，舉起一個看不見的指頭，向著她暖和的胸前輕輕的一點——啊，她打了一個寒噤，她抬起了頭，停了舞，張大了眼睛，望著透光的鬼影睜眼的看，在那一瞥間

她見著了，她也明白了，她知道完了——她手掩著面，她悲切切的哭了。她同舞的那位男子用手去攬著她，低下頭去軟聲的安慰她——在潑水似的地平上，他擁著掩面悲泣的她慢慢走回坐下了。音樂還是不斷的奏著。

十二點了。你還沒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躺著想吧。

十二點三刻了。還是沒有消息。水管的水聲，像是瀝淅的秋雨，真惱人。為什麼心頭這一陣陣的淒涼；眼淚——線條似的掛下來了！寫什麼，上床去吧。

一點了。一個秋蟲在階下鳴，我的心跳；我的心一塊塊的迸裂；痛！寫什麼，還是躺著去，孤單的癡人！

一點過十分了。還這麼早，時候過的真慢呀！

這地板多硬呀，跪著雙膝生痛；其實何苦來，禱告又有什麼用處？人有沒有心是問題；天上有沒有神道更是疑問了。

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憐！早知世界是這樣的，你何必投娘胎出世來！這一腔熱血遲早有一天嘔盡。

一點二十分！

一點半——Marvellous!!

一點三十五分——Life is too charming, too charming indeed, Haha!!

一點三刻——O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一點五十五分—天呀！

兩點五分——我的靈魂裡的血一滴滴的在那裡吊……

兩點十八分——瘋了！

兩點三十分——

兩點四十分 "The pity of it, the pity of it, Iago!!"

Christ what a hell

Is packed into that line! Each syllable

Blessed when you say it.…………

兩點五十分——靜極了。

三點七分——

三點二十五分—火都沒了！

三點四十分——心茫然了！

五點欠一刻——咳！

六點三十分

七點二十七分

八月十九日

眉，你救了我，我想你這回真的明白了，情感到了真摯而且熱烈時，不自主的往極端方向走去，亦難怪我昨夜一個人發狂似的想了一夜，我何嘗存心和你生氣，我更不會存一絲的懷疑，因為那就是懷疑我自己的生命，我只怪嫌你太孩子氣，看事情有時不認清親疏的區別，又太顧慮，缺乏勇氣。須知真愛不是罪（就怕愛不真，做到真字的絕對義那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思。你心上還有芥蒂時，還覺著「怕」時，那你的思想就沒有完全叫愛染色，你的情沒有到晶瑩剔透的境界，那就比一塊光澤不純的寶石，價值不能怎樣高的。昨晚那個經驗，現在事後想來，自有它的功用，你看我活著不能沒有你，不單是身體，我要你的性靈，我要你身體完全的愛我，我也要你的性靈完全的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的絕對的全部——因為我獻給你的也是絕對的全部，那才當得起一個愛字。在真的互戀裡，眉，你可以儘量，盡性的給，把你一切的所有全給你的戀人，再沒有任何的保留，隱藏更不須說；這給，你要知道，並不是給，像你送人家一件袍子或是什麼，非但不是給掉，這給是真的愛，因為在兩情的交流中，給與愛再沒有分界；實際

是你給的多你愈富有，因為戀情不是像金子似的硬性，它是水流與水流的交抱，是明月穿上了一件輕快的雲衣，雲彩更美，月色亦更艷了。眉，你懂得不是，我們買東西尚且要挑剔，怕上當，水果不要有蛀洞的，寶石不要有斑點的，布綢不要有縐紋的，愛是人生最偉大的一件事實，如何少得一個完全：一定得整個換整個，整個化入整個，像糖化在水裡，才是理想的事業，有了那一天，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

眉，方才你說你願意跟我死去，我才放心你愛我是有根了；事實不必有，決心不可不有，因為實際的事變誰都不能測料，到了臨場要沒有相當準備時，原來神聖的事業立刻就變成了醜陋的頑笑。

世間多的是沒志氣人，所以只聽見頑笑，真的能認真的能有幾個人；我們不可不格外自勉。

我不僅要愛的肉眼認識我的肉身，我要你的靈眼認識我的靈魂。

八月二十日

我還覺得虛虛的，熱沒有退淨，今晚好好睡就好了，這全是自討苦喫。

我愛那重簾，要是簾外有濃綠的影子，那就更趣了。

你這無謂的應酬真叫人太不耐煩，我想想真有氣，成天遭強盜搶。老實說，我每晚睡不著也就為此，眉，你真的得小心些，要知道「防微杜漸」在相當時候是不可少的。

八月二十一日

眉，醒起來，眉，起來，你一生最重要的交關已經到門了，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機會到了，真的到了。他已經把你看作潑水難收，當著生客們的面前，盡量的羞辱你；你再沒有志氣，也不該猶豫了；同時你自己也看得分明，假如你離成了，決不能再在北京耽下去。我是等著你，天邊去，地角也去，為你我什麼道兒都欣欣的不躊躇的走去。聽著：你現在的選擇，一邊是苟且曖昧的圖生，一邊是認真的生活；一邊是骯髒的社會，一邊是光榮的戀愛；一邊是無可理喻的家庭，一邊是海闊天空的世界與人生；一邊是你的種種的習慣，寄媽舅母，各類的朋友，一邊是我與你的愛。認清楚了這回，我最愛的眉呀，「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真的得下一個完全自主的決心，叫愛你期望你的真朋友們，一致起敬你才好呢！

眉，為什麼你不信我的話，到什麼時候你才聽我的話！你不信我的愛嗎？你給我的愛不完全嗎？為什麼你不肯聽我的話，連極小的事情都不依從我——倒是別人叫你上那兒你就梳頭打扮了快走。你果真愛我，不能這樣沒膽量，戀愛本是光明事。為什麼要這樣子偷偷的，

多不痛快。

眉，要知道你只是偶爾的覺悟，偶爾的難受，我呢，簡直是整天整晚的叫憂愁割破了我的心。O May! love me, give me all your love, let us become one; try to live into my love for you, let my love fill you, nourish you, cares your daring body and hug your daring soul too; let my love stream over you, merge you thoroughly; 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

憂愁他整天拉著我的心，
像一個琴師操練我的琴；
悲哀像是海礁間的飛濤，
看他那洶湧聽他那呼號！

八月二十二日

眉，今兒下午我實在餓荒了，壓不住上衝的肝氣，就這麼說吧，倒叫你笑話酸勁兒大，我想想是覺著有些過分的不自持，但同時你當然也懂得我的意思。我盼望，聰明的眉呀，你知道我的心胸不能算不坦白，度量也不能說是過分的窄。我最恨是瑣碎地方認真，但大家要分明，名分與了解有了就好辦，否則就比如一盤不分疆界的棋，叫人無從下手了。很多事情是庸人自擾，頭腦清明所以是不能少的。

你方才跳舞說一句話很使我自覺難為情，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客氣？」難道我真的氣度不寬，我得好好的反省才是。眉，我沒有怪你的地方，我只要你的思想與我的合併成一體，絕對的泯縫，那就不易見錯兒了。

我們互相體諒；在你我間的一切都得從一個愛字裡流出。

我一定聽你的話；你叫我幾時回南我就回南，你叫我幾時往北我就幾時往北。

今天本想當人前對你說一句小小的怨語，可沒有機會，我想說，「小眉真對不起人，把人家萬里路外叫了回來，可連一個清靜談話的機會都沒給人家！」下星期西山去一定可以有

機會了，我想著就起勁，你呢，眉！

我較深的思想一定得寫成詩才能感動你，眉，有時我想就只你一個人真的懂得我的詩，愛我的詩，真的我有時恨不得拿自己血管裡的血寫一首詩給你，叫你知道我愛你是怎樣的深。

眉，我的詩魂的滋養全得靠你，你得抱著我的詩魂像抱親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給他穿，他餓了你得餵他食——有你的愛他就不愁餓不愁凍，有你的愛他就有命！

眉，你得引我的思想往更高更大更美處走：假如有一天我思想墮落或是衰敗時就是你的羞恥，記著了，得！

已經三點了，但我不對你說幾句話我就別想睡。這時你大概早睡著了，明兒九時半能起嗎？我怕還是問題。

你不快活時我最受罪，我應當是一個有特權有義務給你安慰的人不是？下回無論你怎樣受了誰的氣不受用時，只要我在你旁邊看你一眼或是輕輕的對你說一兩個小字，你就應得寬解；你永遠不能對我說 "Shut up"（當然你決不會說的，我是說笑話，）叫我心裡受刀傷。

我們男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癡子，真也是怪，我們的想頭不知是那樣轉的，比如說去秋那「一雙海電」；為什麼這一來就叫一萬二千度的熱頓時變成了冰，燒得著天的火立刻變成了灰，也許我是太癡了，人間絕對的事情本是少有的。All or Nothing 到如今還是我做人的標準。

眉，你真是孩子，你知道你的情感的轉向來得多快，一會兒氣得話都說不出，一會兒又嚷吃麵包了！

今晚與你跳的那一個舞，在我最 enjoy 不過了，我覺得從沒有經驗過那樣濃艷的趣味——你要知道你偶爾喚我時我的心身就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

昨晚來今雨軒又有慷慨激昂的「援女學聯會」，有一個大鬍子矮矮的，他像是大軍師模樣，三五個女學生一群男學生站在一起談話，女的哭哭嗓嗓，一面擦眼淚，一面高聲的抗議，我只聽見「像這樣還有什麼公理呢？」又說「誰失蹤了，誰受重傷了，誰準叫他們打死了，唉，一定是打死了，烏烏烏烏——」

眉倒看得好玩，你說女人真不中用，一來就哭；你可不知道女人的哭才是她的真本領哩！

今天一早就下雨，整天陰霾到底，你不樂，我也不快；你不願見人，並且不願見我；你不打電話，我知道你連我的聲音都不願聽見，我可一點也不怪你，眉，我懂得你的抑鬱，我只抱怨我不能給你我應分的慰安。十一點半了，你還不曾回家，我想像你此時坐在一群叫囂不相干的俗客中間，看他們放肆的賭，你儘楞著，眼淚向裡流著，有時你還得陪笑臉，眉你還不厭嗎，這種無謂的生活，你還不造反嗎，眉？

我不知道我對你說著什麼話才好，好像我所有的話全說完了，又像什麼話都沒有說，眉

呀，你望不見我的心嗎？這悽涼的大院子今晚又是我單個兒佔著，靜極了，我覺得你不在我的周圍，我想飛上你那裡去，一時也像飛不到的樣子。眉，這是受罪，真是受罪，方才「先生」說他這一時不狠上我們這兒來，因為他看了我們不自然的情形覺著不舒服，原來事情沒有到門大家見面打哈哈倒沒有什麼，這回來可不對了，悲慘的顏色，緊急的情調，一時都來了，但見面時還得裝作，那就是痛苦，連旁觀人都受著的，所以他不願意來，雖則他狠Miss你。他明天見娘談話去，他再不見效，誰都不能見效了，他真是好朋友，他見到，他也做到，我們將來怎樣答謝他才好哩。S來信有這句話——我覺得自己無助的可憐，但是一看小曼我覺得自己運氣比她高多了。如果我精神上來，多少可以做些事業，她卻難上難，一不狠心立志，險得很。歲月蹉跎，如何能保守健康精神與身體，志摩，你們都是她的至近朋友，怎不代她設想設想？使她蹉磨下去，真是可惜，我是巾幗，到底不好參與家事……。

八月二十四日

近來你真的狠不聽話，眉，你知道不？也許我不會說話，你不愛聽，也許你心煩聽不進，今晚在真光我問你記否去年第一次在劇場覺得你的髮鬘擦著我的臉，（我在海拉爾寄回一首詩，紀念那初度尖銳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你理都沒有理會我，許是你看電影出了神，我不能過分怪你。

今晚北海真好，天上的雙星那樣的晶清，隔著一條天河含情的互睇著；滿池的荷葉在微風裡透著清馨；一彎黃玉似的初月在西天掛著，無數的小蟲相應的叫著；我們的小舫在荷葉叢中刺著，我就想你，要是你我倆坐著一只船在湖心裡蕩著，看星，聽蟲，嗅荷馨，忘卻了一切，多幸福的事，我就怨你這一時心不靜，思想不清，我要你到山裡去也就為此。你一到山裡心胸自然開豁的多，我敢說你多忘了一件雜事，你就多一分心思留給你的愛：你看看地上的草色，看看天上的星光，摸摸自己的胸膛，自問究竟你的靈魂得到了寄託沒有，你的愛得到了代價沒有，你的一生尋出了意義沒有？你在北京城裡是不會有清明思想的——大自然提醒我們內心的願望。

我想我以後寫下的不拿給你看了，眉，一則因天天看煩得狠，反正是這一路的話，這愛長愛短老聽也是怪膩煩的；二則我有些不甘願因為分明這來你並不怎樣看重我的「心聲」。我每天的寫，有功夫就寫，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課。很多是夜闌人靜半夜三更寫的，可是你看也就翻過算數，到今天你那本子還是白白的，我問你勸你的話你也從不提及，可見你並不曾看進去，我寫當然還是寫，但是我想這來不每天繳卷似的送過去了，我也得裝馬虎，等你自己想起時問起時真的要看時再給你不遲。我記得（你記得嗎，眉？）才幾個月前你最初與我祕密通訊時，你那時的誠懇，焦急，——需要，怎樣抱怨我不給你多寫，你要看我的字就比掉在岸上的魚想水似的急，咳，那時間我的肝腸都叫你搖動了，眉！難道這幾個月來你已經看夠了不成？我的話準沒有先前的動聽，所以你也再不著急要，雖則我自問我對你一往的深情真是一天深似一天，我想看你的字，想聽你的話，想摟抱你的思想，正比你幾個月前想要我的有增無減，眉，這是什麼道理？我知道我如其盡說這一套帶怨意的話，你一定看得更不耐煩，你真是愈來愈蠢了，什麼新鮮的念頭，討人歡喜招人樂的俏皮話一句也想不著，——本子一頁又一頁只是扳著臉子說的鄭重話，那能怪你不愛看——我自個兒活該不是？下回我想來一個你給我的信的一個研究——我要重新接近你那時的真與摰，熱烈與深切。眉，你知道你那時偶爾看一眼，那一眼裡含著多少的深情呀！現在你快正眼都不愛覷我了，眉，這是什麼道理？你說你心煩，所以連面都不願見我——我懂得，我不怪你，假如我再跑了一次看看——我不在跟前時也許你的思想倒會分給我一些，你說人在身邊，何必再想，真是！這樣來

我願意我立即死了，那時我倒可以希望佔有你一部分純潔的思想的快樂。眉，你幾時才能不心煩？你一天心煩，我也一天不心安，因為我們倆的思想鑲不到一起，隨我怎樣的用力用心……

眉，假如我逼你跟我走，那是說到和平辦法真沒有希望時，你將怎樣發付我？不，我情願收回這問句，因為你也許忍心拿一把刀插在愛你的摩的心裡！

咳，「以不了了之」，什麼話！我倒不信，志摩不是懦夫，到相當時候我有我的顏色，無恥的社會你們看著吧！

眉，只要你有一個日本女子一半的癡情與俠氣——你早就跟我飛了，什麼事都解決了。亂絲總得快刀斬，眉，你怎的想不通呀！

上海有時症，天又熱，我也有些怕去。

八月二十五日

眉，你快樂時就比花兒開，我見了直樂！

八月二十七日

兩天不親近《愛眉小扎》了，真覺得抱歉。

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惆悵，眉眉，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著想你的癡情，眉。上山，聽泉，折花，望遠，看星，獨步，嗅草，捕蟲，尋夢，——那一處沒有你，眉，那一處不惦著你，眉，那一個心跳不是為著你，眉！

我一定得造成你眉；旁人的閒話我愈聽愈惱，愈憤愈自信，眉！交給我你的手，我引你到更高處去，我要你托膽的完全信任的把你的手交給我。

我沒有別的方法，我就有愛；沒有別的天才，就是愛；沒有別的能耐，只是愛；沒有別的動力，只是愛。

我是極空洞的一個窮人，我也是一個極充實的富人——我有的只是愛。

眉，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來洗濯誰來；你不來解渴誰來；你不來照形誰來！

我白天想望的，晚間祈禱的，夢中纏綿的，平旦時神往的——只是愛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

是真愛不能沒有力量；是真愛不能沒有悲劇的傾向。

眉，「先生」說你意志不堅強，所以目前逢著有阻力的環境倒是好的，因為有阻力的環境是激發意志最強的一個力量，假如阻力再不能激發意志時，那事情也就不易了。這時候各界的看法各各不同，眉，你覺出了沒有？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狠少，除是老金）；有嫉忌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成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眉，聽著，一切都跟著你我自身走；只要你我有意志，有志氣，有勇，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有你在我的懷中，雖則不過幾秒鐘，我的心頭便沒有憂愁的蹤跡；你不在我的當前，我的心就像掛燈似的懸著。

你為什麼不抽空給我寫一點？不論多少，抱著你的思想與抱著你的溫柔的肉體，同樣是我這輩子無上的快樂。

往高處走，眉，往高處走！

我不願意你過分「愛物」，不願意你隨便花錢，無形中養成「想什麼非要到什麼不可」的習慣；我將來決不會怎樣賺錢的，即使有機會我也不來，因為我認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

愛，在儉樸的生活中，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著的小草花；在奢華的生活中，即使有愛，不能純粹，不能自然，像是熱屋子裡烘出來的花，一半天就衰萎的憂愁。

論精神我主張貴族主義；談物質我主張平民主義。

眉，你閒著時候想一想，你會不會有一天厭棄你的摩。

不要怕想，想是領到「通」的路上去的。

愛朋友憐惜與照顧也得有個限度，否則就有界限不分明的危險。

小的地方要防，正因為小的地方容易忽略。

八月二十八日

這生活真悶死得人，下午等你消息不來時我反仆在床上，淒涼極了，心跳得飛快，在迷惘中呻吟著“Let me die, let me die, o Love!”眉，你的舌頭上生疱，說話不利便；我的舌頭上不生疱，說話一樣的不能出口，我只能連聲的叫你，眉，眉，眉，你聽著了沒有？為誰憔悴？眉，今天有不少人說我。老太爺防賊有功，應賞反穿黃馬褂！

心裡祇是一束亂麻，叫我如何定心做事。

「南邊去防口實」，咳眉，這回再要「以不了了之」，我真該投身西湖做死鬼去了。我本想在南行前寫完這本日記的，但看情形怕不易了，眉，這本子裡不少我的嘔心血的話，你要是隨便翻過的話，我的心血就白嘔了！

八月二十九日

眉，今天今晚我釋然得很。

八月三十一日

眉，今晚我只是「爽然」！「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終宵」，多淒涼的情調呀！

北海月色荷香，再會了！

織女與牛郎，清淺一水隔，相對兩無言，盈盈復脈脈。

九月五日 上海

前幾天真不知怎樣過的，眉呀，昨晚到站時D背給我聽你的來電，他不懂得末尾那個眉字，瞎猜是密碼還是什麼，我真忍不住笑了——好久不笑了眉，你的摩？「先生」真可人，「一切如意——珍重——眉」多可愛呀，救命王菩薩，我的眉！這世界畢竟不是騙人的，我心裡又漾著一陣甜味兒，癢齊齊怪難受的，飛一個吻給我至愛的眉，我感謝上蒼，真厚待我，眉終究不負我，忍不住又獨自笑了。昨夜我住在蔣家，覆去翻來老想著你，那睡得著，連著蜜甜的叫你嗔你親你，你知道不，我的愛？

今天捱過好不容易，直到十一時半你的信才來，阿彌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開信就見著你肥肥的字跡我就樂，想躲著眉，我媽坐在我對桌，我爸躺在床上同聲笑著罵了，「誰來看你信，這鬼鬼祟祟的幹麼！」我倒怪不好意思的，念你信時我面上一定很有表情，一忽兒緊皺著眉頭，一忽兒笑逐顏開，媽準遞眼風給爸笑話我哪！

眉，我真心的小龍，這來才是推開雲霧見青天了！我心花怒放就不用提了，眉，我恨不得立刻摟著你，親你一個氣都喘不回來，我的至寶，我的心血，這才是我的好龍兒哪！

你那裡是披心瀝膽，我這裡也打開心腸來收受你的至誠，同時我也不敢不感激我們的「紅娘」，他真是你我的恩人；你我還不爭氣一些！

說也真怪，昨天還是在昏沈地獄裡坑著的，這來勇氣全回來了，你答應了我的話，你給了我交代，我還不聽你話向前做事去，眉，你放心，你的摩也不能不給你一個好「交代」！

今天我對P全講了，他明白，他說有辦法，可不知什麼辦法？

真厭死人，娘還得跟了來！我本想到南京去接你的，她若來時我連上車站都不便，這多氣人。可是我聽你話眉，如今我完全聽你話，你要我怎辦就怎辦，我完全信託你，我耐著——為著你眉。

眉，你幾時才能再給我一個甜甜的——我急了！

九月八日

風波，惡風波。

眉，方才聽說你在先施吃冰淇淋剪髮，我也放心了；昨晚我說——"The absolute way out is the best way out"

我意思是要你死，你既不能死，那你就活；現在情形大概你也活得過去，你也不須我保護；我為你已經在我的靈魂上塗上一大塔的窯煤，我等於說了謊，我想我至少是對得住你的；這也是種氣使然，有行動時只是往下爬，永遠不能向上爭，我只能暫時灑一滴創心的悲淚，拿一塊冷笑的毛氈包起我那流鮮血的心，等著再看隨後的變化罷。

我此時竟想立刻跑開，遠著你們，至少讓「你的」幾位安安心；我也不寫信給你，也沒法寫信；我也不想報復，雖然你娘的橫蠻真叫人髮指；我也不要安慰，我自己會騙自己的，罷了，罷了，真罷了！

一切人的生活都是說謊打底的，志摩，你這個癡子妄想拿真去代謊，結果你自己輪著雙層的大謊，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難道這就是你我的下場頭？難道老婆婆的一條命就活活的嚇倒了我們，真的蠻橫壓得倒真情嗎？

眉，我現在只想在什麼時候再有機會抱著你痛哭一場——我此時忍不住悲淚直流，你是弱者眉，我更是弱者的弱者，我還有什麼面目見朋友去，還有什麼心腸做事情去——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留著你半夜驚醒時一顆淒涼的眼淚給我吧，你不幸的愛人！

眉，你鏡子裡照照，你眼珠裡有我的眼水沒有？

唉，再見吧！

九月九日

今晚許見著你，眉，叫我怎樣好！說我非但近癡，簡直已經癡了。方才爸爸進來問我寫什麼，我說日記，他要看前面的題字，沒法給他看了，他指了指「眉」字，笑了笑，用手打了我一下。爸爸直通人情，前夜我沒回家他急得什麼似的一晚沒睡，他說替我「捏著一大把汗」，後來問我怎樣，我說沒事，他說「你額上亮著哪」，他又對我說「像你這樣年紀，身邊女人是應得有一個的，但可不能胡鬧，以後，有夫之婦以少接近為是。」我當然不能對他細講，點點頭算數。

昨晚我叫夢象纏得真苦，眉你真害苦了我，叫我怎生才是？我真想與你與你們一家人形跡上完全絕交，能躲避處躲避，免不了見面時也只隨便敷衍。我恨你的娘刺骨，要不為你愛我，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等著吧，總有一天報復的！

我見人都覺著尷尬，了解的朋友又少，真苦死。前天我急極時忽然想起了LY，她多少是個有俠氣的女子，她或能幫忙，比如代通消息，但我現在簡直連信都不想給你通了。我這裡還記著日記，你那裡恐怕連想我都沒有時候了，唉，我一想起你那專暴淫蠻的娘！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的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著一眼悲淚，——
我想著你，我想著你，啊小龍！

　我嘗一嘗蓮瓤，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捲護著銷魂的歡戀，
　　我又聽著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裡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愛，這是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說你負，更不能猜你變；
我心頭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是我不能想像那一天！

九月十日

「受罪受大了」！受罪受大了，我也這麼說。眉呀，昨晚席間我渾身的肉都顫動了，差一點不曾爆裂，說也怪，我本不想與你說話的，但等到你對我開口時，我悶在心裡的話一句都說不上來，我睜著眼看你來，睜著眼看你去，誰知道你我的心！

有一點我卻不甚懂，照這情形絕望是定的了，但你的口氣還不是那樣子，難道你另外又想出了路子來？我真想不出。

九月十一日

眉，你到底是什麼回事？你眼看著我流淚晶晶的說話的時候，我似乎懂得你，但轉瞬間又模糊了；不說別的，就這現虧我就吃定的了，「總有一天報答你」——那一天不是今天，更有那一天？我心只是放不下，我明天還得對你說話。

事態的變化真是不可逆料，難道真有命的不成？昨晚在M外院微光中，你鑠亮的眼對著我，你溫熱的身子親著我，你說「除非立刻跑」，那話就像電火似的照亮了我的心，那一剎那間，我樂極，什麼都忘了。因為昨天下午你在慕爾鳴路上那神態真叫我有些詫異，你一邊咬得那樣定，你心裡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所以我忍不住（怕你真又糊塗了）寫了封信給他，親自跑去送信，本不想見你的，他昨晚態度倒不錯，承他的情，我又佔了你至少五分鐘，但我昨晚一晚只是睡不著，就惦著怎樣「跑」。我想起大連，想叫「先生」下來幫著我們一點，這樣那樣盡想，連我們在大連租的屋子，相互的生活，都一一影片似的翻上心來。今天我一早出門還以為有幾分希冀，這冒險的意思把我的心搔得直發癢，可萬想不到說謊時是這般田地，說了真話還是這般田地，真是麻維勒斯（marvelous，不可思議）了！

我心裡只是一團謎，我爸我娘直替我著急，悲觀得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咳眉，你不能成心的害我毀我；你今天還說你永遠是我的，我沒法不信你，況且你又有那封真摯的信，我怎能不憐著你一點，這生活真是太蹊蹺了！

九月十三日

「先生」昨晚來信，滿是慰我的好意，我不能不聽他的話，他懂得比我多，看得比我透，我真想暫時收拾起我的私情，做些正經事業，也叫愛我如「先生」的寬寬心，咳，我真是太對不起人了。

眉，一見你一口氣就哽住了我的咽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昨晚的態度真怪，許有什麼花樣，他臨上馬車過來與我握手的神情也頂怪的，我站著看你，心裡難受就不用提了，你到底是誰的？昨晚本想與你最後說幾句話，結果還是一句都說不成，只是加添了憤懣。咳，你的思想真混濛，我不能不說你。

這來我幾時再見你眉？看你吧。我不放心的就是你許有澈悟的時候，真要我的時候，我又不在你的身旁，那便怎辦？

西湖上見得著我的眉嗎？

我本來站在一個光亮的地位，你拿一個黑影子丟上我的身來，我沒法擺脫……

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這話裡有電，有震醒力！

十日在棧裡做了一首詩：

　今晚天上有半輪的下弦月；

　　你想攜著她的手，

　　　往明月多處走——

一樣是清光，我想，圓滿或殘缺。

庭前有一樹開膹的玉蘭花；

　她有的是愛花癖，

　　我忍看它的憐惜——

一樣是芬芳，她說，滿花與殘花。

濃蔭裡有一隻過時的夜鶯；

　她受了秋涼，

　　不如從前瀏亮——

快死了，她說，但我不悔我的癡情！

但這鶯，這一樹殘花，這半輪月——

我獨自沈吟，

對著我的身影——

她在那裡呀，爲什麼傷悲，凋謝，殘缺？

九月十六日

你今晚終究來不來？你不來時我明天走怕不得相見了；你來了又待怎樣？我現在至多的想望是與你臨行一訣，但看來百分裡沒有一分機會？你娘不來時許還有法想；她若來時什麼都完了。想著真叫人氣；但轉想即使見面又待怎生，你還是在無情的石壁裡嵌著，我沒法挖你出來，多見只多嘗銳利的痛苦，雖則我不怕痛苦。眉，我這來完全變了個「宿命論者」，我信人事會合有命有緣，絕對不容什麼自由與意志，我現在只要想你常說那句話早些應驗——「我總有一天報答你」，是的我也信，前世不論，今生是你欠我債的；你受了我的禮還不曾回答；你的盟言——「完全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還不曾實踐，眉，你決不能隨便墮落了，你不能負我，你的唯一的靡！我固然這輩子除了你沒有受過女人的愛，同時我也自信你也該覺著我給你的愛也不是平常的，眉，真的到幾時才能清帳，我不是急，你要我耐我不是不能耐，但怕的是華年不駐，熱情難再，到那天彼此都離朽木不遠的時候再交抱，豈不是「何苦」？

我怕我的話說不到你耳邊，我不知你不見我時心裡想的是什麼，我不能自由見你，更不

能勉強你想我；但你真的能忘我嗎？真的能忍心隨我去休嗎？眉，我真不信為什麼我的運蹇如此！

我的心想不論望那一方向走，碰著的總是你，我的甜；你呢？在家裡伴娘睡兩晚，可憐，只是在夢陣裡顛倒，連白天都是這怔怔的。昨天上車時，怕你在車上，初到打電話時怕你已到，到春潤廬時怕你就到——這心頭的迴折，這無端的狂跳，有誰知道？

方才送花去，躊躇了半晌，不忍不送，卻沒有附信去，我想你夠懂得。昨天在樓外樓上微醺時那淒涼味兒，眉呀，你何苦愛我來！

方才在煙霞洞與復之閑談，他說今年紅蓼紅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蟲咬了，我聽了又有悵觸，隨謅四句——

紅蕉爛死紫薇病
秋雨橫斜秋風緊
山前山後亂鳴泉
有人獨立悵空溟

九月十七日

爸今天一定很怪我，早上沒有同去，他已是不願意，下午又沒有回，他準皺眉！但他也一定有數，我為什麼耽著；眉，我的眉，為你，不為你更為誰！可憐我今天去車站盼望你來，又不敢露面，心裡雙層的難受，結果還是白候，這時候有九時半！王福沒電話來，大約又沒有到，也許不叫打，我幾次三番想寫信給你可又沒法傳遞，咳，真苦極了，現在我立定立意走了，不管了，以後就看你了，眉呀！想不到這《愛眉小扎》，歡歡喜喜開的篇，會有這樣悽慘的結束，這一段公案到那一天才判得清？我成天思前想後的神思越恍惚了，再不趕快找「先生」尋安慰去，我真該瘋了。眉，我有些怨你；不怨你別的，怨你在京那一個月，多難得的日子，沒多給我一點平安。你想想北海那晚上！眉，要不是你後來那封信，我真該疑你了。

今天我又發傻，獨自去靈隱，直挺挺的躺在壑雷亭下那條石磴上尋夢，我過意把你那小紅絹蓋在臉上，妄想倩女離魂，把你變到壑雷亭下來會我！眉，你究竟怎樣了，我那裡捨得下你，我這裡還可以像現在似的自由的寫日記，你那裡怕連出神的機會都沒有，一個娘，一個丈夫，手挽手的給你造上一座打不破的牢牆，想著怎不叫人悲憤！你說"Some day God will

pity us"; but will there be such a day?

昨晚把娘給我那玻璃翠戒指落了，真嚇得我！恭喜沒有掉了；我盼望有一天把小龍也撿了回來，那才真該恭喜哪！

昏昏的度日，詩意盡有，寫可寫不成，方才湊成了四節。

昨天我冒著大雨去煙霞嶺下訪桂；
　南高峰在煙霞中不見；
　在一家松茅鋪的屋沿前
　我停步，問一個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丹桂沒有去年時的媚。

那村姑先對著我身上細細的端詳：
　「活像個羽毛浸癟了的鳥，」
　我心裡想，她，定覺得蹊蹺，
　在這大雨天單身走遠道，
倒來沒來頭的問桂花今天香不香！

「客人，你運氣不好，來得太遲又太早：
　這裡就是有名的滿家衖，
　往年這時候到處香得凶，
　這幾天連綿的雨，外加風，
弄得這希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這桂子林也不能給我歡喜：
　枝上只見焦爛的細蕊，
　看著淒慘，唉，無妄的災，
　我心想，爲什麼到處憔悴？——
這年頭活著不易，這年頭活著不易！

又湊成了一首——

　再不見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再不見雷峰，雷峰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發什麼感慨，對著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發什麼感慨，對著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墳是掩埋——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墳是掩埋——

再沒有雷峰，雷峰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再沒有雷峰，雷峰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眉軒瑣語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九二七年四月

北京——上海——杭州





眉軒瑣語

去年的八月，在苦悶的齒牙間過日子；一整本嘔心血的日記，是我給眉的一種禮物，時光改變了一切，卻不曾抹煞那一點子心血的痕跡，到今天回看時我心上還有些怔怔的。日記是我這輩子——我不知道叫它什麼好；每回我心上覺着晃動，正覺着苦澀，我就想起它。現在情景不同，不僅臉上笑容多，心花也常常開着的；我們平常太容易訴愁訴苦了；難得快活時，倒反不留痕跡，我正因為珍視我這幾世修來的幸運，這苦惱的人生中掙出了頭，比做一品官，發百萬財，乃至身後上天堂，都來得寶

〈眉軒瑣語〉手稿之一頁

八月

去年的八月：在苦悶的齒牙間過日子；一整本嘔心血的日記，是我給眉的一種禮物，時光改變了一切，卻不曾抹煞那一點子心血的痕跡，到今天回看時，我心上還有些怔怔的。日記是我這輩子——我不知叫它什麼好；每回我心上覺著晃動，口上覺著苦澀，我就想起它。現在情景不同，不僅臉上笑容多，心花也常常開著的。我們平常太容易訴愁訴苦了，難得快活時，倒反不留痕跡。我正因為珍視我這幾世修來的幸運，從苦惱的人生中掙出了頭，比做一品官，發百萬財，乃至身後上天堂，都來得寶貴，我如何能噤默。人說詩文窮而後工，眉也說我快活了做不出東西，我卻老大的不信，我要做個樣兒給他們看看——快活人也儘有有出息的。

頃翻看宗孟遺墨，如此靈秀，竟遭橫折，憶去年八月間（夏曆六月十七日）宗孟來，挈眉與我同遊南海，風光談笑，宛在目前，而今不可復得，悵惘何可勝言。

去年今日自香山歸，心境殊不平安，記如下：「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惆悵，眉眉，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著想你的癡情。眉，上山，聽泉，折花，眺遠，看星，獨步，嗅

草，捕蟲，尋夢——那一處沒有你，眉，那一處不惦著你，眉，那一個心跳不是為著你，眉！」另一段：「這時候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狠少，除是老金）；有嫉忌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成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眉，聽著，一切都跟著你我自身走；只要你我有意志，有志氣，有勇，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這一年來高山深谷，深谷高山，好容易走上了平陽大道，但君子居安不忘危，我們的前路，難保不再有阻礙，這輩子日子長著哩。但是去年今天的話依舊合用：「只要你我有意志，有志向，有勇氣，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這本日記，即使每天寫，也怕至少得三個月才寫得滿，這是說我們的蜜月也包括在內了。但我們為什麼一定得隨俗說蜜月？愛人們的生活那一天不是帶蜜性的，雖則這並不除外苦性？彼此的真相知，真了解，是蜜性生活的條件與祕密，再沒有別的了。

九月十日

國民飯店三十七號房：眉去息遊別墅了，仲述一忽兒就來。方才念著莎士比亞 Like as the waves make toward the pebbled shore 那首歎光陰的「桑內德」尤其是末尾那兩行，使我憬然有所動於中，姑且翻開這冊久經疏忽的日記來，給收上點兒糟粕的糟粕吧。小德小惠，不論多麼小，只要是德是惠，總是有著落的；華茨華斯所謂 Little Kindnesses 別輕視它們，它們各自都替你分擔著一部分，不論多微細，人生壓迫性的重量。「我替你拿一點吧，你那兒太沉了」；他即使在事實上並沒有替你分勞，（不是他不，也不是你不讓；就為這勞是不能分的。）他說這話就夠你感激。

昨天離北京，感想比往常的迴絕不同。身邊從此有了一個人——究竟是一件大事情，一個大分別；向車外望望，一群帶笑容往上仰的可愛的朋友們的臉盤，回身看看，挨著你坐著的是你這一輩子的成績，歸宿。這該你得意，也該你出眼淚，——前途是自由吧？為什麼不？

九月十九日

今天是觀音生日，也是我眉兒的生日，回頭家裡幾個人小敘，吃齋吃麵。眉因昨夜車險唳唬，今朝還有些怔怔的，現在正睡著，歇忽兒也該好了。昨晚菱清說的話要是對，那眉兒你且有得小不舒泰哪。

這年頭大澈大悟是不會有的，能有的是平旦之氣發動的時候的一點子「內不得於已」。德生看相後又有所憬惕於中，在戲院中就發議論，一夜也沒有睡好。清早起來就寫信給他忘年老友霍爾姆士，他那誠摯激奮的態度，著實使我感動。「我喜歡德生」，老金說，「因為他裡面有火」。霍爾姆士一次信上也這麼說來。

德生說我們現在都在墮落中，這樣的朋友只能叫做酒肉交，彼此一無靈感，一無新生機，還談什麼「作為」，什麼事業。

蜜月已經過去，此後是做人家的日子了。回家去沒有別的希冀，除了清閒，譯書來還債是第一件事，此外就想做到一個養字。在上養父母（精神的，不是物質的，）與眉養我們的愛，自已養我的身與心。

首次在滬杭道上看見黃熟的稻田與錯落的村舍在一碧無際的天空下靜著，不由的思想上感著一種解放：何妨赤了足，做個鄉下人去，我自己想。但這暫時是做不到的，將來也許真有「退隱」的那一天。現在重要的事情是，前面說過的養字，對人對己的盡職，我身體也不見佳，像這樣下去決沒有餘力可以做事，我著實有了覺悟，此去鄉下，我想找點兒事做。我家後面那園，現在糟得不堪，我想去收拾它，好在有老高與家麟幫忙，每天花它至少兩個鐘頭，不是自己動手就督飭他們弄乾淨那塊地，愛種什麼就種什麼，明年春天可以看自己手種的花，明年秋天也許可以吃到自己手植的果，那不有意思？至於我的譯書工作我也不奢望，每天只想出產三千字左右，只要有恆，三兩月下來一定很可觀的。三千字可也不容易，至少也得花上五六個鐘頭，這樣下來已經連念書的時候都叫侵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想在冬至節獨自到一個偏僻的教堂裡去聽幾折聖誕的和歌，但我卻穿上了臃腫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戲。我想在霜濃月澹的冬夜獨自寫幾行從性靈暖處來的詩句，但我卻跟著人們到塗蠟的跳舞廳去豔羨仕女們發金光的鞋襪。

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

投資到「美的理想」上去，它的利息是性靈的光彩，愛是建設在相互的忍耐與犧牲上面的。

送曼年禮——曼殊斐兒的日記，上面寫著「一本純粹性靈所產生，亦是為純粹性靈而產生的書。」——一九二七：一個年頭你我都著急要它早些完。

讀高爾士華綏的「西班牙的古堡」。

麥雷的 **Adelphi** 月刊已由九月起改成季刊。他的還是不懈的精神，我怎不愧憤？

再過三天是新年，生活有更新的希望不？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願新的希望，跟著新的年產生，願舊的煩悶跟著舊的年死去。

《新月》決定辦，曼的身體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時，她沒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沒有小半天完全定心。

給我勇氣，給我力量，天！

一月六日

小病三日，拔牙一根，喫藥三煎。睡昏昏不計鐘點，亦不問晝夜。乍起怕冷貪懶，東偎西靠，被小曼逼下樓來，穿大皮袍，戴德生有耳大毛帽，一手托腮，勉強提筆，筆重千鈞，新年如此，亦苦矣哉。

適之今天又說這年是個大轉機的機會。為什麼？各地停止民眾運動，我說政府要請你出山，他說誰說的，果然的話，我得想法不讓他們發表。

輕易希冀輕易失望同是淺薄。

費了半個鐘頭才洗淨了一枝筆。

男子只有一件事不知厭倦的。

女人心眼兒多，心眼兒小，男人聽不慣她們的說話。

對不對像是分一個糖塔餅，永遠分不淨匀。

愛的出發點不定是身體，但愛到了身體就到了頂點。厭惡的出發點，也不一定是身體，但厭惡到了身體也就到了頂點。

梅勒狄斯（George Meredith）＊寫"*Egoist*"，但這五十年內，該有一個女性的Sir Willoughby＊出現。

最容易化的是一樣東西——女人的心。

朋友走進你屋子東張西望時，他不是誠意來看你的。

懷疑你的一到就說事情忙趕快得走的朋友。

老傅來說我下回再有詩集他替作序。

過去的日子只當得一堆灰，燒透的灰，字跡都見不出一個。

我唯一的引誘是佛，它比我大得多，我怕它。

今年我要出一本文集一本詩集一本小說兩篇戲劇。

正月初七稱重一百卅六磅（連長毛皮袍）曼重九十。

昨夜大雪，瑞午家初次生火。

頃立窗間，看鄰家園地雪意。轉瞬間憶起貝加爾湖雄踞群峰。小瑞士巖稿梨夢湖上的少女和蘇格蘭的霧態。

＊梅勒狄斯：又譯「梅瑞狄斯」，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女權小說家。所著《利己主義者》"Egoist"是其代表作。

＊指"Egoist"一書中的中心人物，是位奉行利己主義的獨裁者。

二月八日

悶極了，喝了三杯白蘭地，昨譯哈代的對句，現在想譯他的「瞎了眼的馬」，老頭難得讓他的思想往光亮處轉，如在這首詩裡。

天是在沉悶中過的，到那兒都覺得無聊，冷。

三月十七日

清明日早車回硤石，下午去蔣姑姆家。次晨早四時復去送除幃。十時與曼坐小船下鄉去沈家濱掃墓，採桃枝，摘薰花菜，與鄉下姑子拉雜談話。陽光滿地，和風滿裾，致足樂也。下午三時回硤，與曼步行至老屋，破亂不堪，甚生異感。淼姪頗秀，此子長成，或可繼一脈書香也。

次日早車去杭，寓清華湖。午後到即與瑞午步遊孤山。偶步山後，發見一水潭浮紅漲綠，儼然織錦，陽光自林隙來，附麗其上，益增娟媚。與曼去三潭印月，走九曲橋，喫藕粉。

三月十八日

次日遊北山，西冷新塔殊陋。玉泉魚似不及從前肥。曼告奮勇，自靈隱捷步上山，達韜光，直登觀潮亭，擷一茶花而歸。冷泉亭大喫辣醬豆腐干，有掛香袋老婆子三人，即飛來峰下揭裾而私，殊褻。

與瑞議月下遊湖，登峰看日出。不及四時即起。約仲齡父子同下湖而月已隱。雲闇木黑，涼露沾襟，則扣舷雜唱；未達峰，東方已露曉，雨亦涔涔下。瑞欲縮歸，扶之赴峰，直登初陽台，瑞色蒼氣促，即石條卷臥如蝟，因與仲齡父子捷足攀上將軍嶺，望寶俶南山北山，皆奧昧入雲，不可辨識。驟雨欲來，俛視則雙堤畫水，樹影可鑒，阮墩尤珠圍翠繞，瀲灩湖心，雖不見初墩，亦足豪已。既吐納清高，急雨已來，遙見黃狗四條，施施然自東而西，步武井然，似亦取途初陽自矜逸興者，可噱也。因雨猛，趨山半亭小憩看雨，帶來白玫瑰一瓶，無盃器，則即擎瓶直倒，引吭而歌，殊樂。忽舉頭見亭顏懸兩聯，有「雨後山光分外清」句，共訝其巧合。繼拂碑看字，則為瑞午尊人手筆，益喜，因摹幾字攜歸，亦一紀念。

下山在新新早餐，回寓才八時。十時過養默來，而雨注不停，曼頗不餒，即命輿出遊。先弔雷峰遺蹟，冒雨躋其顛而賞景焉。繼至白雲庵拜月老求籤。翁家山石屋小坐，即上煙霞，素餐至佳，飯畢已三時。天時冥晦，雨亦弗住，顧遊興至感勃勃，翻嶺下龍井，時風來驟急，揭瑞輿頂，伕子幾仆。龍井已十年不到，泉清林旺，福地也。自此轉入九溪，如入仙境，翠嶺成屏，茶叢嫩芽初吐，鳴禽相應，婉轉可聽。尤可愛者則滿山杜鵑花，鮮紅照眼，如火如荼，曼不禁狂喜，急呼採採。邁步上坡，躓亦弗顧，卒集得一大束，插戴滿頭。抵理安天已陰黑，楠林深鬱，高插雲天，到此吐納自清，胸襟解豁。有身長眉秀之僧人自林裡走出，殷勤招客入寺喫茶，以天晚辭去。寺前新矗一董太夫人經塔，奇醜，最殺風景，此董太夫人該入地獄。回寓已七時半。

適之遊廬山三日，作日記數萬言，這一個「勤」字亦自不易。他說看了江西內地，得一感想，女性的醜簡直不是個人樣，尤其是金蓮三寸，男性造孽，真是無從說起，此後須有一大改變才有新機：要從一把女性當牛馬的文化轉成一男性自願為女性作牛馬的文化。適之說男人應盡力賺出錢來為女人打扮，我說這話太革命性了。鄒恩潤＊都怕有些不敢刊入名言錄了！

有天鵝絨悲哀的疑古玄同，有時確是瘋得有趣。

＊鄒恩潤：即鄒韜奮，畢生致力於新聞工作，同時也是位社會運動家。

四月十四日

下午去龍華看桃花，到塔前為止，看不到半樹桃花，廢然返車。（桃花在新龍華。）入半淞園攝景，風沙塗面，半不像人。

母親今晚到，寓範園。

琬子常嚷頭疼，昨去看醫，說先天帶來的病，不即治且不治。淑筠今日又帶去中醫處，話說更凶，孩子們是不可太聰慧了。

曼說她妹子慧絕美絕，她自己只是個癡孩子。（曼昨晚又發跳病癢病，口說大臉的四金剛來也！真是孩子！）

案上插了一枝花便不寂寞。最宜人是月移花影上窗紗。

四月二十日

是春倦嗎，這幾天就沒有全醒過，總是睡昏昏的。早上先不能醒，夜間還不曾動手做事，瞌睡就來了。腦筋裡幾於完全沒有活動，該做的事不做，也不放在心上，不著急，逛了一次西湖反而逛呆了似的。想做詩吧，別說詩句，詩意都還沒有影兒，想寫一篇短文吧，一樣的難，差些日記都不會寫了。昨晚寫信只覺得一種懈惰在我的筋骨裡，使得我在說話上只選抵抗力最小的道兒走。字是不經挑擇的，句是沒有法則的，更說不上章法什麼，回想先前的行札是怎麼寫的，這回真有些感到更不如從前了。

難道一個詩人就配顛倒在苦惱中，一天逸豫了就不成嗎？而況像我的生活何嘗說得到逸豫？只是一樣，絕對的苦與惱確是沒有了的，現在我一不是攀登高山，二不是疾馳峻坂，我只是在平坦的道上安步徐行，這是我感到閉塞的一個原因。

天目的杜鵑已經半萎，昨寄三朵給雙佳廔。

我的墨池中有落紅點點。

譯哈代八十六歲自述一首，小曼說還不差，這一誇我靈機就動，又做得了一首。

殘春

昨天我瓶子裡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全低了頭，全變了相——
紅的白的屍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表鐘似的音響在黑夜裡叮嚀：
「你生命的瓶子裡的鮮花也變
了樣，艷麗的屍體，等你去收殮！」

下卷

陸小曼日記

小曼日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七月十七日

（編者按：寫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七月十七日，徐志摩於三月一日第一次寫信給陸小曼，催她盡速與王賡離婚。三月四日致信陸，要她以寫日記方式天天寫信，此爲〈小曼日記〉由來。）



陸小曼所寫日記序末一頁，
後二行為徐志摩回國後所書

三月十一日

一個月之前我就動了寫日記的心，因為聽得「先生」們講各國大文豪寫日記的趣事，我心裡就決定來寫一本玩玩。可是我不記氣候，不寫每日身體的動作，我只把我每天的內心感想，不敢向人說的，不能對人講的，藉著一枝筆和幾張紙來留一點痕跡。不過想了許久老沒有實行，一直到昨天摩叫我當信一樣的寫，將我心裡所想的，不要遺漏一字的都寫了下去，我才決心如此的做了，等摩回來時再給他當信看。這一下我倒有了生路了，本來我心裡的痛苦同愁悶一向逼悶在心裡的，有時候真逼得難受，說又沒有地方去說；以後可好了，我真感謝你，借你的力量我可以一洩我的冤恨，鬆一鬆我的胸襟。以後我想寫甚麼就可以寫甚麼，反正寫出來也不礙事，不給別人看就是了。本來人的思想往往會一忽兒就跑去的，想過就完，現在我可要留住了牠，不論甚麼事想著就寫，只要認定一個「真」字，以前的一切我都感覺到假，為甚麼一個人先要以假對人呢？大約為的是有許多真的話說出來反要受人的譏笑，招人的批評，所以嚇得一般人都迎著假的往前走，結果真純的思想反讓假的給趕走了。我若再不遇著摩，我自問也要變成那樣的，自從我認識了你的真，摩，我自己羞愧死了，從



徐志摩與陸小曼合照，時在一九二六年八月

此我也要走上「真」的路了。希望你能幫助我，志摩。

昨天摩出國，我本不想去車站送他，可是又不能不去，在人群中又不能流露出十分難受的樣子，還只是笑嘻嘻的談話，恍惚滿不在意似的。在許多人目光之下，又不能容我們單獨的講幾句話，這時候我又感覺到假的可惡，為甚麼要顧慮這許多，為甚麼不能要說甚麼就說甚麼呢？我幾次想離開眾人，過去說幾句真話，可是說也慚愧，平時的決心和勇氣，不知都往那裡跑了，只會淚汪汪的看著他，連話都說不出口來。自己急得罵我自己，再不過去說話，車可要開了；那時

我卻盼望他能過來帶我走出眾人眼光之下，說幾句最後的話，誰知他也是一樣的沒有勇氣。一雙淚汪汪的眼睛只對著我發怔，我明知道他要安慰我，要我知道他為甚麼才棄我遠去，他有許多許多的真話，真的意思，都讓社會的假給碰回去了，便只好大家用假話來敷衍。那時他還走過來握我的手。我也只能苦笑著對他說「一路順風」。我低頭不敢向他看，也不敢向別人看，一直到車開，我還看見他站在車頭上向我們送手吻（我知道一定是給我一個人的）。我直著眼看，只見他的人影一點一點糊塗起來，我眼前好像有一層東西隔著，慢慢的連人影都不見了，心裡也說不出是甚麼味兒，好像一點知覺都沒有了似的，一直等到耳邊有人對我說「不要看了，車走遠了，」我才像夢醒似的回頭看見人家多在向著我笑，我才很無味的回頭就走。走進車子才知道我身旁還有一個人坐著。他冷冷對我說，「為甚麼你眼睛紅了？哭麼？」咳！他明知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難受，還要假意兒問我，嘔我；我知道他樂了，走了我的知己，他還不樂？

回家走進了屋子，四面都露出一種冷清的靜，好像連鐘都不走了似的，一切都無聲無嗅了。我坐到書桌上，看見他給我的信，東西，日記，我拿在手裡發怔，也不敢去看，也不想開口，只是呆坐著也不知道自己要做點甚麼才好。在這靜默空氣裡我反覺得很有趣起來，我希望永遠不要有人打斷我的靜，讓我永遠這樣的靜坐下去。

昨天家裡在廣濟寺做佛事，全家都去的，我當然是不能少的了，可是這幾天我心裡正在說不出的難過，還要我去酬應那些親友們，叫我怎能忍受？沒有法子，得一個機會我一個人

躲到後邊大院裡去清靜一下。走進大院看見一片如白晝的月光，照得欄杆，花，木，石桌，樣樣清清楚楚，靜悄悄的一個人都沒，可愛極了。那一片的靜，真使人能忘卻了一切的一切，我那時也不覺得怕了。一個人走過石橋在欄杆上坐著，耳邊一陣陣送過別院的經聲，鐘聲，禪聲，那一種音調真悽涼極了。我到那個時光，幾天要流不敢流的眼淚便像潮水般的湧了出來，我哭了半天也不知是哭的甚麼，心裡也如同一把亂麻，無從說起。

今天早晨他去天津了。我上了三個鐘頭的課，先生給我許多功課，我預備好好的做起來。不過這幾天從摩走後，這世界好像又換了一個似的，我到東也不見他那可愛的笑容，到西也不聽見他那柔美的聲音，一天到晚再也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真覺得做人無味極了，為甚麼一切事情都不能遂心適意呢？隨處隨地都有網包圍著似的，使得手腳都伸不開，真苦極了。想起摩來更覺惆悵，現在不知道已經走到甚麼地方了，也許已過哈爾濱了吧。昨晚廟裡回來就睡下，閉著眼細細回想在廟後大院子裡得著的那一忽兒清閑，連回味都是甜的。像我現在過的這種日子，精神上，肉體上，同時的受著說不出的苦，不要說不能得著別人一點安慰與憐惜，就是單要求人家能明白我，了解我，已是不容易的了！

今天足足的忙了一天，早晨做了一篇法文，出去買了畫具，飯後陳先生來教了半天，說我一定能進步得快，倒也有趣。晚飯時三伯母等來請我去吃飯，ＭＬ也來相約，我都回絕她們了，因為我只想一個人靜靜的坐坐，況且我還要給摩寫信。在燈下不知不覺的就寫了九張紙。還是不能盡意，薄薄的幾張紙能寫得上多少字呢？

臨睡時又看了幾張摩的日記，不覺又難受了半天。可嘆我自小就是心高氣傲，想享受別的女人不容易享受得到的一切，而結果現在反成了一個一切都不如人的人。其實我不羨富貴，也不慕榮華，我只要一個安樂的家庭，知心的伴侶，誰知連這一點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終日裡孤單的，有話都沒有人能講，每天只是強自歡笑的在人群裡混。又因為我不願意叫人家知道我現在是不快樂，不如意，所以我裝著是個快樂的人，我明知道這種辦法是不長久的，等到一旦力盡心疲，要再裝假也沒有力氣了，人家不是一樣會看出來的麼？所幸現在已有幾個知己朋友們知道我，明白我，最知我者當然是摩！他知道我，他簡直能真正瞭解我，我也明白他，我也認識他是一個純潔天真的人，他給我的那一片純潔的真，使我不能不還給他一個整個圓滿的永沒有給過別人的愛的。

三月十四日

昨天忙了一天，起身就叫娘來趕了去，叫我陪她去醫院，可是幾件事一做，就晚了來不及去了。吃了飯回家寫了一封信給摩，下午S來談話，兩人不知不覺說到晚上十一點才走，大家有相見恨晚的感想，痛快得很。

三月十七日

可恨昨天才寫得有趣的時候，他忽然的回來了。我本想一個人舒舒服服的過幾晚清閑的晚上的，借著筆發洩發洩心裡的愁悶，誰知又不能如願。WC都來過，也無非是大家瞎談一陣閑話，一無可記的，倒是前天S的幾句話，引起我無限的悵惘。我現在正好比在黑夜裡的舟行大海，四面空闊無邊，前途又是茫茫的不知何日才能達到目的地，也許天空起了雲霧，吹起狂風降下雷雨將船打碎沉沒海底永無出頭之日；也許就能在黑霧中走出個光明的月亮，送給黑沉沉的大海一片雪白的光亮，照出了到達目的地去的方向。所以看起來一切還須命運來幫忙，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S說當初他們都不大認識我的，以為不是同她們一類的，現在才知道我，咳，也難怪！我是一個沒有學問的很淺薄的女子，本來我同摩相交自知相去太遠，但是看他那樣的癡人相向，而又受到了初戀的痛苦，我便怎樣也不能再使他失望了。摩，你放心，我永不會叫你失望就是，不管有多少荊棘的路，我一定走向前去找尋我們的幸福，你放心就是！

S走後，我倒床就哭，自己也不知道何處來的那許多眼淚，我想也許是這一個禮拜實在

過得太慢了，太淒慘了，以後的日子不知怎樣才能度過呢？昨天接著摩給娘的信，看得我肝腸寸斷了，那片真誠的心意感動了我，不怕連日車上受的勞頓，在深夜裡還趕著寫信，不是十二分的愛我怎能如此？摩，我真感謝你。在給我的信中雖然沒有多講，可是我都懂得的，愛！你那一個字一個背影我都明白的，我知道你一字一淚，也太費苦心了，其實你多寫也不妨。我昨晚得一夢，早知你要來信，所以我早預備好了，不會叫他看見的。我近日常夢見你，摩，夢見你給我許多梅花，又香又紅，又甜，醒來後一切都沒有了，可是那時我還閉著眼不敢動（怕嚇走了甜蜜的夢境），來回的想——想起我們在月下清談的那幾天是多有趣呀！現在呢？遠在千里外叫亦不聽見；要是我們能不受環境的壓迫，攜手同遊歐美，度我們理想的日子，夠多美呢！到今天我有些後悔不該不聽你的話了。

剛才念信時心裡一陣陣的酸，真苦了你了，我的愛，我害你了，使你一個人冷清清的過那孤獨旅行的苦，我早知道沒有人照顧你是不行的，你看是不是又招涼了？我真不放心，不知道有甚麼法子可以使得你自己會當心一點冷暖才好，你要知道你在千里外生病，叫我怎能不急得發暈？

今天是禮拜，我偏有不能辭的應酬，非去不可，但是我的心直想得一個機會來靜靜的多寫幾張日記，多寫幾行信，那有餘情來作無謂的應酬？難怪我一晚上鬧了幾個笑話，現在自己想想都是可樂的，「心無二用」這句話真透極了，一個人只要有了事情，隨便作甚麼事都要錯亂的。

S說，男女的愛一旦成熟結為夫婦，就會慢慢的變成怨偶的，夫妻間沒有真愛可言，倒是朋友的愛較能長久。這話我認為對極了，我覺得我們現在精神上的愛情是不會變的，我也希望我們永遠作一個精神上的好朋友，摩，不知你願否？我現在才知道夫妻間沒有真愛情而還須日夜相纏，身體上受那種苦刑是只能苦在心，而不能為外人道的。我今天寫得很舒服，明天恐怕沒有機會了，因為早晨須讀書，飯後隨娘去醫院，下午又要到妹妹家去，晚上又是那法國人請客，許多不能不去做的事情又要纏著一整天，真是苦極了。

三月十九日

你瞧！一下就連著三天不能親近我的日記。十六那天本想去妹妹家的，誰知是三太太的生日，又是不能不去。在她家碰見了寄媽，被她取笑得我淚往裡滾，摩！我害了你了，我是不怕，好在叫人家說慣了，罵我的人，冤枉我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我反正不與人爭辯，不過我不願意連你也為我受罵，咳！我真恨，恨天也不憐我，你我已無緣，又何必使我們相見，且相見而又在這個時候，一無辦法的時候?在這情況之下真用得著那句「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詩了。現在叫我進退兩難，丟去你不忍心，接受你又辦不到，怎不叫人活活的恨死！難道這也是所謂天數嗎?

今天是S請吃飯，有WH等幾個人清談，倒使我精神一暢呢！回家就接著你由哈爾濱寄來的一首詩，咳！真苦了你了。我知道你是那樣的淒冷，那樣的想念我，而又不能在筆下將一片癡情寄給我，連說話都不能明說，反不如我倒可以將胸中的思念一字一句都寄給你，讓你看了舒服，同時我也會感覺著安慰。因此我就想到你不能說的苦，慢慢的肚子一定要漲破的。不過你等著吧，一有辦法你就可以盡量的發洩你的愛的，我一定要尋一個通信的地址。

今晚我無意中說了一句，這個禮拜為甚麼過得這樣慢，W他們都笑起來，我叫他們笑得臉紅耳熱，越發的難過了。因為我本來就不好過，叫他們再一取笑，我真要哭出來了；還是S看我可憐救了我的。

三月二十二日

昨天才寫完一信，T來了，談了半天。他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他說他那天在車站看見我的臉嚇一跳，蒼白得好像死去一般，他知道我那時的心一定難過到極點了。他還說外邊謠言極多，有人說我要離婚，又有人說摩一定不是真愛我，若是真愛決不肯丟我遠去的，真可笑，外頭人不知道為甚麼都跟我有緣似的，無論男女都愛將我當一個談笑的好材料，沒有可說也得想法造點出來說，真奇怪了。T說現在是個很好脫離的機會，可是娘呢？咳，我的娘呀！你可害苦了我啦，我一生幸福恐怕要為你犧牲了！

摩，為你我還是拚命幹一下的好，我要往前走，不管前面有幾多的荊棘，我一定直著脖子走，非到力盡我決不回頭的。因為你是真正的認識我，你不但認識我表面，你還認清了我的內心，我本來老是自恨為甚麼沒有人認識我，為甚麼人家全拿我當一個只會玩只會穿的女子；可是我雖恨，我並不怪人家，本來人們只看外表，誰又能真生一雙妙眼來看透人的內心呢？受著的評論都是自己去換得來的，在這個黑暗的世界有幾個是肯拿真性靈透露出來的？像我自己，還不是成天埋沒了本性以假對人的麼？只有你，摩！第一個人從一切的假言假笑

中看透我的真心，認識我的苦痛，叫我怎能不從此收起以往的假而真正的給你一片真呢！我自從認識了你，我就有改變生活的決心，為你我一定認真的做人了。

因為昨晚一宵苦思，今晨又覺滿身酸痛，不過我快樂，我得著了一個全靜的夜。本來我就最愛清靜的夜，靜悄悄只有我一個人，只有滴達的鐘聲做我的良伴，讓我愛做甚麼就做甚麼，不論坐著，睡著，看書，都是安靜的，再無聊時耽著想想，做不到的事情，得不著的快樂，只要能閉著眼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眼前飛過也是快樂的，至少也能得著片刻的安慰。昨晚我想你，想你現在一定已經看得見西伯利亞的白雪了，不過你眼前雖有不容易看得到的美景，可是你身旁沒有了陪伴你的我，你一定也同我現在一般的感覺著寂寞，一般心內叫著痛苦的吧！我從前常聽人言生離死別是人生最難忍受的事情，我老是笑著說人癡情，誰知今天輪到了我身上，才知道人家的話不是虛的，全是從痛苦中得來的實言。我今天才身受著這種說不出叫不明的痛苦，生離已經夠受的了，死別的味兒想必更不堪設想吧。

回家陪娘去看病，在車中我又探了探她的口氣，我說照這樣的日子再往下過，我怕我的身體上要擔受不起了。她倒反說我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好好的日子不過，一天到晚只是去模仿外國小說上的行為，講愛情，說甚麼精神上痛苦不痛苦，那些無味的話有甚麼道理。本來她在四十多年前就生出來了，我才生了二十多年，二十年內的變化與進步是不可計算的，我們的思想當然不能符合了。她們看來夫榮子貴是女子的莫大幸福，個人的喜，樂，哀，怒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也難怪她不能明瞭我的苦楚。本來人在幼年時灌進腦子裡的知識與教育

是永不會遷移的，何況是這種封建思想與禮教觀念更不容易使她忘記。所以從前多少女子，為了怕人罵，怕人背後批評，甘願自己犧牲自己的快樂與身體，怨死閨中，要不然就是終身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呻吟到死。這一類的可憐女子，我敢說十個裡面有九個是自己明知故犯的，她們可憐，至死還不明白是甚麼害了她們。摩！我今天很運氣能夠遇著你，在我不認識你以前，我的思想，我的觀念，也同她們一樣，我也是一樣的沒有勇氣，一樣的預備就此糊裡糊塗的一天天往下過，不問甚麼快樂甚麼痛苦，就此埋沒了本性過它一輩子完事的；自從見著你，我才像烏雲裡見了青天，我才知道自埋自身是不應該的，做人為甚麼不轟轟烈烈的做一番呢？我願意從此跟你往高處飛，往明處走，永遠再不自暴自棄了。

三月二十八日

一連又是幾天不能親近你了，摩！這日子真有點過不下去了，一天到晚只是忙些無味的酬應，你的信息又聽不到，你的信也不來，算來你上工了也有十幾天了，也該有信來了，為甚整天拿進來的信我也老見不著你的呢？難道說你真的預備從此不來信了麼？也許朋友們的勸慰是有理的。你應該離開我去海外洗一洗腦子，也許可以洗去我這污濁的黑影，使你永遠忘記你曾經認識過我。我的投進你的生命中也許是於你不利，也許竟可破壞你的終身的幸福的，我自己也明白，也看得很清，而且我們的愛是不能讓社會明瞭，是不能叫人們原諒的。所以我不該盼你有信來，臨行時你我不是約好不通信，不來往，大家試一試能不能彼此相忘的麼？在嘴裡說的時候，我的心裡早就起了反對，（不知你心裡如何？）口裡不管怎樣的硬，心裡照樣還是軟綿綿的；那一忽兒的口邊硬在半小時內早就跑遠了，因此不等到家我就變了主意，我信你也許同我一樣，不過今天不知怎樣有點信不過你了，難道現在你真想實行那句話了麼？難道你才離開我就變了方向了麼？你若能真的從此不理我倒又是一件事了。本來我昨天就想退出了，大概你在第三封信內可以看見我的意思了，你還是去走那比較容易一

點的舊路吧，那一條路你本來已經開闢得快成形了，為甚麼又半路中斷去呢？前面又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你不妨再去走走看，也許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我這邊還是滿地的荊棘，就是我二人合力的工作也不知幾時才可以達到目的地呢？其中的情形還要你自己再三想想才好。我很願意你能得著你最初的戀愛，我願意你快樂，因為你的快樂就和我的一樣。我的愛你，並不一定要你回答我，只要你能得到安慰，我心就安慰了，我還是能照樣的愛你，並不一定要你知道的。是的；摩！我心裡亂極了，這時候我眼裡已經沒有了我自己，我心裡只有你的影子，你的身體，我不要想自身的安全，我只想你能因為愛我而得到一些安慰，那我看著也是樂的。

三月二十九日

前天寫得好好的，他又回來了。本來這幾天因為他在天津，所以我才得過著幾天清閑的日子，在家裡一個人坐著看看書，寫寫字，再不然想你時就同你筆上談談，雖然只是我一個人自寫自意，得不著一點回音，可是我覺得反比同一個不懂的人談話有趣得多。現在完了，我再也不能得到安慰了。所以昨天我就出去了一整天，吃飯，看戲，反正只要有一個去處，便能將青天快快的變成黑天。怪的倒是你為甚麼還沒有信來？你沒有信來我就更坐立不安了；我的心每天只是無理由的跳，好好的跟人家說著話的時候，我也會一陣陣的臉紅心跳，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了甚麼，這樣下去，我怕要得心臟病了。

四月十二日

好，這一下有幾天沒有親近你了，吾愛，現在我又可以痛痛快快的來寫了。前些日因為接不著你的信，他又在家，我心裡又煩，就又忘了你的話，每天只是在熱鬧場中去消磨時候，不是東家打牌就是出外跳舞，有時精神委頓下來也不管，搖一搖頭再往前走，心裡恨不得從此消滅自身，眼前又一陣陣的糊塗起來，你的話，你的勸告也又在耳邊打轉身了。有時娘看我有些出了神似的就逼著我去看醫生，碰著那位克利老先生又說得我的病非常的沉重，心臟同神經都有了十分的病。因此父母為我又是日夜不安，尤其是伯伯每天跟著我像念經似的勸叫我不能再如此自暴自棄，看了老年人著急的情形，便只能答應吃藥，可笑！藥能治我的病麼？再多吃一點也是沒有用的，心裡的病醫得好麼？一邊吃藥，一邊還是照樣的往外跑，結果身體還是敵不過，沒有幾天就真正病倒在床上了。這一來也就不得不安心下來，藥也不能不吃了。還好，在這個時候我得著了你的安慰，你一連就來了四封信，他又出了遠門，這兩樣就醫好了我一半的病，這時候我不病也要求病了；因為借了病的名字我好一個人靜靜的睡在床上看信呀！摩！你的信看得我不知道蒙了被哭了幾次，你寫得太好了，太感動

我了，今天我才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並不都是像我所想像那樣的，世界上還有像你這樣純粹的人呢，你為甚麼會這樣的不同的呢？

摩！我現在又後悔叫你走了，我為甚麼那樣的沒有勇氣，為甚麼要顧著別人的閑話而叫你去一個人在冰天雪地裡過那孤單的旅行生活呢？這祇能怪我自己太沒有勇氣，現在我恨不能丟去一切飛到你的身伴來陪你。我知道你的苦，摩，眼前再有美景也不會享受的了。咳，我的心簡直痛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這樣的日子等不到你回來就要完的。這幾天接不著你的信已經夠害得我病倒，所以只盼你來信可以稍得安心，誰知來了信卻又更加上幾倍的難受。這一忽幾百枝筆也寫不出我心頭的亂，甚麼味兒自己也說不出，只覺著心往上鑽，好像要從喉管裡跳出來似的，床上再也睡不住了，不管滿身熱得多厲害，我也再按止不住了，在這深夜裡再不借筆來自己安慰自己，我簡直要發瘋了。摩你再不要告訴我你受了寒的話吧：你不病已經夠我牽掛的了，你若是再一病那我是死定了。我早知道你是不會自己管自己的，所以臨行時我是怎樣叮嚀你的，叫你千萬多穿衣服，不要在車上和衣睡著，你看，走了不久就著冷了。你不知道西伯利亞這時候夠多冷，雖然車裡有熱氣，你只要想薄薄的一層玻璃那能擋得住成年不見化的厚雪的寒氣。你為甚麼又坐著睡著呢?這不是活活急死我麼?受了一點寒還算運氣，若是變了大病怎麼辦。我又不能飛去，所以只能你自己保重啊。

你也不要怨了，一切一切都是命，我現在看得明白極了，強求是無用，還是忍著氣，耐著心等命運的安排吧。也許有那麼一天等天老爺一看見了我們在人間掙扎的苦況，哀憐的聲

叫，也許能叫動他的憐恤心給我們相當的安慰，到那時我們才可以吐一口氣了！現在縱然是苦死也是沒有用的，有誰來同情你？有那一個能憐恤你？還不如自認了吧，人要強命爭氣是沒有用的，只要看我們現在一隔就是幾千里，誰叫誰都叫不著，想也是枉然。一個在海外惆悵，一個在閨中呻吟，你看！這不是命運麼？這難道不是老天的安排？還不是他在冥冥中使開他那蒲扇般的大手硬生生的撕開我們麼？柔弱的我們，那能有半點的倔強？不管心裡有多少冤屈，事實是會有力量使得你服服貼貼的違背著自己的心來做的。這次你問心是否願意離著我遠走的？我知道不是！誰都能知道你是勉強的，不過你看，你不是分明去了麼？我為甚麼不留你？為甚會甘心的讓你聽了人家的話而走呢？為甚麼我們二人沒有決心來挽回一切？我心裡分明口口聲聲的叫你不要走，可是你還不是照樣的走了！你明白不？天意如此，就是你有多大的力量也挽回不轉的。所以我一到愁悶得無法自解的時候，就只好拿這個理由來自騙了。

現在我一個人靜悄悄的獨坐在書桌前，耳邊只聽見街上一聲兩聲的打更聲，院子裡靜得連風吹樹葉的聲音都沒有，甚麼都睡了，為甚麼我放著軟綿綿的床不去睡？別人都一個個正濃濃的做著不同的夢，我一個人倒肯冷清清的呆坐著呢？為誰？怨誰？摩，只怕只有你明白吧！我現在一切怨，恨，哀，痛，都不放在心裡，我只是放心不下你，我閉著眼好像看見你一個人和衣耽在車箱裡，手裡拿了一本書，可是我敢說你是一句也沒有看進去，皺著眉閉著眼的苦想，車聲風聲大得也分不出你我，窗外是黑漆一堆，車裡雖有暗暗的一支小燈，可也

照不出甚麼來。在這樣慘淡的情形下，叫你一個人去受，叫我那能不想著就要發瘋？摩！我害了你，事到如今我也明知沒有辦法的了，只好勸你忍著些吧，你快不要獨自惆悵，你快不要讓眼前風光飛過，你還是安心多做點詩多寫點文章吧，想我是免不了的。我也知道，在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彼此想要強制著不想是不可能的，我自己這些日子何嘗不是想得你神魂顛倒。雖然每天有意去尋事做，想減去想你的成分，結果反做些遭人取笑的舉動，使人家更容易看得出我的心有別思，只要將我比你，我就知道你現在的情形是怎樣了。別的話也不用說了，摩，忍著吧！我們現在是眾人的俘虜了，快別亂動，一動就要招人家說笑的。反正我這一面由我盡力來謀自由，一等機會來了我自會跳出來，只要你耐心等著不要有二心就是。

我今天提筆的時候是滿心雲霧，包圍得我連光亮都不見了，現在寫到這裡，眼前倒像又有了希望，心底裡的彩霞比我台前的燈光還亮，滿屋子也好像充滿了熱氣使人遍體舒適。摩！快不用惆悵，不必悲傷，我們還不至於無望呢！等著吧！我現在要去尋夢了，我知道夢裡也許更能尋著暫時的安慰，在夢裡你一定沒有去海外，還在我身邊低聲的叮嚀，在頰旁細語溫存。是的，人生本來是夢，在這個夢裡我既然見不著你，我又為甚麼不到那一個夢裡去尋你呢？這一個夢裡做事都有些礙手阻腳的，說話的人太多了，到了那一個夢裡，我相信我你一定能自由做我們所要做的事，決沒有旁人來毀謗，再沒有父母來干涉了！摩，要是我們能在那一個夢裡尋得著我們的樂土，真能夠做我們理想的伴侶，永遠的不分離，不也是一樣的麼？我們何不就永遠住在那裡呢？咳！不要把這種廢話再說下去了，天不等我，已經快亮

了，要是有人看見我這樣的呆坐著寫到天明，不又要被人大驚小怪嗎？不寫了，說了許多廢話有甚麼用處呢？你還是你，還是遠在天邊，我還是我，一個人坐在房裡，我看還是早早的去睡吧！

四月十五日

病一好就成天往外跑，也不知那兒來的許多事情，躲也躲不遠，藏也沒有地方藏，每像兇犯似的被人監視著，非去不可，也不管你心裡是甚麼味兒。更加一個娘，到處都要我陪著去；做女兒的這一點責任又好像無可再避，只得成天拿一個身體去酬應她們，不過心裡的難過是沒有人可以知道的。害得我一連幾天不能來親近你，我的愛，這種日子也真虧我受得了！今天又和母親大鬧，我就問她「一個人做人還是自己做呢還是為著別人做的！」我覺得一個人只要自己對得住自己就成了，管別人的話是管不了許多的。這許多人你順了這個做，那個也許不滿意，聽了那一個的話又違背了這一個，結果是永遠不會全討好的。為了要博得人家一句讚美的話而犧牲了自己的幸福，我看這種人多得很呢；我不願再去把自己犧牲了，我還是管了我自己吧，摩，你說對麼？

真的，今天還有一件事使我難受到極點：今天我同娘爭論了半天，她就說「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你先慢慢的走我還有話呢，」說著她就從床前抽屜裡拿出一封信往我面前一擲，我一看，原來是你的筆跡。我倒呆了半天，不知你寫的甚麼，心裡不由得就跳蕩起來了，我

拿著一口氣往下看，看得我眼裡的淚珠遮住了我的視線，一個字一個字都像被濃霧裹著似的，再也看不下去了。

摩！我的愛，你用心太苦了，你為我太想得周密了，你那一片清脆得像稚兒的真誠的呼喚聲，打動了我這污濁的心胸，使我立刻覺得我自己的庸俗。你的信中那一句話不是從心底裡迴轉幾遍才說出來的，那一字不是隱念著我的？你為我，咳！你為我太苦了，摩！你以為你婉轉勸導一定能打動她的心，多少給我們一條路走走，那知道你明珠似的話好似跌入了沒底的深海，一點光輝都不讓你發，你可憐的求告又何嘗打得動她滑石一般硬的心呢！一切不是都白費了麼？到這種情況之下你叫我不想死還去想甚麼呢？不死也要瘋了，我再不能掙扎下去了，我想非去西山靜兩天不可。暫時放下了你再講，我也不管他們許不許，站起來就走，好在這不是跟人跑，同去的都是長輩親友，他們再也說不出別樣新鮮話了。只是一件，你要有幾天接不到我的信呢。

四月十八日

那天寫著寫著他就回來了，一連幾天亂得一點空閑也沒有，本想跑到西山養病，誰知又改了期，下星期一定去得成了。事情是一天比一天複雜，他又有到上海去做事的消息，這次來進行的，若是事情辦成，我又不知道要發配到何處呢？摩！看起來我們是凶多吉少。怎辦？我的身體又成天叫他們纏著，每次接著你的信，雖然片刻的安慰是有的，不過看著你一個人在那裡吟痛苦，更使我心碎。我以前見著人家寫心碎這兩個字，我老以為是說得過分；一個人心若是碎了人不是也要死了麼？誰知道天下的成句是無有不從經驗中得來的，我現在真的會覺著心碎了。一到心裡沉悶得無法解說時，我就會感得心內一陣陣的痛，痛得好似心在那兒一塊一塊撕下來，還同時覺得往下墜，那一種味兒我敢說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感覺得到。摩！我也可算得不冤枉了，甚麼味兒我都嚐著過了，所謂人生，我也明白了。要是沒有你，我早就可以一死了之。

這兩天我連娘的面都不敢見了，暫且躲過兩天再說，我只想寫信叫你回來，寫了幾次都沒有勇氣寄。其實你走了也不過一個多月，好像有幾年似的，而且心裡老有一種感想，好像

今生再見不著你了。這是一種壞印象，我知道。我心裡總是一陣陣的怕，怕甚麼我也不知道，只覺著我身邊自從沒有了你就好似沒有了靈魂一樣。我只怕沒有了你的鞭策，我要隨著環境往下流，沒有自拔的勇氣，又怕懦弱的我容易受人家的支配。眼前一切亂得像一蓬麻，不知從何理起，就是我的心也坐臥不寧，我知道一定又要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又成天的在家，我連寫日記的工夫都沒有了。

四月二十日

昨天在酒筵前聽到說你的小兒子死了。聽了嚇一跳，不幸的事為甚麼老接連著纏擾到我們身上來？為甚麼別人的消息倒比我快，你因何信中一字不提！不知你們見著最後的一面沒有？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小的孩子，這一下又要害你難受幾天。但願你自己保重，摩！我這幾日大不好，寫信也不敢告訴你，怕你為我擔憂，看起來我的身體要支撐不住了，每天只是無故的一陣陣心跳，自你走後我常無端的就耳熱心跳。起頭我還以為是想著你才有這現象，現在不好了，每天要來幾回了。恐怕大病就在這眼前了，若是不立刻離開這環境，也許一兩天內就要倒下來。

四月二十四日

現在我要暫時與你告別，我的愛！我決定去大覺寺休養兩禮拜了，在那兒一定沒有機會寫的，雖然我是不忍片刻離開你的，可是要是不走又要生出事來了，只好等你回來再細細的講給你聽吧！現在我拿你暫時鎖起來！愛！讓你獨自悶在一方小屋子裡受些孤單！好不？你知道！要是不將你鎖起，一定有賊來偷你……一定要有人來偷看你！我怕你給別人看了去，又怕偷了去，只好請你受點悶氣，不要怨我，恨我！

五月十一日

這一回去得真不寃，說不盡的好，等我一件件的來告訴你。我們這幾天雖然沒有親近，可是沒有一天我不想你的，在山中每天晚上想寫，只可恨沒有將你帶去，其實帶去也不妨，她們都是老早上了床，只有我一個睡不著呆坐著，若是帶了你去不是我可以照樣每天親近你嗎？我的日記呀，今天我拿起你來心裡不知有多少歡喜，恨不能將我要說的話像機器似的倒出來，急得我反不知從那裡說起了。

那天我們一群人到了西山腳下改坐轎子上大覺寺，一連十幾個轎子一條蛇似的遊著上去，山路很難走，坐在轎上滾來滾去像坐在海船上遇著大風一樣的搖擺，我是生平第一次坐，差一點拿我滾了出來。走了三里多路快到寺前，只見一片片的白山，白得好像才下過雪一般。山石樹木一樣都看不清，從山腳一直到山頂滿都是白。我心裡奇怪極了，這分明是暖和的春天，身上還穿著夾衣，微風一陣陣吹著入夏的暖氣，為甚麼眼前會有雪山湧出呢？打不破這個疑團，我只得回頭問那抬轎的轎夫，「噲！你們這兒山上的雪，怎麼到現在還不化呢？」那轎夫跑得面頭流著汗，聽了我的話他們也像好奇似的一面擦汗一面問我「大姑娘！

您說甚麼？今年的冬天比那年都熱，山上壓根兒就沒有下過雪，您那兒看見有雪呀？」他們一邊說著便四下裡去亂尋，臉上都現出了驚奇的樣子。那時我真急了，不由的就叫著說：「你們看那邊滿山雪白的不是雪是甚麼？」我話還沒有說完，他們倒都狂笑起來了。「真是城裡姑娘不出門！連杏花兒都不認識，倒說是雪，您想五六月裡那兒來的雪呢？」甚麼，杏花兒！我簡直叫他們給笑呆了。顧不得他們笑，我只樂得恨不能跳出轎子一口氣跑上山去看一個明白。天下真有這種奇景麼？樂極了也忘記我的身子是坐在轎子裡呢，伸長脖子直往前看，急得抬轎的人叫起來了，「姑娘：快不要動呀，轎子要翻了。」一連幾晃，幾乎把我拋入小澗去。這一下才嚇回了我的魂，只好老老實實的坐著再也不敢亂動了。

上山也沒有路，大家只是一腳腳的從這塊石頭跳到那一塊石頭上，不要說轎夫不敢斜一斜眼睛，就是我們坐的人都連氣也不敢喘，兩隻手使勁拉著轎槓兒，兩隻眼死盯著轎夫的兩隻腳，只怕他們一失腳滑下山澗去。那時候大家只顧著自己性命的出入，眼前不易得的美景連斜都不去斜一眼了。

走過一個石山頂才到了平地，一條又小又彎的路帶著我們走進大覺寺的山腳下。兩旁全是杏樹林，一直到山頂，除了一條羊腸小路只容得一個人行走以外，簡直滿都是樹。這時候正是五月裡杏花盛開的時候，所以遠看去簡直像是一座雪山，走近來才看出一朵朵的花，墜得樹枝都看不出了。

我們在樹蔭裡慢慢的往上走，鼻子裡微風吹來陣陣的花香，別有一種說不出的甜味。

摩，我再也想不到人間還有這樣美的地方，恐怕神仙住的地方也不過如此了。我那時樂得連路都不會走了，左一轉右一轉，四圍不見別的，只是花。回頭看見跟在後面的人，慢慢在那兒往上走，好像都在夢裡似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這樣的所在簡直不配我們這樣的濁物來，你看那一片雪白的花，白得一塵不染，那有半點人間的污氣？我一口氣跑上了山頂，站上一塊最高的石峰，定一定神往下一看，呀，摩！你知道我看見了甚麼？咳，只恨我這枝筆沒有力量來描寫那時我眼底所見的奇景！真美！從上往下斜著下去只看見一片白，對面山坡上照過來的斜陽，更使它無限的鮮麗。那時我恨不能將我的全身滾下去，到花間去打一個滾，可是又恐怕我壓壞了粉嫩的花瓣兒。在山腳下又看見一片碧綠的草，幾間茅屋，三兩聲狗吠聲，一個田家的景象，滿都現在我的眼前，蕩漾著無限的溫柔。這一忽兒我忘記了自己，丟掉了一切的煩惱，喘著一口大氣，碰命的想將那鮮甜味兒吸進我的身體，洗去我五臟內的濁氣，重新變一個人，我願意丟棄一切，永遠躲在這個地方，不要再去塵世間見人。真的，摩，那時我連你都忘了。

一天的勞乏，到了晚上，大家都睡得正濃，我因為想著你不能安睡，窗外的明月又在紗窗上映著逗我，便一個就走到了院子裡去，只見一片白色，照得梧桐樹的葉子在地下來回的飄動。這時候我也不怕朝露裡受寒，也不管夜風吹得身上發抖，一直跑出了廟門，一群小雀兒讓我嚇得一起就向林子裡飛，我睜開眼睛一看，原來廟前就是一大片杏樹林子。這時候我鼻子裡聞著一陣芳香，不像玫瑰，不像白蘭，只薰得我好像酒醉一般。慢慢的我不覺耽了下

來，一條腿軟得站都站不住了。暈沉沉的耳邊送過來清瀝瀝的夜鶯聲，好似唱著歌，在嘲笑我孤單的形影；醉人的花香，輕含著鮮潔的清氣，又陣陣的送進我的鼻管。忽隱忽現的月華，在雲隙裡探出頭來從雪白的花瓣裡偷看著我，也好像笑我為甚麼不帶著愛人來。這惱人的春色，更引起我想你的真摯，逗得我陣陣心酸，不由得就睡在蔓草上閉著眼輕輕的叫著你的名字（你聽見了沒有？）。我似夢非夢的睡了也不知有多久，心裡只是想著你——忽然好像聽得你那活潑的笑聲，像珠子似的在我耳邊滾「曼，我來，」又覺得你那偉大的手，緊握著我的手往嘴邊送，又好像你那頑皮的笑臉，偷偷的偎到我的頰邊搶了一個吻去。這一下我嚇得連氣都不敢喘，難道你真回來了麼？急急的睜眼一看，那有半點影子？身旁一無所有，再低頭一看，原來才發見我自己的右手不知道在甚麼時候握住了我的左手，身上多了幾朵落花，花瓣兒飄在我的頰邊好似你來喻吻似的。真可笑！迷夢的幻影竟當了真！自己便不覺無味得很，站起來，只好把花枝兒洩氣，用力一拉，花瓣兒紛紛落地，打得我一身；林內的宿鳥以為起了狂風，一聲叫就往四外裡亂飛。一個美麗的寧靜的月夜叫我一陣無味的惱怒給破壞了。我心裡也再不要看眼前的美景，一邊走一邊想著你，為甚麼不留下你，為甚麼讓你走。

六月十四日

回來了不過三天，氣倒又受了一肚子。你的信我都見著了，不要說你過的是甚麼日子，我又何嘗是過人的日子？兩個人在兩地受罪，為的是甚麼？想起來真惱人，這次山中去了幾天，更受著無限的傷感，在城裡每天沉醉在遊戲場中，戲園裡，同跳舞場裡，倒還能暫時忘記自己，隨著歌聲舞影去附和；這次在清靜的山中讓自然的情景一薰，反激起我心頭的悲恨，更引動我念你的深切。我知道你也是一般的痛苦，我相信你一個人也是獨樂不了，這何苦！摩！你還是回來吧。

事情看起來又要變化了，這幾天他又走了，聽說這次上海事情若是成功，就要將家搬去，我現在只是每天在祝禱著不要如了他們的願，不知道天能可憐我們不？在山中我探了探親友們的口氣，還好！她們大半都同情於我的，卻叫我做事情不要顧前顧後，要做就做，前後一顧倒將膽子給嚇小了，這話是不錯的，不過別人只會說，要是犯到自己身上，也是一樣的沒有主意。現在我倒不想別的，只想躲開這城市。

這一番山中的生活更打動了我的心，摩！我想到萬不得已時我們還是躲到山裡去吧！我

這次看見好幾處美麗的莊園，都是花二三千塊錢買一座杏花山，滿都是杏花，每年結的杏子，賣到城裡就可以度日，腳下造幾間平屋，竹籬柴門，再種下幾樣四季吃的素菜，每天在陽光裡栽栽花種種草，再不然養幾個鳥玩玩，這樣的日子比做仙人都美。

這次我們坐著轎出去玩的時候，走過好幾處這樣的人家，有的還請我吃飯呢，他們也不完全是鄉下人，雖然他們不肯告訴我們名姓，我們也看得出是那些隱居的人；若是將他們的背景一看，也難說不是跟我們一樣的。我真羨慕他們，我眼看他們誠實的笑臉，同那些不欺人的言語，使我更感覺到自己的渺小。摩！我看世間純潔的心，只有山中還有一兩顆。

我知道局面又要有轉變，但不知轉出怎樣的面目來。為了心神的不安定，我更是坐立不安，不知道做甚麼才好，要想打電報去叫你回來，卻又不敢，不叫又沒有主意。摩！這日子真不如死去！我也曾同朋友們商量過，他們勸我要做就不可失去這個機會，不如痛痛快快的告訴了他們，求他們的同意，等他們不答應時，我們再想對付的辦法；若是再低頭跟他們走，那就再沒有出頭日子了。摩！這時候我真沒有主意了，這個問題一天到晚的在我腦中轉，也決不定一個辦法。你又不在，一封信來回就要幾十天；不要說幾十天，就是幾天都說不定出甚麼變化呢！睡也睡不著；白天又要去應酬，所以精神覺得乏極，你看吧！大病快來了。

六月十九日

這幾日無日不是浸在愁雲中，看情形是一天不對一天了，我們家裡除了爸爸之外其餘都是喜氣沖沖，尤其是娘，臉上都飾了金，成天的笑。

看起來我以後的日子是沒有法子過的了，在這個圈子裡是沒有我的位置的，就是有也坐不住的。摩！你還不回來，我怕你沒有機會再見我了，我的心臟都要裂了，我實在沒有法子自己安慰自己，也沒有勇氣去同她們爭言語的短長了。今天和他大鬧了一回，回進房裡倒在床上就哭，摩！我為甚麼要受人的奚落！叫人家看著倒像我做了愧心事似的！這種日子我再也忍受不下了。

六月二十一日

好！這一下快一個月沒有寫了。昨天才回來的，摩，你一定也急死了，這許久沒有接著我的信。自從同他鬧過我就氣病了，一件不如意，件件不如意，不然還許不至於病倒，實在是可氣的事太多了，心裡收藏不下便只好爆發。那天鬧過的第三天又為了人家無緣無故的把意外的事情鬧到我頭上來，我當場就在飯店裡病倒，暈迷得人事不知，也不知甚麼時候他們把我抬了回來，等我張開眼，已經睡在自己的床上了。我只覺得心跳得好像要跑出喉管，身體又熱得好像浸在火裡一般，眼前只看見許多人圍在床邊叫我不要急，已經去請醫生了。到了三點多鐘B才將醫生打仗似的從床上拉了起來，立刻就打了兩針，吃了一點藥。這個老外國克利醫生本是最喜歡我的，見我病了他更是盡心的看；坐在床邊拉著我的手數脈跳的數目，屋子裡的人卻是滿面愁容連大氣都不敢出，我看大家的樣子，也明白我的病不輕。等了二十幾分鐘我心跳還不停，氣更喘得透不過來，話也一句說不出，只見著W，B同醫生輕輕的走出外邊唧唧的細語，也不知道說些甚麼。一忽兒W輕輕的走到床邊在我耳旁細聲的說，「要不要打電報叫摩回來？」我雖然神志有些昏迷，可是這句話我聽得分外清楚的。我知道病

一定是十分凶險，心裡倒也慌起來了，「是不是我要死了？」他看我發急的樣子，又怕我害怕，立刻和緩著臉笑咪咪的說，「不是，病是不要緊，我怕你想他所以問你一聲。」我心裡雖是十二分願意你立刻飛回我的身旁，可是懦弱的我又不敢直接的說出口來，只好含著一包熱淚對他輕輕的搖了一搖頭。

醫生看我心跳不停也只好等到天亮將我送進醫院，打血管針，照X光，用了種種法子才將心跳止住。這一下就連著跳了一日一夜，跳得我睡在床上軟得連手都抬不起來；到了第三天我才知道W已經瞞著我同你打了電報，不見你的回電，我還不知道呢！

自從接著你的電報我就急得要命，自己又沒有力氣寫信，看你又急得那樣子，又怕你不顧一切的跑了回來；只好求W給你去信將病情騙過，安了你的心再說。頭幾天我只是心裡害怕，他們又不肯對我實說，我只怕就此見不著你，想叫你回來，一算日子又怕等你到，我病已經好了，反叫人笑話。到第四天，醫生坐在床上同我說許多安慰的話，他說，你若是再胡思亂想不將心放開，心跳不能停，再接連的跳一日一夜就要沒有命了；醫生再有天大的能力也挽不回來了。天下的事全憑人力去謀的，你若先失卻了性命，你就自己先失敗。聽了他這一遍話我才真正的丟開一切，甚麼也不想；只是靜靜的休養，一個人住了一間很清潔的病房，白天有W同B等來陪我說笑，晚上睡得很早，一個星期後才見往好裡走。

在院裡除了想你外，別的都很好；這次病中多虧W同B的好意，你回來必須好好的謝他們呢！這時候我又回到了自己家裡。他是早就在我病的第二天動身赴滬了，官要緊，我的病



是本來無所謂的。走了倒好，使我一心一意的靜養，總算過著二十天清閑日子，不過一個人靜悄悄的睡在床上更是想你不完。你的信雖然給我不少的安慰，可也更加我的惆悵。現在出了院問題就來了，今天還是初次動筆，不能多寫，明後天才說吧。

六月二十六日

今天又接著你的電報！真是要命的！我知道你從此不會安心的了，其實你也不必多憂，我已經好多了，回家後只跳了五天，時間並不長，不久一定要復原的。真急死我了，路又遠，信的來回又日子長；打電報又貴，你叫我怎樣安慰你呢？看著你乾著急我心裡也是難過，想要叫你回來又怕人笑，雖然半年的期限已經過了一半，以後的三個月恐怕更要比以前的難過。目前我是一切都拿病來推，娘那裡也不敢多去，更不敢多講，見面只是說我身體上種種的病，所以她們還沒有開口叫我南去呢，這暫時的躲避是沒有用的，我自己也很明白，不過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良善的法子來對付，真是過了一天算一天，你我的前程真不知是怎樣一個了局呢。

六月二十八日

因為沒有氣力所以耽在床上看完一本 *"The painted Veil"* 看得我心酸萬分；雖然我知道我也許不會像書裡的女人那樣慘的。書中的主角是為了愛，從千辛萬苦中奮鬥，才達到了目的；可是歡聚了沒有多少日子男的就死了，留下她孤單單的跟著老父苦度殘年。摩！你想人間真有那樣殘忍的事麼？我不知道為甚麼要為故人擔憂，平空哭了半天，哭得我至今心裡還是一陣陣的隱隱作痛呢！想起你更叫我發抖，但願不幸的事不要尋到我們頭上來，不能讓我預先知道，你我著是有不幸的事臨頭，還不如現在大家一死了事的好。

我正在傷心的時候又接到你三封信，看了使我哭笑不能，摩，我知道你是沒有一分鐘不在那兒需要我，我也知道你隨時隨地的在那兒叫著我名字，愛！你知道我的身體雖然遠在此地，我的靈魂還不是成天環繞在你的身旁；你一舉一動我雖不能親眼看見，可是我的內心是甚麼都感得到的。

今天在外邊吃飯，同桌的人無意（也許是有意）說了一句話，使我好像一下從十八層樓上跌了下來。原來他有一個朋友新從巴黎回來，看見你成天在那裡跳舞，並且還有一個胖女

人同住。不管是真是假，在我聽得的時候怎能不吃驚！況且在座的朋友們，都是知道你我交情很深，說著話的時候當然都對我發笑，好像笑我為甚麼不識人！那時我雖然裝著很快樂的樣子，混在裡面有說有笑，其實我心裡的痛苦真好比刀刺還厲害；恨不能立刻飛去看看真假。雖然我敢相信你不會那樣做，不過人家也是親眼看見的，這種話豈能隨便亂說呢？這一下真叫我冷了半截，我還有希望甚麼？我還等甚麼？我還有甚麼出頭的日子？你看你寫的那一封封信，不是滿含至誠的愛？那一封不是千斛的想思？那一字，那一語不感動得我熱淚直流，百般的愧恨？現在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是假的，咳，我不要說了，我不忍說了，我心已碎，萬事完了，完了，一切完了。

七月十六日

為了一時的氣憤平空丟了好些日子，也無心於此了。其實今天回過來一想，你一定不會如此的；雖然心裡恨你，可是沒有用，照樣日夜的想你。前天實在忍受不住了，打了一個電報叫你回來，發出了電報又後悔，反正心裡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白日雖跟著他們遊玩，一到夜靜，甚麼都又回到腦子裡來了。

今天我的動筆是與你告別了，摩！你知道事情出了大變化，這變化本來是在我預料中的，我也早知道要這樣結果的，我自問我的力量是太薄弱，沒有勇氣，所以只好希望你回來幫助我，或許能挽回一切。你知道前天我還沒有起床就叫家裡來的人拉了回去；進門就看見一家人團團圍坐在一個屋子裡，好像議論甚麼國家大事似的；有的還正拿著一封信來回的看，有的聚在一起細聲的談論。看了這樣嚴重的情形，倒嚇我一跳。以為又是你來了甚麼信，使得他們紛紛議論呢。見我進去，娘就在母舅手裡搶過信來擲在我身上，一邊還說，「你自己去看吧！倒是怎麼辦？快決定！」我拿起來一看才知道是他來的信。一封愛的美敦書，下令叫娘即刻送我到南方去，這次再不肯去就永遠不要我去了。口吻非常嚴厲，好像長

官給下屬的命令一般，好大的口氣。我一邊看一邊心裡打算怎樣對付；雖然我四面都像是滿佈著埋伏，不容我有絲毫的反響，可是我心裡始終不願意就此屈服，所以我看完了信，便冷冷的說「我道甚麼大事！原來是這一點小事！這有甚麼為難之處呢？我願意去就去，我不願去難道能搶我去麼？」娘聽了這話立刻變了色說「那有這樣容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是古話；不去算甚麼？」我那時也無心同她們爭論，我只是心裡算著你回來的日子，要是你接著電報就走，再有廿天也可以到了，無論如何這幾天的功夫總可以設法遲延的，只是眼前先要拖得下才成。所以當時我決定不鬧，老是敷衍他們，誰知她們更比我聰明，我心裡的意思他們好似看得見一般，簡直連這一點都不允許你；非逼著我答應在這一個星期中動身不可，這一來可真惱恨了我，連氣帶急，將我的毛病給請了回來。當時心跳得就暈了過去，到靈魂兒轉回來時，一屋子的人都已靜悄悄的不敢再爭著講話了。

我回到家中，甚麼都不想要了，我覺得眼前一切都完了，希望也沒有了，我這裡又是處於這種環境之下，你那裡，要是別人帶來的消息是真的話，我不是更沒有所望了麼？看起來我是一定要叫她們逼走的，也許連最後的一面都要見不著你，我還求甚麼？不過我明天還要去同她們做一個最後的爭論，就是要我走，也非容我看著你永訣了再走不可。咳，摩，這時候你能飛來多好！你叫我一個人怎辦？說又沒有地方去說，只有W還能相商，不過他又是主張決裂的，強霸的。我又有點不敢。天呀！你難道不能給我一點辦法麼？我難道連這點幸福都不能享受麼？

七月十七日

昨晚苦思一宵，今晨決定去爭鬧，無論甚麼來都不怕，非達到目的不可，誰知道結果還是一樣，現在又祇剩我一個人大敗而回。這一回是真絕望定了，我的力量也窮了。

我走去的時候是勇氣百倍，預備拿性命來碰的，所以進內就對他們說，要是他們一定要逼我去的話，我立刻就死，反正去也是死，不過也許可以慢點；那何不痛快點現在就死了呢？這話他們聽了一點也不怕，也不屈服，他們反說「好的，要死大家一同死！」好，這一下倒使我無以下台。真死，更沒有見你的機會，不死就要受罪，不過我心裡是痛苦到萬分，既然講不明白，我就站起來想走了。他們見我真下了決心倒又叫了我回去；改用軟的法子來騙我，種種的解說，結果是二老對我雙淚俱流的苦苦哀求。咳！可憐的他們！在他們眼光下離婚是家庭中最羞慚的事，兒女做了這種事，父母就沒有臉見人了，母親說只要我允許再給他一個機會，要是這次前去他再待我不好，再無理取鬧，自有他們出面與我離，決不食言，不過這次無論如何再聽他們一次。直說得太陽落了山，眼淚濕了幾條手帕，我才真叫他們給軟化了。父母到底是生養我的，又是上了年紀；生了我這樣的女兒已經不能隨他們心，不能

順他們的志願，豈能再害他們為我而死呢？所以我細細的一想，還是犧牲了自己吧！我們反正年輕，只要你我始終相愛，不怕將來沒有機會。只是太苦了，話是容易講的，只怕實行起來不知要痛苦到如何程度呢？我又是一身的病，有希望的日子也許還能多活幾年，要是像現在的歲月，只怕過不了幾個月就要委頽下來了。

摩！我今天與你永訣了，我開始寫這本日記的時候本預備從暗室走到光明，憂愁裡變出歡樂，一直的往前走，永遠的寫下去，將來若是到了你我的天下時，我們還可以合寫你我的快樂，到頭髮白了拿出來看，當故事講，多美滿的理想！現在完了，一切全完了，我的前程又叫烏雲蓋住了，黑暗暗的又不見一點星光。

摩！唯一的希望是盼你能在二星期中飛到，你我作一個最後的永訣。以前的一切，一個短時間的快樂，只好算是一場春夢，一個幻影，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可以使人們紀念的，只能閉著眼想想，就是我唯一的安慰了。從此我不知道要變成甚麼呢？也許我自己暗殺了自己的靈魂，讓軀體隨著環境去轉，甚麼來都可以忍受，也許到不得已時我就丟開一切，一個人跑入深山。甚麼都不要看見，也不要想，同沒有靈性的樹木山石去為伍，跟不會說話的鳥獸去做伴侶，忘卻我自己是一個人，忘卻世間有人生，忘卻一切的一切。

摩！我的愛！到今天我還說甚麼？我現在反覺得是天害了我，為甚麼天公造出了你又造出了我？為甚麼又使我們認識而不能使我們結合？為甚麼你平白的來踏進我的生命圈裡？為甚麼你提醒了我？為甚麼你教會了我愛！愛，這個字本來是我不認識的，我是模糊的，我不

知道愛也不知道苦，現在愛也明白了，苦也嘗夠了；再回到糢糊的路上去倒是不可能的，你叫我怎辦？

我這時候的心真是碎得一片片的往下落呢！落一片痛一陣，痛得我連筆都快拿不住了，我好怨！我怨命，我不怨別人。自從有了知覺我沒有得到過片刻的快樂，這幾年來一直是憂悶悶的過日子，只有自從你我相識後，你教會了我甚麼叫愛情，從那愛裡我才享受了片刻的快樂——一種又甜又酸的味道，說不出的安慰！可惜現在連片刻的幸福都也沒福再享受了。好了，一切不談了，我今後也不再寫甚麼日記，也不再提筆了。

現在還有一線的希望！就是盼你回來再見一面，我要拿我幾個月來所藏著的話全盤的倒了出來，再加一顆滿含著愛的鮮紅的心，送給你讓你安心，我只要一個沒有靈魂的身體讓環境去踐踏，讓命運去支配好了。

你我的一段情緣，只好到此為止了，此後我的行止你也不要問，也不要打聽。你只要記住那隨著別人走的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我的靈魂還是跟著你的，你也不要灰心，不要罵我無情，你只來回的拿我的處境想一想，你就一定會同情我的，你也一定可以想像我現在心頭的苦也許更比你重三分呢！

要是我們來不及見面的話，苦也不要怨我，我不想忍心走，也不是我要走，我只是已經將身體許給了父母！我一切都犧牲了，我留給你的是這本破書，雖然寫得不像話，可是字字是從我熱血裡滾出來的，句句是從心底裡轉了幾轉才流出來的，尤其是最後這兩天！那一

字，那一句不是用熱淚寫的？幾次的寫得我連字都看不清，連筆都拿不動，只是伏在桌上喘。我心裡的話也不用多說，我也不願意多說，我一直是個硬漢，甚麼來都不怕，我平時最不愛哭，最恨流淚，可是現在一切都忍受不住了。

摩，我要停筆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雖然我恨不得永遠的寫下去，因為我一拿筆就好像有你在邊兒上似的，永遠的寫就好像永遠與你相近一般，可是現在連這惟一的安慰都要離開我了。此後「安慰」二字是永遠不再會跑上我的身了，我只有極力的加速往前跑；走最近的路——最快的路——往老家走吧，覺得我一個人要毀滅自己是極容易辦得到的。我本來早存此念的；一直到見著你才放棄。現在又回到從前一般的境地去了。

此後我希望你不要再留戀於我，你是一個有希望的人，你的前途比我光明得多，快不要因我而毀壞你的前途，我是沒有甚麼可惜的，像我這樣的人，世間不知要多少，你快不要傷心，我走了，暫時與你告別，只要有緣也許將來會有重見天日的一天，祇是現在我是無力問聞。我只能忍痛的走——走到天涯地角去了。不過——你不要難受，只要記住，走的不是我，我還是日夜的在你心邊呢！我祇走一個人，一顆熱騰騰的心還留在此地等——等著你回來將它帶去啊！



徐志摩與陸小曼合影於杭州西湖。下方為徐志摩親筆。

一本沒有顏色的書

一本沒有顏色的書

晨光版《志摩日記》篇名題字

花瓣兒紛紛落了，
勞伊親手收儲，
寄与伊心愛的人，
當一篇沒有字的情語。

適之
十四、八、十六。

胡適之題詩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
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一多

聞一多作畫題詩

পথে হল দেরী ঝরে গেল চেরি

দিন গেল বৃথা প্রিয়া,

তবুও তোমার ক্ষমা হাসি ব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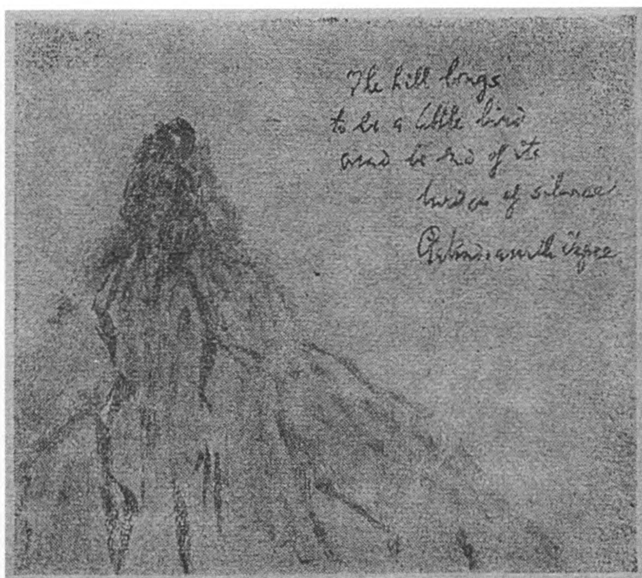
দেখা দিল ক্যামেলিয়া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শ্রীমন্মথনাথ দত্ত

২০শে মার্চ ১৯২৯.

印度詩聖泰戈爾作印度文詩


The hill longs
to be a little bird
and be rid of its
burden of silence
Rabindranath Tagore

泰戈爾作畫並小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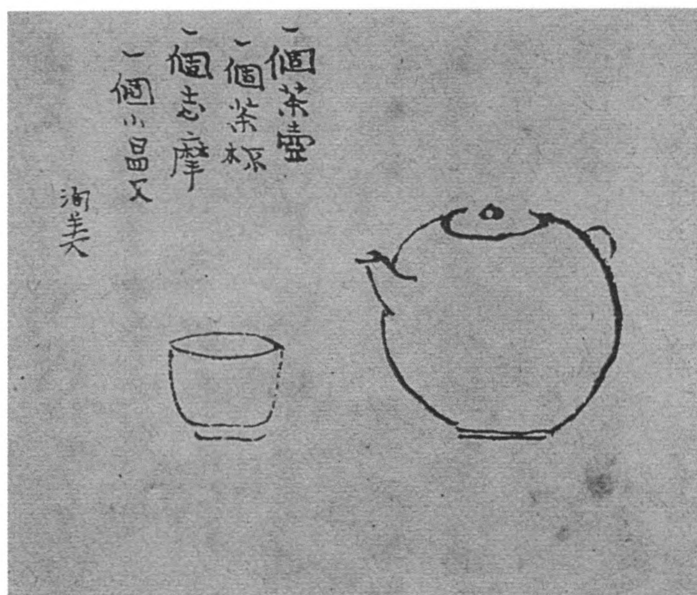
不是怕風吹雨打，
不是羨燭照香薰，
只喜歡那折花的人，
高興和伊親近
花瓣兒紛紛落了
勞伊親手收存
寄與伊心上的人
當一封沒有字的書信.

一九二五年作瓶花詩寄給
小曼，後來稍修改了幾个字，
今天重寫了呈小曼
適之.

胡適作小詩



楊杏佛作畫題詩



邵洵美作畫並小詩

我不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不願意忘卻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掛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黃昏時跳躍；
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錄志摩詩一首
西瀅

陳西瀅錄志摩詩

顧頡剛題詩



張振宇作畫

智慧無量風神絕世
是曾仲姬是婉娛絲
志摩啊我羨你是會
彈々弦琴的恩睇斯

病夫

曾孟樸題詩



林風眠作畫

小扇團〻雪輕羅剪〻冰嬾
循芳砌聽蛩聲恰許一枝
紅艷傍閒庭 似浣錫脂
淡偏憐淚粉清幽姿甚意
媚宵行愁語夜風引礫誤
流螢 南柯子用清真均
咏秋海棠
平伯

俞平伯題詞



日本名畫家某作畫像



葉譽虎題詩陳小蜨作畫



任叔永題詩

章士釗題詩



邵洵美作畫並詩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昨閱紅樓夢見黛玉詠白海棠詩其冷清之氣好似其平日之為人閱之令人神往寒夜無事錄此消閒

庚午晚冷香人誌

陸小曼題詩



楊清磬作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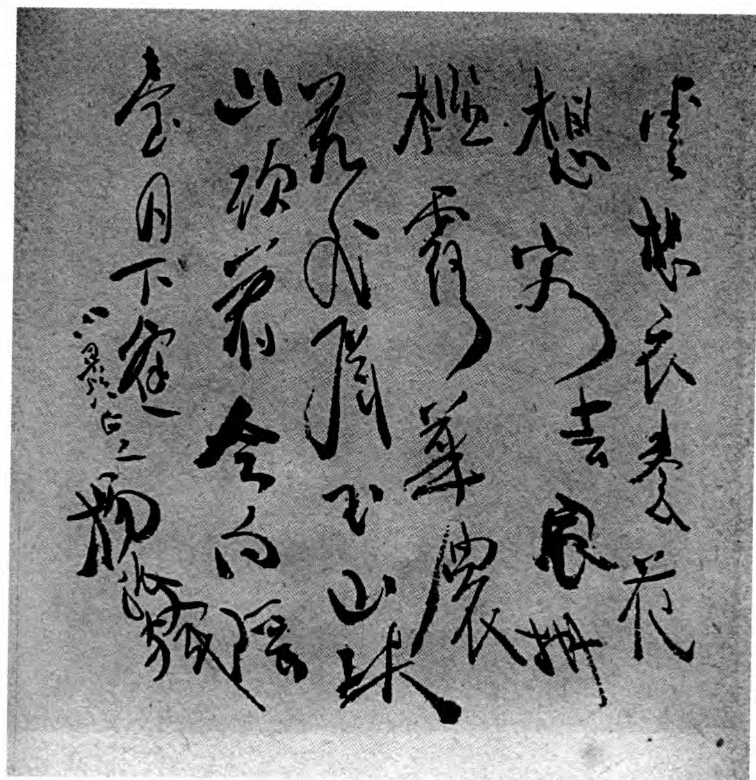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千古浮沈事誰與問東流

經熊

吳經熊題詩



江小鶼作畫



楊振聲題詩



張振宇所作畫像
（上）陸小曼、謝壽康
（下）邵洵美、徐志摩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猶過女牆來

黃狗

徐志摩用「黃狗」筆名自題詩

附章

《愛眉小扎》（節錄本）序語

陸小曼

振宇連跑了幾次，逼我抄出志摩的日記。我一天天的懶，其實不是懶！是怕，真怕極了。兩年來所有他的東西我一共鎖起，放在看不見的地方，總也沒有勇氣敢去拿出來看，幾次三番想理出他的信同日記去付印，可是沒有看到幾頁就看不下去了。因為我老是想等著悲哀也許能隨著日子一天天的溶化的，誰知事實同理想簡直不能混合的，這一次我發恨的抄，三千字還抄了三天，病了一天，今天我才知道，等日子是沒有用的，不看，也許腦子的印象可以糊塗一點，自己還可拿種種的假來騙自己，可是等到看見了他那像活的似的字，一個個跳出來，他的影子也好像隨著字在我眼前來回的轉似的，到這時候，再騙也騙不住了，自己也再止不住自己的傷感了，精神上又受不住，到結果非生病不可。所以我兩年來不但不敢看他的東西，連說話也不敢說到他，每次想到他，自己急忙想法子丟開，不是看書就是畫，成天只是麻木了心過日子，甚麼也不想，甚麼也不管。

這本日記是我們最初認識時候寫的，那時我們大家各寫一本，換著看的。在初戀的時候，人的思想、動作，都是不可思議的。他的尤其是熱烈，有許多好的文字，同他平時寫的東西完全不同，我本不想發表的，因為他是單獨寫給我一個人的，其中大半都是溫柔細語，不可公開的，不過這樣流利美豔的東西，一定要大家共同欣賞，才不負它的美，所以我不敢私心，不敢獨受，非得寫出來跟大家同看不可，況且從前他自己也曾說過：「將來等你我大家老了，拿兩本都去印出來送給朋友們看，也好讓大家知道我們從前是怎樣的相愛。等到頭髮白了再拿出來看，一定是很有趣的。」他既然有過意思要發表，我現在更應該遵他的遺命，先抄出一部分，慢慢的等我理出了全部的再付印成一本書，讓愛好的朋友們都可以留一個紀念。

三月十九日小曼燈下

——原載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論語》第三十八期

《愛眉小扎》良友鉛排本序

陸小曼

今天是志摩四十歲的紀念日子，雖然甚麼朋友親戚都不見一個，但是我們兩個人合寫的日記卻已送了最後的校樣來了。為了紀念這部日記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寫一篇序文；因為把我們兩個人嘔血寫成的日記在這個日子出版，也許是比一切世俗的儀式要有價值有意義得多。

提起這二部日記，就不由得想起當時摩對我說的幾句話；他叫我「不要輕看了這兩本小小的書，其中那一字那一句不是從我們熱血裏流出來的。將來我們年紀老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起發表，你不要怕羞，這種愛的吐露是人生不易輕得的！」為了尊重他生前的意見，終於在他去世後五年的今天，大膽的將它印在白紙上了，要不是他生前說過這種話，為了要消滅我自己的痛苦，我也許會永遠不讓它出版的。其實關於這本日記也有些天意在裏邊。說也奇怪，這兩本日記本來是隨時隨刻他都帶在身旁的，每次出門，都是先把它們放在小提包裏帶

了走，惟有這一次他匆促間把它忘掉了。看起來不該消滅的東西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冥冥中也自有人在支配著。

關於我和他認識的經過，我覺得有在這裏簡單述說的必要，因為一則可以幫助讀者在這二部日記和十數封通信之中，獲得一些故事上的聯貫性；二則也可以解除外界對我們倆結合之前和結合之後的種種誤會。

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說來也十年多了），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別人結婚了，雖然當時也癡長了十幾歲的年齡，可是性靈的迷糊竟和稚童一般。婚後一年多才稍懂人事，明白兩性的結合不是可以隨便聽憑別人安排的，在性情與思想上不能相謀而勉強結合是人世間最痛苦的一件事。當時因為家庭間不能得著安慰，我就改變了常態，埋沒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熱鬧生活中去忘記我內心的痛苦。又因為我驕慢的天性不允許我吐露真情，於是直著脖子在人面前唱戲似的唱著，絕對不肯讓一個人知道我是一個失意者，是一個不快樂的人。這樣的生活一直到無意間認識了志摩，叫他那雙放射神輝的眼睛照徹了我內心的肺腑，認明了我的隱痛，更用真摯的感情勸我不要再在騙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毀滅前程，他那種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轉換了方向，而同時也就跌入了戀愛了。於是煩惱與痛苦，也跟著一起來。

為了家庭和社會都不諒解我和志摩的愛，經過幾度的商酌，便決定讓摩離開我到歐洲去作一個短時間的旅行；希望在這分離的期間，能從此忘卻我——把這一段因緣暫時的告一個

段落。這一種辦法，當然是不得已的；所以我們雖然大家分別時講好不通音信，終於我們都沒有實行，（他到歐洲去後寄來的信，一部分收在這部書裏。）他臨去時又要求我寫一本當信寫的日記，讓他回國後看看我生活和思想的經過情形，我送了他上車後回到家裏，我就遵命的開始寫作了。這幾個月裏的離情是痛在心頭，恨在腦底的。究竟血肉之體敵不過日夜的摧殘，所以不久我就病倒了。在我的日記的最後幾天裏，我是自認失敗了，預備跟著命運去飄流，隨著別人去支配；可是一到他回來，他偉大的人格又把我逃避的計畫全部打破。

於是我們發見「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那時的環境，還不容許我們隨便的談話，所以摩就開始寫他的「愛眉小扎」，每天寫好了就當信般的拿給我看，但是沒有幾天，為了母親的關係，我又不得不到南方來了。在上海的幾天我也碰到過摩幾次，可惜連一次暢談的機會都沒有。這時期摩的苦悶是在意料之中的，讀者看到愛眉小扎的末幾頁，也要和他同感吧？

我在上海住了不久，我的計畫居然在一個很好的機會中完全實現了，我離了婚就到北京來尋摩，但是一時竟找不到他。直到有一天在晨報副刊上看到他發表的〈迎上前去〉的文章，我才知道他做事的地方；而這篇文章中的憂鬱悲憤，更使我看了急不及待的去找他，要告訴他我恢復自由的好消息。那時他才明白了我，我也明白了他，我們不禁相視而笑了。

以後日子中我們的快樂就別提了；我們從此走入了天國，踏進了樂園。一年後在北京結婚，一同回到家鄉，度了幾個月神仙般的生活。過了不久因為兵災搬到上海來，在上海受了

幾月的煎熬我就染上一身病；後來的幾年中就無日不同藥爐作伴；連摩也得不著半點的安慰，至今想來我是最對他不起的。好容易經過各種的醫治，我才有了復原的希望，正預備全家再搬回北平重新造起一座樂園時，他就不幸出了意外的遭劫，乘著清風飛到雲霧裏去了。這一下完了他——也完了我。

寫到這兒，我不覺要向上天質問為甚麼我這一生是應該受這樣的處罰的？是我犯了罪麼？何以老天只薄我一個人呢？我們既然在那樣困苦中爭鬥了出來，又為甚麼半途裏轉入了這樣悲慘的結果呢？生離死別，幸喜我都嚐著了。在日記中我嘗過了生離的況味，那時我就疑惑死別不知更苦不？好！現在算是完備了。甜，酸，苦，辣，我都嘗全了，也可算不枉這一世了。到如今我還有甚麼可留戀的呢？不死還等甚麼？這話是我現在常在我心頭轉的；不過有時我偏不信，我不信一死就能解除一切，我倒要等著再看老天還有甚麼更慘的事來加罰在我的身上？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現在還說甚麼？還想甚麼？要是事情轉了方面，我變他，他變我，那時也許讀者能多讀得些好的文章，多看到幾首美麗的詩，我相信他的筆一定能寫得比他心裏所受的更沉痛些。只可惜現在偏留下了我，雖然手裏一樣拿著一枝筆，它卻再也寫不出我迴腸裏是怎樣的慘痛，心坎裏是怎樣的碎裂。空拿著它落淚，也急不出半分的話來；只覺得心裏隱隱的生痛，手裏陣陣的發顫。反正我現在所受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了。

最後幾句話我要說的，就是要請讀者原諒我那一本不成器的日記，實在是難以同摩放在

一起出版的（因為我寫的時候是絕對不預備出版的）。可是因為遵守他的遺志起見，也不能再顧到我的出醜了。好在人人知道我是不會寫文章的，所留下的那幾個字，也無非是我一時的感想而已，想著甚麼就寫甚麼，大半都是事實，就這一點也許還可以換得一點原諒；不然我簡直要羞死了。

——原載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初版《愛眉小扎》

《愛眉小扎》重排本序

陸小曼

這次良友公司從上海遷到桂林，最先把志摩的這本遺作出版，是使我聽了很高興的一件事。

志摩飛去迄今，已是足足的十年，我早預備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時光，把他另一部分未發表的日記書信在上海編集出版，可惜戰爭把這一個小小的計畫又給打破了。本書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初版出書時，我的序文中曾說：把這本兩人嘔血寫成的日記出版，來紀念志摩四十歲的誕辰；如今又祇能把這部日記的出版桂林本，來紀念志摩的十週年忌辰了。

八年以前，我本有自己出版志摩全集的計畫，材料都搜齊了，目錄也編就了（預備共出十部，內詩集三冊，散文三冊，日記一冊，書信一冊，譯作二冊，）某書館自告奮勇的說這部全集祇有他們能出，也祇有他們能出得好，我當然相信他們的話。如今時間已過去了八年，這部全集還如石沉大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和世人見面，回想起來，真覺得太對不起志

摩了。

我現在正在重新打起我委頓的精神，要把這個計畫自己來實現，靠人家是沒有用的。等這部全集出版時，我對志摩所欠良心上的債務才算清償，那麼我死了也是瞑目的了。

編者寫信來要我在重排本前寫點東西，便胡亂的寫了這些話，請讀者們原諒！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

——原載一九四三年二月桂林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初版《愛眉小扎》

我所認識的徐志摩和陸小曼

劉海粟

在中國文壇上，徐志摩是一顆明亮的星，但是正當人們仰首翹望的時候，他卻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突然消失在漆黑的夜空裏。我在當時寫的悼文中曾經這樣說：

他三十六年的生涯，只是一個短暫的噩夢，他的生命，也就是一首絕妙好詩。他有時雄渾倜儻，飄然物外；有時也幾乎無路可走，苦悶萬分……我沒有一枝妙筆可以描寫他那真的姿態……他又像是崇高的山峰，狂風暴雨要摧擊它，烏煙瘴氣要籠罩它，侵蝕它的心靈，阻礙他的發展，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劇。

人無完人。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志摩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精彩的未成品。他對詩歌、散文、評論、繪畫和音樂，無不精通。他的散文詩極好，當年他的散文的讀者，超過了他的詩的讀者。他的文藝評論，見解獨到，犀利、生動，當年在上海舉辦美術展覽會時，他和悲鴻在刊物上以通訊的方式探討繪畫，探討西方後期印象和野獸派的問題。一場爭

辯，出了不少好文章。因此，沫若說：「他的評論比詩還好看。」

自然，志摩是以詩著稱於世的。他的詩讚頌美，謳歌愛，他的新詩猶如烈火，猶如醇酒，激勵著人們。尤其是他的愛情詩，在當時地主資產階級及其代表的政府統治下，在把人和藝術都當做商品來做交易的時候，在中國進步的文藝運動正開始興起，還沒有真正在人民生活中產生強烈影響之際，志摩的詩宣揚了人的純真的感情，讚頌了人在社會中的獨立人格，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茅盾早就指出：「對於徐志摩的愛情詩，是不能夠把它當做單純的情詩看的。透過那戀愛的外衣，有著他對人生的單純的信仰。」

朱自清曾說：「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他不僅指的是詩，而是指他們早年為醫治中國人民精神上的創傷所做的勇敢選擇。志摩在二〇年代就拿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博士的頭銜，後又到英國劍橋大學讀書，終於走上了文藝的道路。志摩當年曾說：「我們也要有目連救母一樣的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所宣揚的，是人類精神上的理想式的東西，是美的，光明的。當然，他的新月派唯美詩，後來受到一些進步文化人的批評，其中有的是善意的幫助，有的則是惡意攻擊，似乎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是二〇年代後期到三〇年代開始盛行的一股左的文藝上的關門主義，是一種宗派情緒。如今有些當年的老朋友和老相識提到志摩時都說道：「志摩死得太早了」，「當時對他的看法，確實過於苛求。」

我是一九二四年和志摩相識的。記得是那年四月十二日，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華，下榻

於上海滄州飯店。我去看詩翁，由志摩當翻譯。當時我畫了兩張速寫，一張刊在《申報》上，一張發表於《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泰戈爾只講印度語，我不懂，但是聽來同樣鏗鏘有力，音樂性很強。志摩是浙江硤石人（今屬海寧縣所在地），因此說著略帶浙江口音的普通話，但是字音清晰，修辭極美。爾後，我們便成為好朋友。我和志摩從相交到相知，前後不過七年。但是這七年中，我們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休戚相關，並且到了相濡以沫的境地。當時，他在事業上遇到種種干擾，特別是他既不滿於當時社會的黑暗，又不能見容於進步文藝界人士，心情很消沉。記得我二〇年代後期，被迫逃亡海外，僑居巴黎。大概詩人總是多愁善感的，憂憤之情，便成詩作。志摩痛恨封建勢力在文壇上的捲土重來，一再在信中抨述國內被黑暗勢力籠罩下的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我總是勸他振奮起來，要他豁達大度。

還不僅如此，徐志摩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安寧。當時他以有婦之夫追求有夫之婦陸小曼，這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圈裏，引起了很大風波。雖然小曼和王賡尚未成親，但志摩與張幼儀卻是兩相看中的。何況張幼儀也是大家閨秀，曾留學德國，又任教於北京大學，並已生下一子，深得志摩父母的歡心。憑這幾點，志摩與小曼的羅曼蒂克在社會輿論方面便不佳。就連當時我們所敬重的梁任公（啟超）先生都很反感。梁老曾把自己給志摩回信的底稿給我看，記得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寫自己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之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樸風。然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痛苦；其二，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貼也極難。

很明顯，梁任公對陸小曼是有點輕視的，就是他所謂的「起落鶻突」，總不會長久的。這一點，後來倒給他言中了，那就是小曼終於為封建的習慣勢力所不容。說起來，這對夫婦的結合，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事情過去六十多年了，今天回憶往事，印象還極深。

我認識陸小曼，是二〇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北京暫住，胡適之、徐志摩和張歆海（志摩前妻張幼儀的哥哥）先後來看我。胡適之對我說：「海粟，你到北平來，應該見一個人，才不虛此行。」我問「是哪一個？」他嚴肅地答道：「北京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見王太太，等於沒到過北平。」「哦？有那麼重要？我倒要見一見！」我在他們的慫恿下，決意去看一看。當時我們都還是翩翩少年，腦子裏羅曼蒂克的念頭很多。我還特地剃了鬍子，換了衣裳，適之雖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飾。我跟著適之和歆海前去。雇了三輛黃包車，在一家朱紅漆的牆門前停下，進了會客室。當底下人通報說「小姐就來」時，我納悶：我們要見的是一位太太，就是還年輕，怎麼叫「小姐」呢？

誰知站在我們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豔絕倫，光彩照人的少女，原來她就是蜚聲北京社交界

的陸小曼。

「劉先生，您請坐。」小曼聽了胡適之的介紹，很殷勤地招待我，並且自薦地提到她學過繪畫，希望我能幫助她。

「是啊，你們還是同行呢！」胡適之笑道。

「哦，王太太應該會作畫！」我說。

「什麼應該會，我是初學，瞎拓！」她淺笑道。

「海粟，你怎麼知道王太太會作畫？」歆海問道。

我自覺好笑。因為我心裏認為，像這樣的女子，應該懂得一點丹青，心有所想，嘴裏就說了出來。

「海粟，你應該收這位女弟子！」適之說。

「如果劉先生肯收，我就叩頭了！」小曼銀鈴般的笑聲，使我不安起來。

徐志摩接著就趕來了。但是奇怪，他微笑著和小曼打了招呼，卻不說話。席間，他總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飲且健談的志摩，怎麼今天拙於言辭了？也許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辯才所懾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來，我才知道是我們常州的鄉賢，且是父執。他們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誼深了一層。

陸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書香，加上陸老先生是學者兼外交官，很有學問，因此小曼

家學淵源，自小就受琴棋書畫的薰陶。她九歲隨父到北京，後來在北京教會學校聖心學堂讀完中學課程，法文的基礎已很好。十五歲起，又專為她請了一位英國女教師教她英文。三年後，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十八歲開始，北京社交界已經傳聞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詩能畫，能寫一手蠅頭小楷，能唱歌，能演戲，並且熱情、大方，彬彬有禮。當然更能使人產生好感的，是她那明豔的容光、輕盈的體態和柔和的聲音。因此，當她一出現在當時的社交界，人們頓時被她照人的光彩所震懾。起初我還不太相信人們對她的盛讚，自從那天隨胡適之到陸家後，我也對小曼很欽佩。她的古文基礎很好，寫舊詩的絕句，清新俏麗，頗有明清詩的特色；寫文章，蘊藉婉約，很美，又無雕鑿之氣。她的工筆花卉和淡墨山水，頗見宋人院本的傳統。而她寫的新體小說，則詼諧直率。她愛讀書，英法原文版的小說，她讀得很多。因此，北京許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貴，都想和她接近，求親者來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十九歲時，由父母做主，與無錫人王賡訂了親。常州與無錫，原屬一府，並有鄉誼。王賡畢業於清華大學，後來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哲學，又轉到西點軍校攻軍事，他與美國名將艾森豪威爾是同學。一九一八年回國，第二年，顧維鈞被北洋政府任命為我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王賡任武官。

王賡比小曼年紀大得多，做事幹練沉著，但是在家庭生活上，他缺乏吸引力。王賡對小曼是很寵愛的，但是，他像一個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樣，愛護有餘，而溫情不足，小曼對他自然是敬多而愛少。這一對雖然訂了親，但實際上有點封建包辦，中間空白不少。後來，王賡

被任命為哈爾濱警察局長，小曼仍住娘家，因此感情上更加淡漠了。雙方都深知這點，但由於都講究品德和信守，暫時還是相安無事的。

徐志摩與王賡原是好友，經常在一起，每當星期日，他常與小曼夫婦到西山看紅葉，到「來今雨軒」喝茶，或去舞廳跳舞。小曼愛好文藝，對志摩這樣一位才情橫溢的詩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經常向他請教一些文藝上的事，感情雖很融洽，但是很純真。王賡在北京時，因事忙，有時不能陪小曼出遊，就邀志摩代勞。起初，志摩也出於友情難卻，加上對小曼印象極好，也就樂於充其任。但是，人畢竟是有感情的，何況愛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語言一多，談話內容就豐富了。自從王賡調任哈爾濱後，志摩和小曼接觸的機會更多了。那時候，雖然社交已經公開，但是北京市民的封建意識還是很濃的。社會上對這對才子和才女本來刮目相看，他們的接觸一多，就瞠目起來，流言蜚語也就離奇了。這些不負責任的流言，就給他們的交往帶來壓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現壓力，越是有人誤解和非難，越要鬥爭，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們很自然地從友情發展為愛情。志摩當時是比較能克制的，因為一個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懸崖勒馬，以免掉進愛情的深深的漩渦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一九二五年赴歐洲，以便使愛情的火焰冷卻下來。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擊，他心愛的兒子彼得已經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傷之餘，更覺在異國有飄泊之感。這時，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電報，他又不顧一切地回到北京。這一回來，兩人更難捨難分了。用小曼自己的話來說：「他給我的那一片純潔的真情，使我不能不還他整個的

從來沒有給過人的愛！」（引自小曼給我的信）志摩與幼儀的婚約也在此時解除了。

引達夫後來的話來說：「忠厚柔豔的小曼，熱情誠摯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藉放火花，燒成一片。」

我後來回想到，那天隨適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陸家，就已經覺察到志摩和小曼的眼神不對，似乎心神不定的樣子。那時，他們已經難捨難分了。小曼對我很敬重，她拿出自己的許多字和畫來給我看，要我批評。我對她說，「你的才氣，可以在畫中看到，有韻味，感覺很好，有藝術家的氣質，但筆力還不夠老練，要堅持畫下去，一定能成為一個好畫家！」聽了我的話，小曼倒沉靜，可是志摩已經按捺不住心頭的喜悅。他握著我的手說：「海粟，你真有眼力！」當時我心想：你激動什麼？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間裏來，我感到他想和我談什麼，又似乎有難言之隱，忙問：「你有什麼心事？」

「怎麼？你看出來了？」

我單刀直入地問：「你老實講，和小曼相愛多久了？」

「你怎麼知道？」

「你們的眼睛告訴我的。」

「我和她認識才兩年多，現在已經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儀之間的關係呢？」我問。

「我和幼儀也是強撮合的。這一點，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說。

的確，張歆海和志摩始終融洽無間，他是能理解和體諒志摩與小曼的。因此，他一直秉公而論，不加諱言。志摩也一直感激他。

志摩於是詳細地介紹了與小曼相識到相愛的過程，他特別提到在他出國時小曼寫的日記：「這是很有感情的散文詩，充滿著對我的感情。我曾幾次很想忘掉她，但已經忘不掉了。」他要我想想辦法。

我起初很為難，因為三角中人，都是風雲人物。可是，他再三說，「這樣下去，小曼是要愁壞的，她太苦了，身體也會垮的。」其實，他自己也正是如此。

這句話打動了我。我自己也是為了婚姻自由逃過婚的。當時，以反封建為己任的我，正當二十五歲，血氣方剛，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終於答應去試試。

小曼母親聽完我的敘述，她嘆息道：「我們何嘗不知道。可是因為我們夫婦都喜歡王賡，才把親事定下來的。我們對志摩印象也不壞，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許多因婚姻不自願而釀出的悲劇。並且希望長輩要為兒女真正的幸福而做出果斷的抉擇。

老太太是有學問的人，豈有不能體會的？最後，她答應說服王賡。我們就商定，我陪她們母女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賡，我再出馬。當時王賡正好在滬公幹。

當我決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時，志摩高興得像個孩子，他把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我

說：「志摩，你不要想得太樂觀，這件事不是簡單的。」

志摩說：「只要你肯用心去辦，準能辦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動身那天，胡適之，陶孟和等朋友陪志摩來送我，還有不少北京的學者教授，以及閨閣名媛等來相送小曼母女。想不到小曼一個倩倩少女，竟有那麼多社會名流來送行，我悄悄地對志摩說：「你能得到這樣一位情人，實在福分不淺！」志摩嚴肅地說：「我在與命運之神搏鬥之中！」有趣的是，當我們到上海還未立定腳跟，志摩又追隨到了上海。當時，他說是和我討論學術的事，其實，還是緊盯小曼不放。

那時，我從來未做過婚姻上撮合的事，這次也是「逼上梁山」。到上海第三天，我就在「功德林」設宴請客。「功德林」是著名的素菜館，顧名思義，原是佛教界結緣之處。後來主事者並不局限在素食，並且有意在經營和環境布置上力求雅致，不同於那些酒肉充盈，喧鬧不已的飯店。因此，當時的知識界，尤其是文化界人士，都喜歡到這裡來飲宴，一是清淨和安靜，二來菜肴可口，同時這「功德林」三字頗有吸引力。我借此請客，亦有一番功德的意思。雖然功德能否圓滿，起初還不敢樂觀。

我請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賡外，還有歆海、唐瑛和楊銓〈杏佛〉，同時還請了李祖德，唐瑛的哥哥唐腴廬。志摩既是客位，又幫我張羅，亦有半個主人的地位。但是我盡量不使他太突出，以免使王賡不快，反壞了大事。這一桌酒席，充滿了戲劇性。由於人物關係複雜，各人心事不同，因此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間的性格衝突，也格外鮮明而強烈。那時候，

要是有位小說家或劇作家來搜集素材，是很精彩的。志摩原來是巴望我舉行這次活動的，但是臨場未免緊張。因為志摩生性忠厚，他雖然狂熱地戀著小曼，非小曼不能自拔，但是他畢竟是個篤誠君子，雖然明知小曼與王賡之間並無真誠的感情，這是他與小曼熟識後就早已清楚的事，但是要在這個時候，要他公然從王賡的手裏奪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家，頭腦裏的封建主義束縛總不是那麼容易衝破。

當然，我們的女主角陸小曼的心情更不平靜了。小曼在當時來說，確是個嶄新的新時代女性。她的外形給人以羅曼蒂克的印象，但是她並非生性浪漫，尤其對王賡，她雖然始終缺乏綿綿情意，但是一直對他懷著三分敬意。聰明美慧的小曼，此刻自然對王賡的心情有深刻的體會，尤其是涵養甚深的小曼，在這種場合，絕對不會使王賡有難堪的感覺。她從容自如，儀態萬方地坐在母親身邊，既有些靦腆，又有些矜持，她的任務是：既使王賡不覺得尷尬，更不能讓志摩有得意忘形的舉止。我真從心底裏佩服小曼！她處理得竟那麼妥貼。

我開始斟酌自己的話題，因此稍稍有點沉默。這時候，張歆海忍不住了：「海粟！你這『藝術叛徒』又要搞啥花樣了？」

張歆海這句話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時以反封建為話題，先談人生與愛情的關係，又談到伉儷之情應建築在相互之間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礎上。王賡也是極聰明的，他終於覺察到我的用意，和這席宴會的宗旨。他終於舉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說：「願我們都為自己創造幸福，並且為別人幸福乾杯！」

宴會後，王賡推托有事，要小曼隨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後來，我不知道她們母女怎樣同王賡說的，但是據說王賡終於同意解除婚約。說到王賡，我很敬重他。事後，他在私下曾對我說過：「我並非不愛小曼，也並不捨得失去小曼。但是我希望她幸福。她和志摩兩人都是藝術型人物，一定能意氣相投。今後作為好朋友，我還是可以關心他們。」果然，說到做到，王賡一直如此，直到他後來赴美深造，病逝於開羅。這位正直、善良，能推己及人和捨己為人的男子漢，一直使我懷念。

得到王賡的同意，陸太太才向陸先生講明。陸先生是有名望的讀書人，他起初自然不贊成，認為有辱家聲。但是王賡都已經同意了，他反對有什麼用？何況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歡的青年。他最後搖搖頭說：「我不管，你們自己闖的禍，自己收場！」小曼高興極了，她終於擺脫了這樁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著興奮的淚花對我說：「海粟先生，謝謝你，為我們創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創造新的生活，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人一樣美好。但是現實生活使她的美好願望黯淡了……

首先是志摩的父親大為反對志摩和小曼的婚事。他認為這是一件有辱門第的事情，因此後來雖然經過我們多方的斡旋，他勉強收了成命，但是對志摩夫婦的感情卻很淡薄了。志摩婚後，夫婦倆就被嚴父禁錮在老家硤石，不許出來，並且給以極微薄的生活費。老太爺始終不去，也一直不見新媳婦。自負和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這樣出乎意外的打擊，因此，新婚不久，她得了肺病。

志摩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初三自硤石給我的信中說道：「小曼身世可憐，此後重新做人，似亦不無希望，天無絕人之路，於此驗爽。」「猥處鄉阪，報亦不看。曼亦安居甚曠適，惟近日病眼，不能書寫，甚盼兄能賁臨，相與共數晨夕，圍爐煮茗，並抒衷曲……」「曼日來不爽健，早晚常病，以此生愁。天時又寒，令人不歡。足下所謂『熱度』固矣，可以救寒〈按：我曾對他們講過：愛情是心靈的熱火，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狀態〉，未能阻病奈何！」

這三封信都是志摩寫的，但小曼的情狀，活現紙上。我覺得難受。灑脫的徐志摩，竟如此為窮愁而哀訴，豪情的小曼，竟對我緘默起來。她非不能作書，是不願作，因無話可說。我自然盡力周濟一點。他夫婦再三邀我去硤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們飲食難備。我終於去了一次，卻常要志摩來滬，讓他帶點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從上海返硤石後，來信說：「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飽腹滿載以歸，幸運何似！」

不久，我就出國了。因為國民黨「清共」，「四．一二」後，不僅進步文化人橫遭誣攀比附，連我這個落拓畫家也因為有一些信仰馬列的朋友，被暗中調查起來。國事蜩螗，政事混亂，空氣自然沉悶，我就和幾個朋友到了巴黎，心裏常惦念著侷處鄉間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們的生活益發窮愁了。當初小曼在北方時，名滿京華，揮金如土，如今生活艱難，化妝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志摩代小曼寫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一段：「前託粱君代買廉小綢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綢絲帕Pon

Marehe的，上次即與梁君同去買的。可否請兄代墊付……另買些小帕子寄來。小曼當感念不置也。」

十二月十日，他回信中說：「此間生活，如蹈大澤，無可攀援，費容支撐，且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兒得餅，極快樂，囑代謝，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舊信，也不忍再敘述小曼與志摩結合後的不幸處境了。總之，小曼這樣一位曾震動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中國文藝界的「普羅米修斯」（郁達夫語），效文君而下嫁相如，但是家庭的壓力更加上志摩事業上的不如意，內憂外患，使他們婚後的生活並不甜蜜。志摩是我的摯友，在文學上，人品上我是極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還有一點中國封建社會中形成的讀書人的軟弱和天真，使他未能幫小曼和自己衝破封建衛道士的精神桎梏，是我所感到遺憾的。志摩不幸早逝。至於陸小曼，在徐志摩逝世後，也離開了徐家。後來她又結婚了（編者按：她並未結婚，只是和翁瑞午共同生活），一直在上海教書和賣字畫。六〇年代初，她因沒有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貧病交加。這時候，毛澤東主席到上海視察工作，問起陸小曼。聽說她患病無力求醫，就對上海有關方面說：「陸小曼，也是文化界老人了嘛！二〇年代是頗有名的，要適當安置。」上海就給她安排到上海文史館當館員。有了這個頭銜，她就可以進華東醫院就醫了。

那時，我適巧也住在華東醫院，意外地與小曼相遇了。故人相見，不勝感慨。不料第二年，這一代才女，曠世美人，終抑鬱而死。當時她還不到七十歲。小曼留下許多詩文、小

說、繪畫，都是極有靈氣，極有成就的。尤其在她三十歲以後，更是窮愁而後工。我很希望海內親朋能將她的遺作搜集整理成書。

回想起志摩和小曼的這段往事，我總覺得不平。有些人自稱是男子漢大丈夫，要討一個名門之女做妻子，第一步就要反封建、反門第、反世俗偏見，否則嬌妻不能到手。但是一旦嬌妻到手，就又無形中露出封建的面目，不許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有「越軌」的社會生活，但對別人的妻子和女兒，可以染指，更可以任意貶誣。陸小曼離開王賡改嫁徐志摩後，當年在北京把她捧為天人，以一睹芳顏為快的名人雅士們，立即變成武士和猛士，對小曼大張撻伐。好像當年卓文君不嫁給別人而嫁給司馬相如，這些「別人」們就大罵文君「私奔」和「淫奔」，詆毀她當爐賣酒等於賣笑和賣身（天曉得，如果真有一個美豔的少女當爐向他賣笑，也許是不反對的）！此時我想起數年前在北京看過一個話劇，裏面有個勇敢的少女揭露她未婚夫的心中隱私說，「為什麼你們很願意看別人未婚妻的大腿，而不肯讓別人在舞蹈節目中看到自己未婚妻的大腿呢？」我頓時想到小曼。可敬可愛的陸小曼，當年就是在那些自以為反封建實際上封建得可以的文人雅士們唾沫中遭際不幸的。

現在，小曼已早作故人，她的手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變做一抔黃土，滿目蒿草了。處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我們，將如何對待今天的陸小曼？將用什麼態度來支持和幫助嶄新的陸小曼呢？

梁啓超證婚詞（節錄）

梁啓超

徐志摩！陸小曼！你們的生命，從前經過些波瀾，當中你們自己感受到不少的痛苦！社會上對於你們還惹下不少的誤解。這些痛苦和誤解，當然有多半是別人給你們的；也許有小半由你們自招的吧？……

你們基於愛情，結為伴侶，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愛情神聖，我很承認；但是須知天下神聖之事，不只一端，愛情之外，還多著哩……

徐志摩，你是一個有相當天才的人，父兄師友，對於你有無窮的期許，我要問你，兩性情愛以外，還有你應該做的事沒有，我們從今日起，都要張開眼睛，看你重新把堅強意志樹立起，堂堂地做個人哩！你知道嗎？……陸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侶，如何地積極地鼓勵他，做他應做的事業，我們對於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責備，你知道嗎？以後可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礙他的工作。你是有一種極大的責任，至少對於我證婚人梁啟超有一種責任。

泰戈爾在我家作客

——兼憶志摩

陸小曼

志摩是個對朋友最熱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滿的，連外國朋友都跟他親善，如英國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脫。尤其是我們那位印度的老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同他的感情更為深厚。從泰戈爾初次來華，他們就訂下了深交（那時我同志摩還不相識）。老頭子的講演都是志摩翻譯的，並且還翻了許多詩。在北京他們是怎樣在一塊兒盤桓，我不大清楚。後來老詩人走後不久，我同志摩認識了，可是因為環境的關係，使我們不能繼續交往，所以他又一次出國去。他去的目的就是想去看看老詩人，訴一訴他心裏累積的愁悶，準備見著時就將我們的情形告訴他。後來因為我患重病，把志摩從歐洲請了回來，沒有見到。但當老詩人聽到了我們兩人的情況，非常贊成，立刻勸他繼續為戀愛奮鬥，不要氣餒。我們結婚後，老詩人一直來信說要來看看我。事前他來信說，這次的拜訪只是來看我們兩人，他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時那樣大家都知道，到處

去演講。他要靜悄悄的在家住幾天，做一個朋友的私訪。大家談談家常，親親熱熱的像一家人，愈隨便愈好。雖然他是這樣講，可是志摩就大動腦筋了。對印度人的生活習慣，我是一點都不知道，叫我怎樣招待？準備些甚麼呢？志摩當然比我知道得多，他就動手將我們的三樓佈置成一個印度式房間，裏邊一切都模仿印度的風格，費了許多心血。我看看倒是別有風趣，很覺好玩。忙了好些天，總算把他盼來了。

那天船到碼頭，他真的是簡單得很，只帶了一位秘書叫Chanda，是一個年輕小夥子，我們只好把他領到旅館裏去開了一個房間，因為那間印度式房間只可以住一個人。誰知這位老詩人對我們費了許多時間準備的房間倒並不喜歡，反而對我們的臥室有了好感。他說：「我愛這間饒有東方風味、古色古香的房間，讓我睡在這一間吧！」真有趣！他是那樣的自然，和藹，一片慈愛的撫著我的頭管我叫小孩子。他對我特別有好感，我也覺得他那一頭長長的白髮拂在兩邊，一對大眼睛晶光閃閃的含著無限的熱忱對我看著，真使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溫暖。他的聲音又是那樣好聽，英語講得婉轉流利，我們三人常常談到深夜不忍分開。

雖然我們相聚了只有短短兩三天，可是在這個時間，我聽到了許多不易聽到的東西，尤其是對英語的進步是不可以計算了。他的生活很簡單，睡得晚，起得早，不願出去玩，愛坐下清談，有時同志摩談起詩來，可以談幾個鐘頭。他還常常把他的詩篇讀給我聽，那一種音調，雖不是朗誦，可是那低聲的喃喃吟唱，更是動人，聽得你好像連自己的人都走進了他的詩裏邊去了，可以忘記一切，忘記世界上還有我。那一種情景，真使人難以忘懷，至今想想

還有些兒神往，比兩個愛人喁喁情話的味兒還要好多呢！

在這幾天中，志摩同我的全副精神都溶化在他一個人身上了。這也是我們婚後最快活的幾天。泰戈爾對我倆像自己的兒女一樣的寵愛。有一次，他帶我們去赴一個他們同鄉人請他的晚餐，都是印度人。他介紹我們給他的鄉親們，卻說是他的兒子媳婦，真有意思！在這點上可以看出他對志摩是多麼喜愛。

寫到這兒，我又想起一件事不妨提一提。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我接到一封信，是泰戈爾的孫子寫來的，他管我叫auntie，他在北大留學，研究中文。他說，他尋了我許久，好容易才尋到我的地址。他說，他祖父已經死了，他要我給他幾本志摩的詩、散文，他們的圖書館預備拿他翻譯成印度文。可巧那時我在生重病，家裏人沒有拿這封信給我看，一直到五〇年我才看到這封信，再去信北大，他已經離開了。從此失去聯繫，我是非常的抱恨，今後我還要設法去尋到他。從這一點也可證明，泰戈爾的家裏人都拿志摩當作他們的自己人一樣關心的。

朋友的感情有時可以勝過至親的骨肉，志摩這位印度朋友對他的愛護，真比自己的父親還要深厚得多。所以在泰戈爾離開我們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們倆都是十分的傷感。在碼頭上昂著頭看到老人家倚在甲板的欄杆上，對著我們含著眼淚揮手的時候，我的心一陣陣直發酸，恨不能抱著志摩痛哭一場。可是轉臉看到我邊兒上的摩，臉色更比我難看，蒼白的臉，癟著嘴咬緊牙，含著滿腔的熱淚，不敢往下落，他在強忍著呢！我再一哭，他更要忍不住

了。送別的味兒我這才嘗到。在歸途中志摩只是低著頭一言不發，好幾天都沒有見著他那自然天真的笑容。

過了一時忽然接到老頭子來信，說他在美國受到了侮辱，所以預備立刻回印度去了。看他的語氣是非常的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飛到他的身旁。泰戈爾回國途中，再到上海，在我家又住了兩天，隨後回印度去了。泰戈爾走後，志摩老是悶悶不樂，對老頭子受辱的事悲憤到極點，同我一談起就氣得滿臉緋紅，凸出了大眼睛亂罵。我是不大看見志摩罵人的，因為他平時都是笑容滿面一團和氣的！

隔二年，志摩又遭母喪，他對母親的愛是比家裏一切人都要深厚。在喪中本來已經十二分的傷心了，再加上家庭中又起了糾紛，使他痛上加痛，每天晚上老是不聲不響的在屋子裏來回的轉圈子，氣得臉上鐵青，一陣陣的胃氣痛，這種情況至今想起還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轉。封建家庭的無情無義，真是害死人，我也不願再細講了。總而言之，志摩在死前的一年，他的身心是一直沉湎在不愉快的境遇中，他的內心有說不出的痛苦。所以他本只預備在北大教一學期書，後來卻決定在年假時我也一同搬去，預備久居了，誰知道在十一月中，在他突然飛往北平的那次就遇險了。

一九五七年，上海

——原載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上海《文匯月刊》第十一期

陸小曼的哀歡歲月

——從另一角度看徐、陸之間情緣

陳信元

一齣《人間四月天》連續劇勾起了大家對徐志摩和他的同代人的回憶，在兩岸分別炒熱了有關林徽音的出版題材。但一直要到二〇〇二年，才有柴草編的《陸小曼詩文》（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出版，首度讓讀者一窺陸小曼的詩文造詣。

從八〇年代以來，以徐志摩、林徽音為傳主的傳記、評傳及詩文集，可謂汗牛充棟，以張幼儀為傳主的，也有張邦梅的《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譚家瑜譯，智庫文化公司，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文中對陸小曼、林徽音皆是恣意批評，不盡公允。雖然，陸小曼曾在一九四七年《志摩日記》的序中，提到為自己和志摩寫一本「我們的傳記」，這個心願在大陸易幟，徐志摩及新月社都成為批判對象後，更成為遙不可及的夢了。

柴草是一位年輕的設計師，曾負責浙江海寧徐志摩故居的陳列設計，他為搜集相關資料，勤跑圖書館、踏勘徐陸生活過的地方、尋訪徐陸兩家的親朋好友求證，先後出版了《陸

小曼詩文》、《陸小曼傳》（百花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五月），還原了一個真實的陸小曼，也有助於徐志摩研究的深入。

這部傳記有幾個值得稱道的特色：一、重視歷史的真實性，重視考證和史料的發掘。對一些未有定案的說法，寧可並陳各說，不妄下斷語。二、能適當地運用近些年出土的史料，逐漸還原歷史的真相，對傳主有更深的理解和包容。但不偏袒。三、用詞嚴謹、簡潔、不拖泥帶水，雖然在部分對話中做了一些演繹，但不失其真。

對陸小曼的出身、求學階段的描寫，顯見作者下過一番苦功。陸小曼在聖心學堂就讀時已精通英、法兩國文字，還能彈鋼琴、長於繪油畫，經常被外交部邀請去接待外賓，參加外交部舉辦的舞會等，在其中擔任中外人員的口頭翻譯。十八歲那年開始名聞於北京社交界。透過這些背景描述，我們才能理解陸小曼全方位的才華，與林徽音各有千秋。

與陸小曼亦師亦友的劉海粟，對陸小曼的評價較為公允而全面，他稱讚陸小曼的古文基礎扎實，「寫舊詩的絕句，清新俏麗，頗有明清詩的特色；寫文章，蘊藉婉約，很美，又無雕鑿之氣。她的工筆花卉和淡墨山水，頗見宋人院本的傳統。而她寫的新體小說，則詼諧直率。」

作者對陸小曼生命中的三個男人：王賡、徐志摩、翁瑞午著墨甚多。王賡的暴躁、典型的工作狂；徐志摩對愛與理想的追求，卻在現實生活中幻滅；翁瑞午的曲意迎合，以至晚年的相知相伴；在作者力求客觀的筆下，不偏從既有的定見，對王、翁二人與陸小曼的緣起緣

滅，皆有較深入的分析。反之，對張幼儀、林徽音的描述較少，她們雖是徐志摩的髮妻、知己，但與陸小曼無直接交集，作者採冷處理，堪稱睿智。

這本傳記對徐志摩英年早逝後，陸小曼的心境和生活的描述，使我們見到了一個遠離紙醉金迷生活的陸小曼。在海寧硤石召開的徐志摩追悼會上，陸小曼因為公公阻撓缺席了，她作為亡妻送了一幅輓聯：「多少前塵成噩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母老；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這裡透露為徐志摩整理出版遺著的心願，她也在幾十年中，一直為《徐志摩全集》的收集、出版竭盡全力。《全集》在「文革」後於香港出版，見證現代文學史滄桑的一頁。

本書珍貴之處在於書前附刊的陸小曼未曾曝光的生活照片多幀，還有陸小曼的書畫作品、手稿。據作者所見，目前存世的陸小曼畫作估計在百幅以上，有些畫還有名家的題款，但願有朝一日能出版她的畫冊，讓我們印證趙清閣對她畫作的評語：「清逸雅致，詩意盎然，自然灑脫，韻味無窮，洋溢著書卷氣，是文人畫的風格。」

——原載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副刊



九歌文庫 673

真愛與永恆

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

Enternity True Love:
Hsu Chi-mo & Lu Hsiao-man

編　　者：陸　小　曼
發 行 人：蔡　文　甫
責任編輯：黃　麗　玟
出 版 者：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25776564・傳眞／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網　　址：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電話／27773915）
印 刷 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4（民國93）年1月10日

定　價：200元

ISBN 957-444-110-5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真愛與永恆：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
陸小曼編.-- 初版.--臺北市：
九歌，2004〔民93〕
面；公分 --（九歌文庫；673）

ISBN 957-444-110-5（平裝）

856.284 92021972



九歌文庫906

拿破崙的愛與死

梅　沱◆譯

定價250元

叱咤風雲的拿破崙，一生斑斕多彩，而愛情則是拿破崙動蕩生涯的重要部份。本書輯集他從軍校畢業至流放的風雨中，寫給與他命運相關的五位女性：卡羅利娜、歐仁妮、塔里昂夫人、約瑟芬、路易絲的書信，充滿狂放熾熱的激情，也有虛情假意的譎詐。是情書，是自傳，更是一部歷史。

封面設計/王振宇
封面印刷/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真愛與永恆

徐志摩與陸小曼愛情日記

二十世紀中國新詩壇祭酒徐志摩，「揮一揮衣袖，我走了」，短暫浪漫的一生，宛如一首優美的詩，傳頌不已。他的散文深具藝術魅力，特別是那些濃得化不開的愛情日記，抒情、唯美、真摯。

當一代文豪驟然殞落之後，他的妻子陸小曼，用血淚整理出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文章，讓二人死生契闊的永恆情誼，永遠流傳。

本書是二人真性流露、親密無間的愛情記錄，在道德與情感間的掙扎，字字句句都是戀愛時的苦與甜。其中「一本沒有顏色的書」刊登了許多未曾公開的珍貴圖片，有徐志摩生前好友如印度詩聖泰戈爾、胡適、聞一多、陳西瀅、林風眠......等，以及徐志摩本人的題畫題詩題詞，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而「附章」部分，則由陸小曼本人與好友以更翔實誠懇的態度，將許多不為人知的辛酸苦澀及真實情節呈現在讀者面前。字字有深意、新穎獨特，可謂最完整的徐志摩伉儷愛情日記集。


ISBN 957-444-110-5 (856.284)
00200
9 789574 441105

